**目** **录**

[月光 苏叔阳(1)](#bookmark1)

[火神与秋女 苏雷(72)](#bookmark2)

[困惑的新婚 王俭(134)](#bookmark3)

[外国娘舅 魏峨(188)](#bookmark4)

**月** **光**

苏叔阳

苏叔阳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创作有话剧《丹心谱》、 电影《夕照街》等十余部，诗歌、小说、散文等多部，并有文艺 理论、传记文学等。作品曾多次获国家大奖、五个一工程奖。

人 物

黄倩雯——女，45岁左右，原名黄秀莲，是乡村小学 教师，后为某集团公司董事长。

王斯阳——男，48岁左右，原中央机关公务员，后为 某集团公司总经理，黄倩雯的下属。

刘 春——男，47岁左右，原基建工程兵连长，后为 一家国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刘云光——34岁，刘春的侄子，学成归国的管理学硕

士，是刘春公司的财务总管。

黄丽华——20岁出头，大学生，黄倩雯的女儿。

陈新强——24岁，某证券公司电脑技术员，黄倩雯的 养子。

李 芳——女，35岁，黄倩雯的秘书。

吴奶奶——88岁，原抗日游击队战士，后被当做阶级

异己分子在乡村过了一辈子，老来才受 到公正待遇。

老林——男，88岁，原抗日游击队战士，后为省级 领导干部，离休。

小 菊——19岁，打工妹。

魏英才男，28岁，刘春的司机兼保镖。

警官，警察，讨债的小老头，服务员，医生，护士，记者 甲、乙，原南营子村的村民们。

**时** **间：**现 在 。

**地** **点：**北方某大城市，沿江河湖海，可以通向外部世界。

**上** **部**

〔春天，难得的好天气，阳光灿烂。 一座算得上豪华 的别墅，复式结构，有梯通往外室。窗外是高大的树 木，远远可见一株如伞如盖的大槐树，一边已经被雷 火烧焦，另一边依旧郁郁葱葱。

〔黄倩雯家，简单而优雅。

〔魏英才坐在沙发上，两只脚搁在茶几上， 一手端咖 啡，一手持电话话筒。

魏英才 (打电话) … … 哈哈哈!孙子，听清楚喽!云中仙饭 店，二楼，多功能厅……连吃带拿……我蒙你干吗， 我们公司跟黄总……怎么啦你，连黄总都不知道? 鼎鼎大名的黄倩雯哪，辉煌实业发展公司的董事长 啊。我们两家公司合并……你管那干吗?一个愿打 一个愿挨。合并喽，欠债的就不是我们新阳光产业 公司而是新成立的新辉煌集团啦……别忘喽，今晚7 点半 ……

〔小菊提着拖把上，直眉瞪眼地盯着魏英才。魏英才 放下电话。

小 菊 电话打完了吗，魏大叔?

**魏英才** 大叔?我才28岁，你这不骂人嘛!

小 菊 那就大哥。打完了电话，该走了吧?这是黄总的家， 又不是刘总的家，你……

魏英才 你这丫头真死性，我不是告你说了吗?我在这儿等 刘总。他说他一准儿到这儿来，让我先到这儿给他 盯着，别又跟来一帮讨债鬼，这几天简直烦死了!

小 菊 可我不能在这儿陪着您哪!我还得去服侍吴奶奶

呢 。

〔黄丽华上， 一 身“酷装”。

黄丽华 哇噻!魏英才，你行啊，伸着大臭脚，喝着香咖啡



**魏英才** 哎哟喂，这是谁呀，我瞅瞅——黄大小姐、大学生、新 人类，够酷的!

**黄丽华** 酷已经落伍了，你懂不懂?得说“蔻”,C、U、T、E—— Cute!

**魏英才** 什么意思?

**黄丽华** 年轻、天真，总之……

**魏英才** 装小孩儿。(指着黄丽华的上衣)也不怕着凉，让风 扇了肚子。

小菊黄小姐，您来得正好儿，我该走了，去服侍吴奶奶。 黄丽华 你去你去!哎，以后不许你叫我小姐。

小 菊 那叫什么?

黄丽华 你叫我，叫我丽华、华华…… 魏英才 小狗儿!

黄丽华 去去!(对小菊)我叫你小嫂子! 小 菊 (红了脸)别瞎说!

**黄丽华** 别瞒我，早晚的事。我欣赏你，敢爱敢恨的，再说，我 哥也喜欢你……

小 菊 得、得，我走啦!他可交给你了。(下)

**魏英才** 哟，这是几儿的事啊，新强会爱上这么个打工妹?也 别说，这小丫头子，盘儿是盘儿、条儿是条儿……

**黄丽华** 粗俗!你简直俗不可耐，而且一脑子旧思想。照你 看，爱情还得让出身成分跟职业管着。俗!

魏英才 对，我俗，大俗人嘛。我知道，这几年经济大改革，人 的身份、地位也跟着大改革。拿你们家说，你妈妈从 乡村小学教员改革成公司经理，又改革成一个大集 团公司的董事长。我们刘总呢，从基建工程兵连长 改革成大公司的总裁，如今俩公司合并，他还得往上 再改革改革。

**黄丽华** 哎?你怎么会在我们家呢，啊?

**魏英才** (压低声音)你是不知道哇!三天了，总有要债的堵 住我们刘总 ……

**黄丽华** 怎么回事?

**魏英才** 我们不是盖了片楼，青萍别馆吗?

**黄丽华**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非要起个日本名字不可，专卖给 日本人?

**魏英才** 那你为什么老是OK、0K、OK 的，时髦儿嘛!(喘口 气)盖楼那时候，就让人家买位置，交二分之一的定 金。款收了，楼盖不起来了，人家上法院告啦。法院 让我们赔定金加利息，前天是交款的日期。可惨了， 我们没钱。

**黄丽华** 这不坑人嘛!

**魏英才** 人家追着刘总要钱哪，要债的把公司门坎儿都踢破 了……今儿是你妈妈的公司跟我们公司合并的大喜 日子，要让讨债的搅了……所以呀，刘总让我到这儿

盯着，回头他到这儿跟你妈妈商量事儿。

黄丽华 嘿，我们家成了躲债的防空洞了。我告你说，今儿是

我妈妈的生日，我们是给她过生日来的。要是搅了

这日子，本小姐可不答应! 〔 切 光 。

〔灯光照亮舞台另 一侧套间。里面是黄倩雯的办公 室。她正凭窗而立，仿佛有很大的心事。窗外仍可 见那株大槐树。

〔李芳在外间屋打电话。

李 芳 (打电话)你们答应的事情必须做到，今晚7点半之 前必须布置好……对了，还要定制一个大蛋糕，280

元一个的那种……好，再见。(放下电话) 〔里间办公桌上的电话响。

**黄倩雯** (转身拿起电话又放下，对外间)李芳，今天的电话一

律不接。 **李** **芳** 好的。

**黄倩雯** 请你来一下!

**李** **芳** 好的，黄总。(推门进里屋，拿出记事本，准备记录) 您说。

**黄倩雯** (挥挥手)别记，我怕你这样子。(喘口气)坐下，你这

么直杵杵站着我头晕。

**李** **芳** (笑笑)好!(坐下)您说。

**黄倩雯** (沉吟一下)我烦!你知道吗?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 么烦过。心里头七上八下的，好像提起一只脚，又不 知道该不该放下。

**李** **芳** 是为了两个公司合并的事吗?虽然有人反对，可董 事会讨论还是通过了合并的决议。这对您“出洋西

进”的计划大有帮助呀，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 **黄倩雯** 可这毕竟是个大变动，我不能不 ……

**李** **芳** 我理解您的心情。您是董事长，公司这条大船每一 次转舵都揪着您的心 ……

黄倩雯 我是说，(挑选着合适的字眼)我一直在想，公司的事 我就做到此为止，把担子交给更合适的人……可这 次，又为了什么“出洋西进”迈出了更大的一步—— 跟刘春的公司合并，而且为了这个先要垫付350万 元的费用 …… (小声，掏心窝子地)我是不是真的冒 傻气了?

李 芳 (也小声知心地)没有，没冒傻气。咱们掏350万元， 就等于兼并了刘总他们那支建筑队伍，还有一批设 备。(喘口气)这不早就讨论过的了吗?

**黄倩雯** 可有人一直反对 ……

**李** **芳** 您是说王总，王斯阳?

**黄倩雯** 他是出于公心，他是咱们的总经理呀。

**李** **芳** 可他一直指责您，是由于您对刘总有私人感情，才答 应合并的。

**黄倩雯** 那是他不了解我。再说，他这么想，也不是没有道

理 。

**李** **芳** 您真宽容。

**黄倩雯** 其实，我并不是一个好的、合格的企业家。我只是运 气好，凑巧赶上了好时机，恰好游到了潮流的前头， 又登上了一条大船 …… (听电话铃声响起，拿起听

筒，又放下) **李** **芳** 一条大船?

**黄倩雯** 对，改革开放的大船，还碰到了刘总这样一个肯于助

人的好人 ……

**李** **芳** 您是指15年前他借给您做生意的资金，3万块 …… **黄倩雯** 那是他的转业费和全部积蓄，没有他，不会有我的今

天……可我觉得我好像更适于做从前的我——一个 乡村学校的教师。今天我常常不知道自己是谁。 (稍停)常常地，早晨醒来，我有种惶惑感，有点儿迷 惑。我不知道我的身份、职业，不知道该干什么,还 常常朦朦胧胧地盼着学校的铃声。常常是电话—-— 你的电话——提醒了我，我是一个大企业的董事长。 (苦笑一下)这是一种奇怪的错位感觉 ……

**李** **芳** 那是过去的生活给您印象太深的缘故。您是位非常

好的企业家。您有钱——这是您的私产二—您是政 协委员、“三八”红旗手、模范母亲，有无数成功的男 士围在您身边，想得到您的爱，其中一位便是刘春。

**黄倩雯** 你说什么哟!

**李** **芳** 真的，我看得出来，刘总爱您，为了您他拒绝所有的

女人。

**黄倩雯** 你夸张! ……啊，我明白了，你是说他拒绝你?那是

他糊涂，我要提醒他。你是个非常 ……

**李** **芳** 非常没出息的女人。您只比我大10岁 …… **黄倩雯** 1 1 岁 。

**李** **芳** 10岁零28天，可您一切都有，而我，只是您的秘书



**黄倩雯** 还是我的好姐妹、好帮手、好朋友。

〔王斯阳突然进内室。 **王斯阳** 黄总!

**黄倩雯** (有点生气)谁让你这么闯进来?

李 芳 (站起来)王总?

王斯阳 (没好气地)我一连打了两次电话都没人接，所以我 才……

黄倩雯 那你总懂得要先敲敲门吧?

王斯阳 好好。(退到屋外，敲门)董事长阁下，我可以进来

吗?

黄倩雯 请吧!

〔王斯阳走进内室。

李 芳 我先去整理一下今天晚上新闻发布会的文件……

王斯阳 你别走，有些事正需要你记录在案。 黄倩雯 这么严重?(给王斯阳倒了杯茶)

王斯阳 谢谢!(稍停，严肃地)董事长阁下，这是我的辞职报 告。(递上一封信)

黄倩雯 (接过看，一愣)辞职报告?在这个时候，在两间公司 合并的关键时刻，你，你这个总经理辞职?

王斯阳 对，阁下，这正是时候，好让你的董事会挑选合适的 人选。

黄倩雯 不会是因为你反对合并的意见被否决了吧?

王斯阳 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我还明白，虽然我强烈地要求 保留我的意见。可我也知道一般的游戏规则：当事 业处于……

黄倩雯 你等等。游戏规则?你把事业和生活看成游戏? 王斯阳 比喻!这只是比喻!

黄倩雯 我不喜欢这种比喻! 王斯阳 那正好，我辞职。

黄倩雯 我不准。

王斯阳 (对李芳)请记录在案，辉煌集团公司总经理王斯阳

郑重请求辞去本、兼各职，年、月、日。

**黄倩雯** 请记录，辉煌集团公司董事长黄倩雯驳回王斯阳的

辞职报告，年、月、日。(撕掉王斯阳的辞职报告) **王斯阳** (生气地)董事长阁下!

**黄倩雯** 这儿没什么阁下。 **王斯阳** 你，你就是阁下。

**李** **芳** (小声地)这也要记录在案吗? 〔 静 场 。

王斯阳 (尽量平和地)你知道吗?刘春经手修建的那片房地 产青萍别馆因欠款被告上法庭，他已败诉。法庭要 他赔款，三天前就到了执行日期，他还没全部还清 ……难道我们还要把这笔债也合并过来替他还吗?

**黄倩雯** 说完了吗?我们给刘春的财务总管刘云光打个电话 问问他好吗?(朝李芳点点头)

**李** **芳** (打电话)……喂，刘云光先生吗?我是李芳，黄总有 事问您。(把话筒递给黄倩雯)

**黄倩雯** ( 打电话)云光吗?能不能把青萍别馆的情况再给我 们说说?(按下免提键)

〔灯光照亮舞台一角，刘云光的办公室。

刘云光 · (打电话)……啊黄总，青萍别馆的事是这样的：我们 事先收了购房者二分之一的定金，由于许多一时难 以说清的原因，资金周转不灵，房子没能按时交付。 法院判令我们退款，现在正在退款还债。这笔债不 会带到新合并的公司去。你们代付的350万元也不 是替我们还债的，而是设备的维修费……您放心吧。 (笑笑)这两天催债的快踢破了门儿，我叔叔正四处 奔钱呢!

**黄倩雯** (对电话)据我所知，你们不是从银行贷了一 大笔款 子吗?

刘云光 是，但那是申请开发新项目的，专款专用，这倒是我 们谈好要纳入新公司的。这笔钱不能拿来还债，不 然，就成了金融诈骗。您放心，这笔钱我给您看着。

〔刘云光一侧灯光灭。

黄倩雯 (朝王斯阳)怎么样，还有疑问吗?(严肃地)请你记 住，我绝不会拿公司的钱去替任何人补窟窿，请相信

我 !

〔 切 光 。

〔灯光照着舞台一侧。这是晚霞公寓的门外，吴奶奶 坐在轮椅上，老林坐在藤椅上面对着她，小菊正给他 们 端 茶 。

**老** **林** (望着远处那株大槐树)这棵老槐树还这么茂盛。

**吴奶奶** (出神地)多亏了你呀!要不是你批示让把这棵树留 下，再留出这片空地，这南营子村就什么也没了，就 跟从来没有过这么个村子一样 … … 连个能念想儿的 东西也没有 … …

**老** **林** 人们不常说吗，都是从大槐树底下走出来的 ……

**吴奶奶** (无声地笑了)嗨，那是说的全国，说全国的百姓不管 姓什么都是从山西大槐树下走出来的，不是指咱们 这儿。南营子不过是个小村儿，虽然在咱们心里头 挺大的 ……

老 林 我知道。我这也是以大比小。南营子村的人，如今 也在这城市里，东南西北，五行八作，干什么的都有，

可根儿还在这槐树底下。 **吴奶奶** 嗯 。

老林(笑笑)怪了，我好像就喜欢听你教训我，从1943年 到今儿，快60年了，还没听够。

吴奶奶 你呀，小林子，就爱夸大其词。50多年啦，我一直在 乡下囚着，你可怎么听我教训哪?想教训你，也见不 着你呀!你是大干部，我是个……农民，开除了党籍 的 ……

**老** **林** 英子姐，别说这个。你受了一辈子屈，如今才……我 对不住你 ……

吴奶奶 什么话呀，我从不后悔、从不抱屈。就是等一切都明

白了，我也老了，没法子做贡献了。 **老** **林** (无奈地)嗯!

**吴奶奶** (突然地)小林子，你们得想想法子。 老 林 什么事?

吴奶奶 得教给人们怎么过有钱的日子。你看那些发了财 的，那个糟哇，比地主老财可折腾得凶。谁来引导引

导那些个大款们呢?嗯，他们可会把风气带坏喽! **老** **林** 我使不上劲咧，退休咧!

**吴奶奶** 又胡说，这人的品性儿、责任心也能退休? **老** **林** 有那心性，没那力气，也没权力管啦!

**吴奶奶** 可总有权说话出主意吧?给那大款们办个学校，教 给他们怎么做个人，就说我说的 ~~·~~ 唉，我可算个啥 呀!

〔陈新强提着点心、水果跑上。

**陈新强** 老奶奶，您老可好?(对老林)喲，林书记。

**老** **林** 什么书记书记的。现在有的人退了休，名片还印上

什么原什么什么书记，什么什么局长。哼，官儿迷! 我看你呀，也是下眼泡儿肿。

**陈新强** 林爷爷!

**老** **林** 哎，这还差不多。

**陈新强** 老奶奶，今儿是我妈的生日，我得谢谢您。 **吴奶奶** 这孩子，你妈生日，你谢我干吗?

**陈新强** 我听我妈说，她生下来我姥姥就死了，是您把她带大 的 ……

**吴奶奶** 别说那陈年老账。 **老** **林** 你就是新强?

**吴奶奶** 啊，秀莲带大的那个孩子，如今在什么公司—一 **陈新强** 证券公司当电脑技术员。

**老** **林** 曜，高科技，电脑。 **吴奶奶** 我就生怕他电着。

**陈新强** (笑)奶奶，电不着。(递上水果)给您。

〔小菊快快地出来，笑着盯着陈新强。 小 菊 强哥，你来啦?

**陈新强** 来，小菊，把这水果洗洗，待会儿给老奶奶吃。 小 菊 嗯，强哥，你真好。

**吴奶奶** (对老林)他俩正相好呢。 〔 切 光 。

〔灯光照着一片小树林或松墙，陈新强与小菊在那儿

轻声说话。

小 菊 (扎在陈新强怀里)强哥，真的，我真是中了魔，中了 你的魔。离家的时候，我妈告诉我，到这儿来是打 工，要低头干活，仰脸看人，碰到什么事都要躲开，不 要动心，更不要让小伙子迷了心，中了男人的魔…… 可我一见你心就跳得喘不过气 ……

陈新强 别，别这样，小菊，我，不配你。你知道，我的右胳膊

有残疾 ……

小菊我知道。你7岁那年，3岁的小丽华掉进正在挖土的 大坑，你跳下去救她，让挖土机的斗齿碰断了胳膊，

到今儿还不能吃力……你的事我都知道。 **陈新强** 你，都知道什么?

小 菊 我还知道，你妈——你的亲妈那年跟一群人偷渡到

外国，到今天还没音信，你是黄妈妈带大的。

陈新强 这世上除了老奶奶，就是妈妈——黄妈妈——疼爱 我……小菊，你要是不嫌我，愿意跟着我，我就为你 挣一笔大钱，咱俩一起到国外去，你愿意吗?

小 菊 愿意，无论你到哪儿。可为什么非到国外去呢，跟妈 妈守在一块儿，就在这儿不更好吗?再说你怎么能 挣一笔大钱呢?我妈说，不能挣黑心钱。

陈新强 我用我的手挣。我的电脑技术可高呢!(稍停)今天 是妈妈的生日，妈妈还说要送我一台最好的笔记本 电脑呢!(BP 机响)小菊，我的呼机响 ……

小 菊 (扎在陈新强怀里)让他等会儿，再等会儿 …… 〔 切 光 。

〔灯光照亮黄倩雯的家，魏英才和黄丽华在说话。

**魏英才** 等会儿，等一会儿刘总来了，全须全尾儿的来了，我 立马儿滚蛋!

**黄丽华** 你要是不走，我打电话通知中级法院!

**魏英才** 别价，姑奶奶!那帮债主黑着呢，什么缺德招数都有



〔黄倩雯、李芳上。

**黄丽华** 妈妈!你怎么才回来?李芳阿姨。 **黄倩雯** 叫李姐，别把人家喊老了。

**李** **芳** (笑着)没什么,我本来就老相。

**魏英才** 黄总，是刘总让我在您这儿等着他的。

黄倩雯 我知道。但愿他能早早还清债务，突出重围，顺利到 达我这儿。今晚上的新闻发布会稿子还没请他过目 呢!

〔 门铃声 。

**魏英才** 准是刘总来了。(跑去开门，见是王斯阳)您，王总? 〔王斯阳站门口。

**王斯阳** (左右看看)我没走错吧，这儿不是黄董事长的家吗?

〔黄丽华高兴地迎过去。 **黄丽华** 哇噻!王斯阳。

**黄倩雯** 叫王叔叔，没大没小的!

**黄丽华** (笑着)我们单论，跟您没关系。(对王斯阳)是不是 斯阳?

**黄倩雯** 越说越不像话，还直呼其名啦。王总，别在意!

**王斯阳** 我喜欢这样儿，新派儿。国外人都这样儿，老老少少 都直呼其名，约翰、怀特，都挺高兴的。“黄发垂髫， 并怡然自乐。”对不对，丽华?

**黄丽华** 对，瞧我们斯阳，多青春。(挽起王斯阳的胳膊欲进 里屋)

**李** **芳** (笑着)没想到王总让青春玉女如此青睐。 **王斯阳** 就是不招您待见，是吧?

**黄倩雯** 行了，别逗了。到寒舍有何贵干，阁下，不会又递辞

职书吧? **王斯阳** 不、不!

**黄丽华** 谁辞职?斯阳你?(对黄倩雯)不能让他辞职，不然 您就放走了个杰出人物。

**黄倩雯** 你看，我们母女俩有相同的见识。

**王斯阳** 你知道，我是死心眼儿。我堵在心口的话不对你说 完，死都闭不上眼，就算要死，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黄倩雯** 死?这么严重?

**黄丽华** (用手堵住王斯阳的嘴)不许这么说，快吐口唾沫!

**王斯阳** (笑笑，吐着)呸、呸!(对黄丽华)你这“新人类”还信 这个?

**黄丽华**“新人类”嘛，一切人类智慧的结晶，都可以信也可以 不信，就看它是不是对自己有利。

**王斯阳** 多现实的原则。(对黄倩雯)我能再向你说点儿心里 话吗，阁下?

**黄倩雯** 不胜荣幸之至。我愿洗耳恭听。 **李** **芳** 那我们要回避喽!

**王斯阳** 不，是我们要回避，我看那阳台上风景独好。

**黄丽华** 不许说起来没完，我还有话要跟斯阳说呢!(凑在王 斯阳耳边，小声地)我有好多话要告诉你!(慢慢地

松开王斯阳的手臂，向后退去) 〔 切 光 。

〔灯光照着王斯阳和黄倩雯。他俩慢慢走向阳台，阳 台外是绿叶婆娑的树，远处便是那半枯半荣的大槐 树 。

〔夕阳的光照着树，撒下一片金黄。 **黄倩雯** (轻轻地)你要说什么?我听着呢。

**王斯阳** 我有一肚子话，可一见你，又都跑得无影无踪，比小

偷儿跑得还快。 **黄倩雯** 多好的形容。

王斯阳 (突然地)总之，你傻，傻实在!你以为花350万买来 一支基建队伍，一批设备，可以实现“出洋西进”的计 划。可是，你忘了刘春不是个吃素的人，他不会听你 的，而是让你听他的。他那点儿才能只会连我们的 公司也拉垮了。他是个暴发户，经济上、政治上，他 都是暴发户。可是，阁下，文化、道德都没有暴发户。 (喘口气)你善于理财、长于经营，肯吃苦、能决断，但 你在人际关系、勾心斗角上，基本上是……

**黄倩雯** 什么?

**王斯阳** 白痴!对不起。

**黄倩雯** 多好的评价，谢谢!

**王斯阳** 还有，你从来不会从坏处想别人，你满心的报恩思 想，对刘春15年前借给你的那3万元，没齿不忘。

**黄倩雯** 难道应当忘吗?

**王斯阳** 可你早还清了他!

**黄倩雯** 敬谢之意，应当永远存在心里。对所有给过你帮助

的人都不应当忘记，这是做人的起码原则。

**王斯阳** 你虽然是个现代大公司的董事长，可你本色依然! **黄倩雯** 依然什么?

**王斯阳** 依然是个纯朴到甘愿上当的乡村教师。

**黄倩雯** 不错!我是个乡村教师，过去是，今天也还本色依

然，或者将来我还是。我觉得那才是真的我，这是光

荣。(喘口气)想不到你会这么说我。 〔 静 场 。

**王斯阳** (轻声地)对不起，我不该这么说。

**黄倩雯** 没什么。(换个口气)我只是纳闷儿，你为什么对我

总是气哼哼的。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

王斯阳 我也说不清。不见你时，我总想好好儿跟你说话，可 一见你，总是……我，我是知道了你的奋斗史之后， 才辞了公职考到你这儿来，我相信你可以让我施展 我的才能，实现我的意向……

**黄倩雯** 你失望了?

**王斯阳** 没有……只是我觉得这次合并，有点儿草率 ……

**黄倩雯** 我记住了你的话，我会小心谨慎。也请你别辞职，好 好儿帮助我，行吗?

**王斯阳** (点点头)其实 …… (看看外面)这夕阳真美，照得一

切都金灿灿的，好像处处是光明、幸福……

黄倩雯 (也看着外边，轻声地)月光比这更美。银色的月光 让一切都朦朦胧胧的，让你不由得去幻想……月光 照着山、照着路、照着房子、照着树，连那些丑的、不 好的东西，也都泛着光，迷迷朦朦的。你会觉得美丽 的、清凉如水的月光泡着你，一切都那么好，好得让 你想掉泪……那时候我在乡下教书， 一年的经费只 够买几盒粉笔……每天晚上我都要赶回家去，家里 有两张等着吃饭的嘴，新强和丽华。有月亮的晚上， 我踩着月光回去，好像月亮都在给我唱歌儿……苦， 但是心里踏实……(对王斯阳一笑)你看，我说这些， 真傻，是吧!

**王斯阳** 不不不，你说得多好!

**黄倩雯**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让孩子们回家，在月光底下说说 话，你也来听听?

**王斯阳** 谢谢!我应该给你礼物，可我却对你大喊大叫! **黄倩雯** 没 关 系 。

**王斯阳** (喃喃着)因为，因为 …… (突然地)我爱你!

**黄倩雯** (仿佛吓坏了，轻声)什么什么,你爱我?(站起来)你 怎么敢?

**王斯阳** (喘着粗气)我敢，敢!

〔门铃声大作。 〔室内灯亮。

〔魏英才跑去开门。

〔陈新强双手提着大包小包扑进来。 **陈新强** (大喊着)妈妈，妈妈!

**黄倩雯** (走进室内，张开双手)瞧这孩子按门铃儿能把人吓 死!快让妈看看，宝贝儿子瘦了没有?

**魏英才** 好家伙，我以为是刘总突破了债主子包围圈胜利大 逃亡呢!

陈新强 (一 面拥着黄倩雯一 面扭头对魏英才)少跟我提他! (对黄丽华)小妹，打开包看看，哥给你买了什么新玩 意儿!

黄丽华 你能买什么好东西!(拉开地上的手提包，拎出一只 彩色动物造型的玻璃钢奶瓶)哇噻!真可爱，哥你真 好。(亲了陈新强一下)

**黄倩雯** 这不是奶瓶吗?你用?真是越活越小了

**李** **芳** 这是风气、潮流，大家都越来越年轻，“今年20,明年 18。"

**王斯阳** (走进里屋)等着吧，很快就会有专给老头儿老太太

穿的露着肚脐眼儿的上衣! **黄丽华** 那你就会更可爱!

**魏英才** 一群傻小子! 黄丽华 去 去 !

黄倩雯 新强，妈给你买了台最新式的笔记本电脑。

**陈新强** 谢谢妈，我知道了! **黄丽华** 就妈偏心眼儿!

**李** **芳** 啊，多好的一幅天伦之乐图啊。 〔 门铃声 。

**魏英才** 这回准是刘总了!(跑去开门) **陈新强** 要是他来我就走。

**黄倩雯** 新强!

**陈新强** 是他把我胳膊弄折的!

〔刘春走进来，大家都愣愣地看着他，气氛异样。 **刘** **春** 哟，怎么啦!都这么看着我，不欢迎?

〔魏英才接过刘春的外衣、提包。 **陈新强** 你毁了我的一生!

**黄倩雯** (厉声)新强!

**刘** **春** (宽宏地)新强，我承认我对不起你，让你的右臂负了 伤，至今还留下后遗症。但我不是故意的，我不会成 心开着挖斗机朝一个7岁孩子的身上撞……我也说 过，我会照顾你一生，只要你需要……

陈新强 我不需要你的照顾!我只要你明白，你知道7岁的 我搂着妹妹，眼睁睁看着挖斗朝头上砸下来的感觉 吗?我至今还常做噩梦。你知道所有的工厂因为我 的胳膊而把我拒之门外，给我带来的痛苦吗?早晚， 我要你为这个付出代价!

黄倩雯 (轻声地)新强，别这样，你刘叔叔也一直为这事内 疚。儿子，你要学会宽容，在这世上你还会碰到许许 多多不如意的事，你还会和很多你不一定喜欢的人 来往，他们可能会有不少让你不舒服不习惯的地方； 你得忍让、你得宽容，你得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

由活下去，正因为这样生活才丰富。学会宽容，才会 觉得生活是美丽的 ……

**黄丽华** 妈，您这是过时的老一套人生哲学!我才不宽容呢， 我只要自由!

**黄倩雯** 可自由不是职业!我看你将来靠什么生活，就靠自 由?

黄丽华 您倒是有职业，可没了您自己!您看看您，才45岁， 正是女人的第二次青春，可您呢?单身一人，没爱 情、没情趣，就只有您的职业。这破公司……

**黄倩雯** (生气地)你!

**李** **芳** 丽华，怎么能这么说妈妈!

**黄丽华** 妈妈，别生气，今晚上月光底下，我跟您好好儿谈谈， 女人对女人的身份 ……

刘 春 得，都是我的错，我今天诸事不宜!

**王斯阳** (走过来对刘春)我看，咱俩先到外面谈谈吧!这儿 有点儿 ……

**黄倩雯** 不，我们走，我是要好好儿跟孩子们聊聊!(对儿女 和李芳)走，里屋去吧。

**王斯阳** (对魏英才)您在这儿干吗?保卫刘总?您看我能打 得过他吗?

**魏英才** (嘿嘿一笑)习惯，您哪!不离领导身边，这是个习 惯!

刘 春 (挥挥手)外边儿抽烟去吧，我跟王总聊聊! 〔魏英才走向阳台。

**王斯阳** 您看，在这儿您不一定受欢迎。

**刘** **春** 你高兴，是吧?(稍停)我知道，你向来和我作对，公 司合并就你一个人坚决反对，是吧?

**王斯阳** 坚持真理嘛!

**刘** **春** 那么,你的真理是什么,一个好的大公司该有什么条 件?

王斯阳 一、要有一个优秀的管理团队，首先有好的董事会， 有远见卓识的董事长；二、雄厚的资本；三、有丰富准 确的信息，有占得先机又能继续发展的项目，而且能 随时调整方向 ……

**刘** **春** 我们两家合并以后呢，这三个条件?

**王斯阳** 不乐观。

**刘** **春** 哦?说说看。

王斯阳 第一、您是瞄着董事长这个位子的。您的脾气不容 许有人在您上头，可您的胆识和才智……当然，您的 侄子刘云光是个干才，可您不会放手让他干 ……

**刘** **春** 这么说，新公司里没我的位置，不然这公司就没救 儿，死定了?

**王斯阳** (不理刘春)第二、资金并不雄厚，您公司欠青萍别馆 的款 ……

**刘** **春** 那是我们自己的事。我们还有一笔雄厚的贷款，这 你知道。

**王斯阳** 我们可先要垫付350万元给你们应急，于是新公司

成立伊始，就难有大发展的资本。 **刘** **春** 接着说，看看哪条够枪毙的罪。

王斯阳 至于发展项目，黄总虽然有“出洋西进”的规划，可我 断定您不会接受的。您的雄心就是盖楼，盖一座在 本市，也是在全国最高的楼，这就是您的“走向世界”



刘 春 完了吗?喝口水接着骂!

**王斯阳** 先到这儿吧，您可以反驳。

刘 春 我用不着反驳，因为你根本不值一驳。你把我看成 一个墨守成规、狂妄自大，甚至要占人家便宜的小 人，这是人身污辱!可我不生你的气，因为你敢说出 来……

**王斯阳** 而且实事求是。

**刘** **春** 放屁!对不起。(喘着气)你以为你是什么人，是中 国的哈默、比尔 ·盖茨?大陆的霍英东、李嘉诚?全 知全懂的大企业家?你不过是在中央机关当过几天 小处长罢了。

**王斯阳** 这的确是个悲剧。

**刘** **春** (爆发地)可我，是这个城市，起码是这片地区的开拓 者、建设者，是一个从实践中一步步走出来的企业 家。(指窗外)你看，看前面那条大道，这儿铺着我两 个战友的尸体，这些飞跑的车轮子是在我们用血汗 铺的路上转动的。还有这楼群、这草地、这漂亮的别 墅，都是我们建的。我从基建工程兵的连长、工长， 做到建筑公司的总经理，再到现在集团公司的董事 长、总裁!

王斯阳 您的职务可以坐直升飞机，三级跳，可是文化跟素养 不能坐直升飞机，也不能三级跳，您根本不具备领导 一个现代化大企业的观念和素质。

**刘** **春** 我可以用有本事的人，比方你，要是我觉着你真行， 而不是光会吹牛，我就聘你当总经理，我有这器量! (稍稍靠近王斯阳)怎么样，你没想到吧?我要使用

你，狠狠地使!榨干你的一切，哼，怕你不敢! 王斯阳 (笑笑)那时候，我早辞职了!

刘 春 (笑笑)没出息。这是你这种人惟一 的反抗方式— 惹不起，躲得起。(忽然严肃地)我告诉你，世界上只 有两种人，领导者与被领导，或者说主人和奴仆，除 非日夜颠倒，不然他们的命是铁定了的。俗话说： “狗行千里吃屎，狼行千里吃肉。”(稍停)王总，我就 是一只狼，永远是!

**王斯阳** 那您要小心，不知哪棵树底下藏着猎人。

**刘** **春** 猎人?现在的规矩是猎人怕狼，甚至养狼，把狼当祖 宗供着。

**王斯阳** 哦 ?

**刘** **春** 你这就不明白了吧?其实，你基本上是个书呆子，你 根本不懂生活的复杂性。我养活着一家上万人的大 公司，人人要吃饭、个个要穿衣，还有奖金、医疗…… 这些都要钱。我的钱借给了别人，别人的又借给了 我。答应给的不给，不答应的倒突然把你的钱划走， 大家纠缠在一起，把路堵得死死的。你以为国营公 司的董事长是风光差事，可你知道他们的痛苦吗? 他们手里没有一分活动钱。这次，我们不合并就是 死，国营的向私人企业投降，你还在这儿念丧经。

(苦笑)哈哈哈 …… 〔门铃声大作。

〔人们听见铃声都从里屋里出来。 刘 春 (命令似的，对魏英才)开门。

**魏英才** 要是，要是真来位讨债的 …… **刘** **春**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黄倩雯** 请你注意，这是我的家。(对魏英才)开门吧。 〔 门 开 了 。

〔进来一位又瘦又小干瘪瘪的老头儿，穿件旧风衣， 怯生生地看着大家。

**黄倩雯** 您找谁?

**小老头** (怯生生地)请问，这儿是黄倩雯女士的家吗? **黄倩雯** 对，我就是黄倩雯，您是……

**小老头** 我是个退休教师，早就听说过您的大名和奋斗精神



**黄倩雯** 您别客气。

**小老头** 您认识一位刘春，刘董事长吗?

**刘** **春** (上前一步)我就是刘春。老先生您好。

**小老头** 您就是刘春先生? **刘** **春** 嗯 。

**小老头** (退后一步，像变戏法儿似的把风衣一拉，风衣的外

层变成了白色，白大褂上两行毛笔字：“新阳光产业 公司董事长刘春还我房钱!”上前一步，大声地)刘 春，还钱!

〔大家 一 愣。

**魏英才** (上前要拽小老头)你，走人!

**小老头** 你敢打我，好咧，我后半辈子有饭吃咧! **刘** **春** 到底怎么回事，你怎么……

小老头 怎么回事?我买你一厅三室两卫房间一套，预交订 金65万块呀!可你那房呢?那是我一生的储蓄，连 刚给儿子买的电脑都转手卖了，才凑够了款数。你 不能不给房也不退款哪!

**黄倩雯** 大爷，老先生，您慢点儿说。

**小老头** 我是实在没法子，才出此下策呀。刘董事长，我跟您 说，您家门口儿还有好几位等着您呢。都我这打扮

儿，我是到了屋里才亮出字号，人家可都是大街上就 出了彩儿啦。

**刘** **春** (一搔脑袋)这不要命嘛，有话好说嘛! **陈新强** 这倒是个好法子。

**小老头** 刘春，我那是全家攒下的养老钱哪。你今天要是不

还我，我就不走啦!

**刘** **春** 可我现在也没有…… **黄倩雯** (突然坚决地)别说了!

〔 静 场 。

**黄倩雯** (对小老头)老先生，您叫…… **小老头** 我叫刘克春。

**陈新强** 干脆，改名叫“克刘春”吧!

黄倩雯 新强!(对小老头)刘老师，我体谅您的难处，我也知 道刘总眼下也确实无力偿还……也不是您一家，还 有很多的购房者都要……这样好不好，我先替刘总 还您的房款，请您不要对别人说，因为我没力量代他 还那么多款……

**陈新强** 妈妈! **黄丽华** 妈妈! **王斯阳**黄总!

**黄倩雯** 就这么定了。(对小老头)好吗?

**小老头** 我还不糊涂呢。我明白，我这有辱斯文，可没法子的 事 。

〔黄倩雯走到桌边，打开一只上锁的抽屉，拿出一个 支票本，在上面写着。

〔大家愣愣地看着。

**黄倩雯**(在支票上盖章后对李芳)李芳，请你到我卧室里把

那台笔记本电脑拿来!

李 芳 好的。(进室内复捧笔记本电脑出)

黄倩雯 (把支票递给小老头)老人家，您拿好，这是65万元 的支票，10天内有效。(又接过李芳递来的笔记本电

脑)我知道您的难处。这是我给我儿子刚买的电脑， 给您，就算是您那笔钱的利息，让您的儿子好好学 习 。

**小老头** 哎哟哟，这可真是承受不起，怎么谢您哪!

**黄倩雯** (笑着)您千万别再穿着这个上街啦，这行为法律上 不许可的。

**小老头** 哎哎，那我走了。(一再点头，鞠躬)谢谢，谢谢!(出

门 )

〔 静 场 。

**陈新强** 妈妈，您这是……

**黄倩雯** 妈妈回头再给你买一台。(对刘春)刘总，回头您给 我打一张私人借条，借款65万元。

刘 春 (点点头)嗯嗯!

陈新强 (一跺脚)嘿!(往外走)

**黄丽华** 妈!您这真是 …… (也要走)

刘 春 (忽然大声地)都别走，我请大家都留步，我有话说。 我想让大家都听见，都知道，甚至我想说给全世界 听!

〔大家凝视着刘春。

刘 春 (喘口气走近黄倩雯)倩雯，嫁给我吧!你看，我向你

求婚，我给你跪下了，当着大家跪下向你求婚。(跪 下一条腿)

〔大家惊呼。

刘 春 嫁给我吧!我想这么着想了15年，可我从前穷 … … 今天我可以这么说了。我能让你幸福、让你自豪，让 你整天整夜不用劳累不用操心，我会替你办好一切，

替你遮挡风雨，不管生老病死，总是守着你…… **黄丽华** (极有感触地)哇噻!你很浪漫嘛!

刘 春 摇头不算点头算。只要你点点头，我就在今晚新闻 发布会上当众宣布和你订婚，我这当兵的就这脾气!

李 芳 (空洞的声音)多好的宣言。

黄倩雯 (喃喃地)今天是我的生日 ……

刘 春 那更好，公司合并，你过生日，我们订婚，三喜临门! 陈新强 (大声地)妈妈，他是个骗子!

〔 切 光 。

〔灯光只照着王斯阳的背影，他慢慢走向阳台。

〔黄丽华走近王斯阳， 一把抱住他的腰，把头抵在他 的背上。王斯阳一惊，动也不动。

**黄丽华** (轻轻地)我不喜欢刘春，起小儿就不喜欢，可我欣赏 他刚才的行动。

**王斯阳** 他那是演戏。你喜欢看演戏?

**黄丽华** 有人说，人生就是一场戏……斯阳，你为什么不也像 他刚才那样儿?

**王斯阳** 像他那样儿?给谁下跪?

**黄丽华** (深情地)给我呀……我爱死你了!

**王斯阳** (一惊，转过身来，挣开黄丽华的手)小丫头儿，我是 你爸爸的年纪!

黄丽华 我正需要 一 个像爸爸 一 样的恋人。像爸爸那么慈 祥，像爸爸那样护着我，像情人一样地疯狂爱我。 (出神地)有成熟男人的学识、素养、健康，又有风度

……你就这样儿!

**王斯阳** 你看的电视剧太多了。(换个口气)这是不可能的， 不现实的。

黄丽华 我不管，我就是爱你、爱你、爱你!《婚姻法》没有规 定年龄差距，而且有爱情又何必一定结婚?我只要 你守着我，早晨醒来第一眼就看见你，晚上睡觉前最

后看见的还是你，听你的声音，看你的身影…… **王斯阳** 那吃饭呢?工作呢?

黄丽华 我在你身边吃饭，你喂我!对， 一口一口地喂。工作 的时候我看着你!我简直不能离开你。我见你头一 面，就知道我和你早晚会有事。

**王斯阳** 怪了，你怎么会对我这么个半大老头子感兴趣?

**黄丽华** (有点悲伤)我就喜欢像爸爸一样的男人，这也许是 “恋父情结”,正像我哥有“恋母情结”。我想把我自 个儿一点儿不剩地完完全全地给了你!

**王斯阳** 我看你是疯了。

**黄丽华** (含着泪，真诚地)斯阳，亲亲我。(闭上眼睛等待着)

**王斯阳** (无奈地亲亲黄丽华的额头)小丫头儿。 **黄丽华** (睁开眼，指着脸和嘴)不对，是这儿!

〔 切 光 。

〔灯光照着吴奶奶和黄倩雯，黄倩雯给吴奶奶洗脚。 **黄倩雯** (抚摸着吴奶奶的腿)是这儿吗?还疼吗?

**吴奶奶** 好多了，揉一揉就轻松得多。(看着黄倩雯)你有心 事秀莲?

**黄倩雯** 他今天当着大家，还当着孩子们的面跪下一条腿向 我求婚。

**吴奶奶** 刘连长，刘春?

**黄倩雯** 嗯 !

**吴奶奶** 你答应了?

**黄倩雯** 他说，今晚上公司合并，我过生日，他和我订婚，三喜 临 门 。

**吴奶奶** 还像过去那样，他说了就定下了? 〔黄倩雯不语 ……

吴奶奶 他说你别教书了，开小饭馆吧，你就开起了饺子馆； 他说把买卖开大点儿吧，办连锁店，你就办起了连锁 店；他说，开公司吧，你就办公司。这回他说你嫁给 我吧，你就要嫁他?

黄倩雯 不不!(稍停)您知道，没有15年前他给的那3万块 钱，我哪会有今天。我得知恩图报。我总觉得欠他 的，心里总给自己说答应他，他要什么都给……

**吴奶奶** 不对呀，秀莲，那钱和情分都还清了，你还能一辈子 老欠他的?你得守住自个儿心里头最尊贵的东西。

**黄倩雯** 我知道。可当他的面我总说不出个“不”字儿。

**吴奶奶** 当初，我从师范学校跑出来，参加抗日游击队，一是 要救国，二是要逃避包办婚姻，死也不能跟爹妈定下 的男人成亲。那人未必就不好，可争自由，这是个原 则。我就上了山，我们的司令是位教授呢……谁知 道我后来又给你包办了婚姻，非让你嫁给谢振明，只 说他是个会计，人老实，有点文化，长得也俊，谁知 道，他后来偷渡国外，几十年没音信，苦了你……

**黄倩雯** 奶奶，不说这个。

**吴奶奶** 我只是你妈妈的上级，可我把你当亲孙女一样包办 你的婚事。人哪，有时候会办当初自己最反对的错 事……你怨吴奶奶吗?

**黄倩雯** 不，没您我怎么能长大?再说，从小儿您就教我不要 怨天尤人。

吴奶奶 打仗苦，我愿意。后来，让人冤枉成阶级异己分子， 在这南营子一待50多年，我也不埋怨，埋怨也没用， 是不?只要你心里老亮堂，老有一股火着着，你就是 你自己，不是别人这么说那么说的你。(稍停)明白 不?

**黄倩雯** 明白。

吴奶奶 你爱他不，那个刘连长?我老记着他开着推土机把 南营子推平的样子，他喊着“闪开”,就像是他领着咱 们开进这新生活似的。你爱他不。

**黄倩雯** 说不清，真的。我跟他挺熟，可见了他一点儿不激 动。

**吴奶奶** (一拍腿)别嫁给他!(稍停)你还年轻，就得像年轻 人一样活着。

黄倩雯 我懂。40多岁女人，心里头应当有条河，河里头翻着 浪头，哗哗地流 …… (叹口气)我没了，没了。(流下 眼泪)

**吴奶奶** 秀莲，你哭了?你到底少了什么?

**黄倩雯** 心里少了目标，好像是。从前，我教书，整天都是笑， 虽说那时候苦。后来，有了丽华，又有了新强……

**吴奶奶** 可怜的没娘的孩子。

**黄倩雯** 那我也有奔头，起码是为了孩子。如今，孩子大了， 走了，我心里也空了，就像没了南营子村，就脚底下 没了根……我整天忙的是钱，是扩大生意，可我不想 当个钱耙子，不想当算盘。我想有我自个儿的事业， 有个让我一见就激动的男人，哪怕天天吵架……可，

没有!

吴奶奶 看来呀，怎么过有钱的日子，还真得费点儿心思。 (稍停)秀莲哪，你这名字是我起的，为的是让你跟莲 花儿似的出污泥而不染。你记着，世界上有个民族 把追求精神上的崇高看得最神圣，这就是咱们中华 民族。

**黄倩雯** (肃然起敬)我记住了。 〔手机的铃声响起。

**黄倩雯** (接手机)喂，是我，黄倩雯…… 〔灯光同时照亮刘云光的办公室。

**刘云光** (打电话)黄总，我发现了大问题!有人打入了我们

的网络，从我们的贷款项目中划走了一大笔款子。 **黄倩雯** (打手机)怎么回事?

**刘云光** (打电话)一准儿是个电脑黑客干的。大概是“远交 近攻”的法子，转了几个弯儿打入我们的网络，调走 了一批款子，调到哪儿去了，一时查不清……

**黄倩雯** (打手机)这就是说，就是报了案也一时查不出，是 吗?

**刘云光** (打电话)嗯嗯，就是刚才发生的事，所有的痕迹都消 掉了……不能让新组织的公司先背上这包袱哇!

**黄倩雯** (打手机)这就是说，如果公司合并，就先要担负起这 笔亏空……你报告刘总了吗?

**刘云光** (打电话)到处找不到他，手机也不开!

**黄倩雯** (打手机)好，你要严格保密，我马上去找你。

**刘云光**(打电话)嗯嗯，您快来，我有点儿不知该怎么办! 〔刘云光处的追光灭。

**黄倩雯** (打手机)李芳吗?立刻通知，召开紧急董事会!

〔 切 光 。

〔一片黑暗，渐渐响起嘈杂声。

〔灯光渐亮，照着一家酒店的多功能厅，小小的讲台 上方挂着横幅：《新辉煌集团公司合并新闻发布会》。 〔三三两两的来宾、记者正在边喝饮料边交谈。

〔刘春穿一身漂亮的西装，头发亮亮的，满面红光走 进来。记者和他开着玩笑。

〔李芳走出来，后跟着几位董事，王斯阳也在其中，刘 春走过去加入这队伍站在讲台上。

李 芳 各位女士，各位嘉宾，现在请辉煌集团公司董事长黄 倩雯女士讲话。

*〔* *掌声。*

黄倩雯 (走到麦克风前，定定神)各位朋友，非常抱歉耽误了 大家的时间。今天是我的生日，月光也分外地好。 本来应该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可是，非常遗憾，由 于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情况，本公司董事会紧急会议 授权我宣布辉煌和新阳光两家公司的合并进程，暂

缓进行。 〔 静 场 。

**记者甲** 请问“暂缓进行”是不是目前不合并新公司? **黄倩雯** 可以这样理解。

**刘** **春** (吃惊地)什么什么?不干了?你们怎么能这样儿，

为什么不跟我商量 …… **刘云光** 叔叔，您听我说……

**刘** **春** 这儿没什么叔叔、大爷，这是公事。 **刘云光** 到处找不到您呀!

**刘** **春** 我不得去整整容吗?(生气地)这不白忙嘛!

**记者乙** (玩笑地)听说您向黄总当众求婚，今天是不是订婚 哪?

刘 春 订婚?暂缓进行!

〔《祝你生日快乐》的乐声响起。陈新强、黄丽华推着 一个小餐车过来，上面有点燃蜡烛的大蛋糕。

〔 切 光 。

**下** **部**

|  |  |
| --- | --- |
|  | 〔 中 秋 节 。  〔夕阳挂在天边，给大槐树洒上一层黄黄的光芒。 〔吴奶奶坐在轮椅上，眯着眼望着远方。 |
| **吴奶奶** | 小菊，月亮快出来了吧? |
| **小** **菊** | 早着呢，老奶奶，太阳还没落山呢。 |
| **吴奶奶** | 我怎么觉着这么黑呢? |
| **小** **菊** | 那是您看太阳看得时候太长了。您合上眼歇一会 儿 。 |
| **吴奶奶** | 新强呢，丽华呢? |
| 小 菊 | 归置屋子呢。(对里屋)强哥、丽华姐，老奶奶叫你 们!  〔陈新强、黄丽华上。 |
| **黄丽华** | 什么事? 老 奶 奶 ， |
| **陈新强** | 您 说 。 |
| **吴奶奶** | 听我说。今天是中秋节，新强，用你的手机传我的 话，给所有在这个城市里的南营子村的乡亲们，让他 们到这棵大槐树下来。月亮升起来的时侯，再聚一 聚，说一说。咱们的村子没了，亲情跟血脉可不能断 了 。 |

黄丽华 老奶奶您可真逗，过中秋节还弄得这么悲壮。咱那 又穷又破的南营子村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再说，亲 情和血脉可不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元素。您不知 道，将来，连生小孩儿都靠精子库选育和人体细胞克 隆，就跟工厂里制造芭比洋娃娃似的……这是科学， 高科技……

吴奶奶 你等着，早晚联合国得开个会，商量出个办法，不许 跟种草一样地种人。再说，傻姑娘，认钱不认人，阔 了忘了根，到什么时候儿都不能算好人，你可给我记 住喽!(稍停)新强，傻站着干吗，打电话给乡亲们，

说我请他们吃月饼! **陈新强** 哦，哦，哦。

〔小菊跑出来，在陈新强身边耳语。

**黄丽华** (小声)小菊嫂子，老奶奶今儿是怎么了?

**小** **菊** 我正说呢，她老人家好像有什么预感。(稍停)丽华 姐，不许你那么叫我。

**黄丽华** 好好好，可是早叫比晚叫好。

**陈新强** (发了一会儿呆，突然对小菊)我先回去。晚上给我 打电话，我有话跟你说。

〔 切 光 。

〔另一束光照着黄倩雯的办公室，她正和李芳说话。 **黄倩雯** 我说过，今天是中秋节，放假。咱们有话明天再说。 李 芳 可这些话，只有现在才好说，不然， 一上班全是公事

公办 ……

**黄倩雯** (放下手里正在整理的东西，坐下)这么说，要说的是 私事?

**李** **芳** (点点头)嗯。

**黄倩雯** (笑着)那，说吧。

**李** **芳** (沉吟着)多怪。现在的我，好像成了几个月前的你， 也有点不知所措了。

黄倩雯 因为公司合并的事?咱们不是说好了吗，那笔钱不 弄清楚，合并的事就不进行吗?新公司不能一成立 就背上成千万元的糊涂债。再说这也不是私事，你



**李** **芳** (下决心地)昨天，他向我正式求婚…… **黄倩雯** (一愣)谁?

**李** **芳** 还能有谁哟!他，刘春、刘总! **黄倩雯** 哦，哦，哦……

李 芳 他邀我今天到玉岛花园去。月上中天的时候要和我 在一起，他在那里订了房间……他还说，到他的公寓 里去也行，在那里看月亮，也很美……

**黄倩雯** 你呢?答应了?

**李** **芳**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想问问您。

**黄倩雯** 为什么问我?

**李** **芳** 因为几个月前，他曾当众向您下跪求婚 ……

**黄倩雯** 他向来刚愎自用，他觉得不管他做什么和怎么做，别 人都只能接受。所以，他求婚也好，下跪也好，都是 他自说自话，我并没有和他一样的意思，你大可不必 在乎我怎么想。

**李** **芳** 可是他说，他向您求婚，是因为您爱他，他受不了您

的眼睛 。

**黄倩雯** 我的眼睛?

**李** **芳** 对!他说，您眼睛里有种目光，老跟看着恩人似的看 着他，让他心软。他要是不娶您，简直就对不起谁，

让您没法儿实现报答他的心愿。 **黄倩雯** 我的确想报答他。

**李** **芳** 他还说 ……

**黄倩雯** 他的话也真多!

**李** **芳** 他还说，现在您对两家公司的合并也丧失了兴趣，所

以，你们结合的事业基础也就不存在了 ……

黄倩雯 (打断李芳)其实没这些理由，他也可以自由选择结 婚的对象。(喘口气)不错，我一直想报答他，甚至觉 着该他的，他要什么我都应当给他。因为没有他15 年前的慷慨就没有我的今天，可是，我知道，我并不 爱他。事实上，这15年我辛辛苦苦地挣钱，根本顾 不上爱情。 ……我成了一个赚钱的机器，直到几个 月前，我才……不不不，不是刘春那狂风暴雨似的下 跪求婚，而是……好像月光突然照到我心里，柔柔 地，又有点儿伤感，让我明白了，其实，我渴望着爱 情， ……我耳边常响起孩子们的读书声，学校的铃声 …… (突然地)你知道吗?我不再想做公司 ……只要 帮助他们把那笔被电脑黑客划走的钱追回来，我就 “金盆洗手”……(喘口气)你，完全可以听你自己的， 决定是不是嫁给他。

**李** **芳** (稍停)可是，才几个月的时间，他就……我总觉得有 点儿草率。

黄倩雯 几天之内转换结婚对象的事也不少，未必都草率。 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他欣赏你已经很久很久了，而 你，也不拒绝他的欣赏，是吧?

**李** **芳**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稍停)一个不算老的，魁梧、结 实、事业成功的男士，而且颇有地位又单身，正是当

今女士追求的目标。人们说，他们是城市白领丽人 的“杀手”!

**黄倩雯**(笑了)别说得那么吓人!你们俩究竟谁能杀谁，你

心里更清楚。照我看，你是树，他是藤。

〔一阵大笑声起，魏英才提着手提电脑上。

**魏英才** 哈哈哈!黄总、黄总，您瞧哦，给您送什么来啦? 李 芳 (吃惊地)哟!笔记本儿电脑!新的?

**魏英才** 啊，看怎么新啦，新买的最新型号儿的!(提起来向

黄倩雯一递)给，黄总!这是刘总还您的! **黄倩雯** 还我的?

魏英才 啊，头几个月，(比划着)那个小老头儿，穿着个白风 衣，身上写着毛笔字儿，跑您家去朝刘总要钱，还说， 连他儿子的电脑都……

**李** **芳** (恍然)啊!那么说，你们青萍别馆欠的那笔钱……

**魏英才** 您怎么啦?不是…… **李** **芳** 有钱了就好。

**黄倩雯** 他人呢?(接过魏英才手中的手提电脑)

〔刘春哼着雄壮的曲调，迈着大步上，朝黄倩雯双脚 跟一碰，来了个“立正”。

刘 春 报告黄倩雯董事长阁下，我们青萍别馆的工程，终于 找到了新的合作伙伴。今天上午刚刚签订了协议， 明天就正式复工，春节期间就可以向客户交钥匙。 好消息吧?

〔 魏 英 才 下 。

**黄倩雯** 确实是好消息。 **李** **芳** 你应当请客! **刘** **春** 应当，应当!

〔魏英才提着大包小包复上。

刘 春 (接过魏英才手中的包)你小子是有点儿眼力见儿! (将大包小包递给黄倩雯)给，这是敬您的水果、鲜花 及其他!

**黄倩雯** “及其他”是什么?

刘 春 一张65万元的支票和感谢信。好家伙，那小老头儿 当时真是给了我一个下不了台。得亏像他那样要求 退款的只有4家儿，不然45户都要求退款我当时就 得吐血!您的支持，给了我莫大的鼓舞，让我渡过了 难关，我得好好儿报答您!

**李** **芳** (笑着)还要再来一次下跪求婚吗?

**魏英才** (噗哧 一 笑)真逗。

**刘** **春** 你小子怎么又没了眼力见儿了?现在你得走!

**魏英才** 跟您干事儿，还真不易!得，我走，需要我的时候儿， 喊一噪子……(摇摇头，下)

刘 春 我说到哪儿了?嗯?……啊，求婚。我知道你们俩 对我都有意见，所以，我愿意三个人当面谈清楚。

黄倩雯 不不不，没有这个必要。你帮助过我，我想报答你。 但我并没有想占有你的一生，让你娶我。你无论什 么时候向谁求婚，都是你的权力。

**刘** **春** 那，你不指责我情感转移太快吗?

**黄倩雯** 不，我没那权力。虽然你情感的发展的确有点儿像 开飞机，不过，这个时代什么都快……我只想知道， 那次向我……跟这次向李芳……每一次你都是认真 的、真诚的吗?

刘 春 你以为爱情只能有一次吗?要是有过两回，那就必 定有真有假吗?你以为爱情只能有先后次序，不能

同时爱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吗?不，不不不!爱 情是最最复杂的东西，哲学家、思想家、理论家都说 不清楚……

**黄倩雯** 你变了。从前你不是这样儿的，你是什么时候儿、又 怎么……

刘 春 又怎么开的窍，是吧?(颇有感触地)从前呢，我生活 在浑浑沌沌之中。最可怕的是，明明在泥坑里扑腾， 过别人给规定的日子，按照别人意愿奋斗，还倒觉得 自己挺崇高……(对李芳)你怎么不说话，老拿眼睛 盯着我?

**黄倩雯** (笑着)她在看她的学生，究竟有多大的收获。

李 芳 (对黄倩雯)你以为是我调教的他?那你就太小瞧了 生活，也低估了他的悟性。

刘 春 说得好!生活教给了我许许多多。人生不是为着受 苦的，是为着追求幸福的。我们所做的一切还不都 是为了自己能可心可意地活着?追求自己所爱的， 而且能帮助你达到你目标的人，这有什么不好呢? 假如这样的人有两个或两上以上，为什么不能同时

都爱都追求呢?我就爱上了你们俩。 **黄倩雯** 哎呀，我们真幸福!

刘 春 我是因为这个目标不可能实现，才转向另一个目标

的 。

李 芳 其实，你更想把我们两个都抱在怀里，是吗?

刘 春 我没这福分!

黄倩雯 (生气地)够了!(稍停)我恨那些把你调教成这个样 子的东西!

刘 春 你简直生活在月亮里，完全不懂得人间烟火。(稍

停)你以为，你当个苦行僧，就能拯救世界吗?就能 让大家跟你一样老牛拉车吗?那些债主子就愿意免 了你的欠款，还再掏出钱来让你再玩儿上一回事业 吗?你的产品就能打进世界市场，人见人爱吗?我 告你说，早晚是个死，还不如潇潇洒洒地活一回，等 着救星降临。

〔魏英才上。

**魏英才** (手里举着手机)刘总，电话，问有笔钱划到哪儿去?

**刘** **春** 嘿，你呀，四六不懂!(从魏英才手上夺过手机) 〔 切 光 。

〔灯光照着吴奶奶。她正坐在藤椅上养神。 〔王斯阳悄悄走近吴奶奶，弯下腰来察看她。

**吴奶奶** (轻轻地)是你吗，王先生? **王斯阳** 嗯，是我，奶奶!

**吴奶奶** 你也这么叫我?你不是南营子村儿的。

**王斯阳** 跟您一样，早先您也不是南营子的。您家在北京城 里交道口儿。您在师范学校念书，后来参加了抗日

游击队，再后来就一直在南营子村过了一辈子…… **吴奶奶** (无声地笑了)你当过户籍警?

**王斯阳** 没。可您老的情况谁不知道哇!您受了一辈子冤 屈，可您……

**吴奶奶** 不说那些个。(稍停)你真打算那么办，不是哄我老 婆子的?

**王斯阳** 我怎么能够哄您哪?何况，这是黄总的心愿…… **吴奶奶** 秀莲是这么想的?

**王斯阳** 对 。

**吴奶奶** 好!(沉吟地)多少南营子的老街坊让我给政府说

说，把大槐树底下这块地无论如何留下来，给大伙儿 一块躺下的地方儿。不管走多远，临了儿都回来，埋 在大槐树下。守着家乡，魂灵儿都聚在这儿……这 想法儿不算错吧?

**王斯阳** 当然不错。可从市政建设上说，在市区修公墓，恐怕 就不大合适啦。

吴奶奶 说得是呢!这块地呀，名义上是我的，可实际上是村 子里的一块公产。(压低声音)当初大伙儿怕所有的 地都归了公，才把地产归到我名下。心想，区上一定 不会征用我这老婆子的地 …… (无声地笑了)这是个 阴谋诡计呢!……可真要修成墓地，我也不干 ……

**王斯阳** (从提包里掏出一沓文件)奶奶，您看，这是这块地的 地图；这是在这块地上建育英学校的报告，这是育英 学校校舍设计图；这是征地 使用权70年 报 告；这个呢，是区里、市里有关部门的批件儿……

**吴奶奶** 批件儿?那么说，是准了?我看看!

**王斯阳** 准是准了，可还得您签字，同意出让这块地，不然，这 几份文件都没用!

**吴奶奶** (看着文件)好，好，钱呢?盖学校得有钱哪!

**王斯阳** 我已经向建设银行申请了一笔贷款，您放心 ……

**吴奶奶** 难为你想得这么周全。(出神地)我这会儿就像听见 了学校里的铃声。我还在学校里摇了几年校铃呢 ……孩子们的嗓门儿那叫高，让人听了就年轻 ……

在哪儿签字儿啊，我签，签! 〔 切 光 。

〔灯光亮。陈新强住所，黄倩雯正和他说话。

**陈新强** 我不明白，妈妈，为什么您那么关心刘春公司里的那

笔钱?那钱让人划走了，让他着急去，多好，活该!

黄倩雯 我真失望。新强，这是第三次了，妈让你去帮刘云光

把那钱找回来。你不是电脑高手吗?为什么说死就 是不去呢?

**陈新强** 我讨厌刘春，这您知道。再说，这个忙也没法儿帮



**黄倩雯** 为什么?

**陈新强** 那是人家的公司，账目保密，网站也是保密的。我怎 么可以随便去人家那儿，摆弄人家的电脑呢?

**黄倩雯** 可是我已经请了两位电脑高手去帮刘云光了，云光 也没有拒绝……

**陈新强** (一愣)妈!(换个口气)您不会是真的爱上了刘春

吧?

**黄倩雯** 你怎么这么想?(稍停)那笔钱原来是规划进新的公 司的……

**陈新强** 您还想和刘春的公司合并啊?您怎么就不明白，他

是借合并转移债务，还要当更大的董事长!

**黄倩雯** 可我不能把钱白白送给一个罪犯! **陈新强** 罪犯?

**黄倩雯** 难道不是吗?

**陈新强** 也许这只是一个玩笑。人家只想教训一下刘春，让 他吃点儿苦，让他没法子实现他的如意算盘，人家并

不稀罕那些钱……

**黄倩雯** 你是说这是个恶作剧? **陈新强** 啊。

**黄倩雯** 你怎么知道?

**陈新强** 啧；这种事现在多得很!不少电脑高手想散散心，就

给你网上发一条坏消息；再不制造点儿病毒，定时定 向，让你一开机就死机……

黄倩雯 你也干过?

陈新强 我?我没有这么高的技术 ……

黄倩雯 听你们冯校长说，你的技术可是一流……

陈新强 妈，您怎么不信我呢?

黄倩雯 新强，学坏容易学好难哪!

〔 李 芳 上 。 陈新强 李姐?

黄倩雯 (对李芳)你常到他这儿来?

李 芳 (笑笑)我是来找您的，来劝您别办傻事。 黄倩雯 傻事?

李 芳 没有人比我更知道您的脾气。您一定会让新强去帮 助云光找那笔钱的。可您别忘了，那是刘春公司的 钱，还不是我们新公司的。别人插手他的事，他会很 不高兴的。

黄倩雯 (笑笑)你还没有嫁给他呢。 李 芳 我是劝您别费力不讨好! 陈新强 怎么样，妈?

黄倩雯 帮助抓贼也不对? 李 芳 您太不了解现实。

〔 切 光 。

〔灯光照着黄丽华，她正在上网。

黄丽华 (边敲键边念念有词)天上星亮晶晶，不知道谁能把 我这天上云照得通明?

〔另一束光照着刘云光。他也在上网。

刘云光 (敲键，念念有词)请你这天上云，变成雨丝降下来

吧 。

**黄丽华** (敲键)你是谁，敢这样挖苦我?

**刘云光** (敲键)我是地上的小草，正渴望着雨丝，你总在天上 飘，所以不认识我。

**黄丽华** (敲键)我不在天上飘，怎么会凝成雨点，从头到脚敲 打你?

〔在他们网上聊天时，灯光先后照亮陈新强和黄倩雯 的住所。

〔他俩每人守着一台电脑。陈新强在思考着什么,敲 几下键又删去。黄倩雯则像是刚刚学习使用电脑。 〔黄丽华、刘云光还在网上聊天，他俩的声音彷佛穿 越时空，在整个舞台上回荡。

**刘云光** (敲键)天上云，你真的无所依从，随风飘来飘去吗?

**黄丽华** (敲键)地上草，我反正不会依附于你，不然就成了露 珠。露珠儿的命不长。

**刘云光** (敲键)天上云，降下来吧，变成雾，就会把我罩住。 我喜欢雾!

**黄丽华** (敲键)别理我!我烦着呢! **刘云光** (敲键)我比你还烦!

〔 切 光 。

〔灯光只照着黄丽华。她无聊又无奈地靠坐在椅子 上向远方望去。忽然，她看见灯影里，舞台下部王斯 阳正匆匆走来。

**黄丽华** **(大叫)王斯阳!**

〔王斯阳一愣，站住，慢慢抬头张望。灯光渐亮。

〔黄丽华兴高采烈地飞奔而去，扑到王斯阳身上，双 手搂住他的脖子。

**黄丽华** (激动地)斯阳、斯阳，你让我想得心疼!(亲王斯阳 的脸)

**王斯阳** (躲避着)哎哎，注意点儿。

**黄丽华** 怕什么,我就让别人看见。你为什么躲着我? **王斯阳** 没，没有躲着你。

**黄丽华** 那为什么好几个月才见你两回，每回说不了一分钟

就跑?我又不是老虎，不会吃你。 **王斯阳** 丽华，你看，我是你爸爸的年龄。

**黄丽华** 可你不是我爸爸，再说，我就喜欢你的成熟。 **王斯阳** 可你该知道，这不可能长久。

**黄丽华** 我不要长久。那是你们这辈人的观念， 一生只守着 一个，多可怕!我只要在我们相爱时彼此拥有，不爱 时就分手。

**王斯阳** (被迫地)可我并不爱你呀!

黄丽华 什么什么?你不爱我?你敢说你不爱我?你这个人 太可气了!我，一个年轻的、清纯而又美丽、健康而 又高雅的姑娘，这么热烈、这么真诚地爱你，那痴情 真叫感天动地泣鬼神。你应当感激呀、激动啊，热泪 盈眶啊!可你，竟敢说不爱我!你太让我生气了，太 让我……我怎么办?(忽然地)那，你总得爱什么人 吧?嗯?你说，你爱谁?谁让你爱?

王斯阳 (真诚而又委婉地)丽华，你的真诚让我感动，你对我 的信赖也让我觉得好温暖，我也喜欢你，爱你……可 不是你说的那种爱，是一种从心里生发出来的由衷 的喜爱和疼爱，是长辈之于晚辈的那种爱……说实

话，我一直渴望着能做你的父亲…… **黄丽华** (看着王斯阳的眼睛)你再说一遍!

**王斯阳** (一字一句地)我渴望做你的父亲。 **黄丽华** (顿悟)这么说，你爱我的妈妈?

**王斯阳** 是，从我见到她的那天起，那时候你才14岁 …… **黄丽华** 她，她爱你吗?

**王斯阳** 说不清，真的，我说不清。几个月前我表白过，她，她 和你一样也说：“你敢!”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黄丽华** 错，错，你们俩都错了。你们这一代人一生都是错

误，当然，也有正确的时候，惟一的正确就是制造了 我和我们这一代。

**王斯阳** 你是说我不应该爱你的妈妈?你看，我已经把你当 成最知心的朋友了。

黄丽华 不，我不是说你不应该爱，而是你爱的方式不对。表 白，算什么?你应当是颗炮弹， 一颗燃烧弹，在你心 爱的人面前爆炸，让她也着起火来。(忽然停住，稍 顷)可我，我这颗炮弹就没把你炸开、点燃!你简直 是个钢铁堡垒，我恨你!(扭头就要走)

**王斯阳** 丽华!

**黄丽华** 干吗?(站住，回头)甭打算让我不恨你!

**王斯阳** (掏出个文件)你看，我为你申请到了哈佛大学的奖 学 金 。

**黄丽华** 什么什么?(转身拿过本看着)你想用这个收买我? 好让我忘了你，又同意你爱我妈妈?

**王斯阳** 你看，申请这个差不多要一年的时间，那时候，你我 还都不是炮弹。

黄丽华 (认真地看着王斯阳，退后一步，小声、真诚地)去吧， 去爱你的心爱吧!你不爱我，我会痛苦，我会流泪， 但我想，这痛苦不会超过半年。我会在晚上月光底

下流泪，又会在第二天黎明，晨光中唱着歌儿起床， 因为我年轻，我的路还很长。 ……可我的妈妈 …… 在她年轻应当享受爱的时候，爱情抛弃了她!如今 她又对爱情胆战心惊。斯阳，你能爱我的妈妈，我得 谢谢你，你配当我的父亲……

**王斯阳** (感动地)丽华，我现在真的想亲亲你的额头，你是一

个多好的姑娘。 〔两人拥抱。

*〔切光。*

〔灯光照着吴奶奶、老林、小菊。

**吴奶奶** 小林子，你提溜这么多月饼来干吗?我吃不了的，又

不能存……兴许这是我最后一个中秋节啦 …… **老** **林** 瞎说!

小 菊 林爷爷快劝劝老奶奶，这些天她总这么说，怪吓人 的 。

**吴奶奶** (笑着)人都有那一天，怕什么。

**老** **林** (也笑着)你还早着呢，我的愿还没还 …… **小** **菊** 什么愿还没还?

**吴奶奶** 小孩子别瞎问。(稍停)等到月上中天，大家都来，

(对老林)你也来，一起谈谈，谈谈从前……

**老** **林** 前些年你是不让谈从前的。

**吴奶奶** 那时候日子过得还不如从前，怎么谈?现在好了，难 免想起年轻的时候。

**老** **林** 那时辰真是风华正茂啊!

**吴奶奶** 小林子，还记得我们的歌儿吗?(哼唱)“……我们在

太行山上，我们在太行山上…… "

老 林(接唱)“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

|  |  |
| --- | --- |
| **吴奶奶** | (唱)“……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叫它在哪里灭 |
| **老** **林** |  |
|  | 亡!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叫它在哪里灭亡!” |
| 小 菊 | (鼓掌)真好听! |
| 吴奶奶 | 怎么好听? |
| 小 菊 | 有力量。不像现在的歌儿，听了让人浑身发麻。 |
| 老 林 | 这是我们当年打日本鬼子唱的歌，多好哇。 |
| 吴奶奶 | 小林子，我现在有点儿怕。 |
| **老** **林** | 怕什么? |
| 吴奶奶 | 怕帝国主义再打进来，怕我们不敢反抗，怕我们富了 胆子也小了。怕灯红酒绿的照花了眼，怕只看见眼 前三尺的利，怕对强盗只会说好话……我知道，这是 我没出息，瞎想…… |

老林 别怕。你看那槐树，让雷击着烧死了一半，可那一半 还绿生生的。我们就是雷击木，这就是我们的象征!

**吴奶奶** 多亏你下令啊，给南营子留下这个。(忽然想起，对 小菊)哎!小菊，快去看看你新强哥，让他早一点儿 来!

小 菊 (痛快地答应)哎!

*〔切光。*

〔灯光照着王斯阳和黄倩雯。

**王斯阳** 你先别走，我还有事情向你汇报。

**黄倩雯** 今天是中秋节，我还要到奶奶那儿去，如果不是急事



**王斯阳** 我以为今天你更应当听一听。 **黄倩雯** 好 吧 。

**王斯阳** (递上 一 份文件)请看。

**黄倩雯** 这是什么?

**王斯阳** 创办育英学校的计划和批复。当然，名字还可以另

起 。

**黄倩雯** 什么什么,育英学校?

**王斯阳** 对，一所注重素质全面发展的学校。小学到高中，详 细的计划附在后面，请你过目。市教委已经批准了， 这是批件。

**黄倩雯** 嗯嗯，好……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王斯阳** 因为这所学校是你创办的，你是校长! **黄倩雯** (吃惊地)我?

王斯阳 是。你说过，从前当教师，清苦可是快活，因为崇高。 后来下海是因为没有面包。现在呢，在商海和人海 中疲惫不堪，加上那些经济上的暴发户素质的低劣， 让你觉得还是应当去做教师，这是你人生价值的体 现。所以，我想办法向银行贷了款，如果你不同意， 可以马上偿还贷款 ……

**黄倩雯** 地呢?建学校要土地 ……

**王斯阳** 已经有了。(递上一个文件)你看，南营子村惟一一 块尚未动用的土地。

**黄倩雯** (激动地)大槐树下?(看文件)啊，奶奶!奶奶的签 字!(眼泪都快流下来)她把自己的一切都贡献出来

了呀! 〔 停 顿 。

王斯阳 说实话，起初我只是想让你高兴，帮你完成宿愿。成 人之美何乐不为呢?可是，在办这些批件的过程中， 我渐渐认识了我的狭隘。最初，我办这些是为了取 得你的好感，就算你最后还是要嫁给刘春，我也要让

你对我心存感激，算我对你奉上的最后一点爱心。 我还以为我这举动多少有点悲壮的味道 ……

**黄倩雯** ……我知道，办好这些批件是很困难的 ……

**王斯阳** 可是后来，我去了吴奶奶那儿……她老人家让我觉 得羞愧。我办每一件事，就算是大好事、大大的好 事，其实都是为着自己，至少可以博得一分好名声， 让别人夸奖、感激，至少可以满足自己内心的那一点 儿“自我奉献”的“崇高感”,这就是所谓的“道德自我

完善”吧。……(感喟地)多自私，多虚伪呀! **黄倩雯** 你这么看自己?

**王斯阳** 我没有丽华她们这一代“新人类”的纯清、透明。她 们爱就追求，不爱就给他一个后背。不像我，明明不

爱，还要微笑着说：“可以、可以!” **黄倩雯** 这么说，你喜欢丽华?

**王斯阳** (还是顺着自己的思路)我也没有吴奶奶那一代人的 圣洁。她们真的除了胸怀理想之外，好像摒除了自 己的一切。我相信吴奶奶一定有自己的愿望。可那 愿望一定压缩得很紧很紧，很小很小。(叹口气)假 如我有能力，我一定让她的那点儿很小很小的愿望 能够实现……你在听吗?

**黄倩雯** 我们这一代人，正是生活的脊梁。比如你，吃够了 苦，干够了活儿，可幸福呢?……还在远处招手 ……

**王斯阳** (突然地)不，我的幸福就在眼前!(仿佛自语地)我

现在要变成一颗炸弹! **黄倩雯** 炸弹?什么炸弹?

**王斯阳** 感 情的炸弹，要炸开你世俗的外衣，让你的感情尽情 奔流。我爱你!请你明确地回答，是还是不!我不

要听那温吞水一样的“你敢!”或者“我考虑一下。”说 吧，哪怕你说你要嫁给刘春。

黄倩雯 你别侮辱我，我从来没说过要嫁给刘春。

王斯阳 可你也没说过，你不嫁给他!你永远是朦胧! 〔魏英才上。

魏英才 黄总、黄总，可不得了啦! 王斯阳 怎么回事?

魏英才 (看看王斯阳)当着他说，好吗?

黄倩雯 当着他说什么都行。怎么回事儿?

魏英才 噢，王总是哥们儿!(喘口气)嘿，刘总跟李芳那小娘

们儿上了玉岛花园儿了，还，还开了房间。 王斯阳 真的?

魏英才 坐我的车去的嘛。这二位真不够意思，这不欺负黄 总嘛!

黄倩雯 这件事我知道! 王斯阳

你知道?

魏英才

黄倩雯 今天李芳亲口告诉我的，说刘春已经向她求婚了!

魏英才 (稍停)嘿!这刘总，也……好嘛，看来谁都能装孙

子!(一跺脚，下) 〔 停 顿 。

王斯阳 (慢慢地)你对他印象如何?

黄倩雯 他，虽然有些江湖气，可他并不…… 王斯阳 并不装孙子，是吗?

黄倩雯 嗯 。

王斯阳 有件事我得告诉你，最近成立了一个“春光好投资咨 询公司",法人代表就是这位不装孙子而有江湖气的

魏英才。

**黄倩雯** 他?办投资公司?

**王斯阳** 是。我想他的背后一定是刘春，而刘春也正是利用

了他的江湖气——豪侠仗义…… **黄倩雯** 哦 ?

王斯阳 我曾经仔细看过刘春为了合组新公司而提供给我们 的账册。那账做得很漂亮，也就是说非常干净、清 楚，干净得让人起疑……

**黄倩雯** 那是刘云光能干。

**王斯阳** 不不不，我相信那账是请人做的。刘云光大概根本 不知道此事。我还相信这清楚的账目背后一定有些 款子不明不白地流走了，而这间“春光好”,正是吸收 这些款子的合适的地方。这个魏英才要么是让人家 耍了——也可能收点儿小好处——要么也在装孙 子 。

**黄倩雯** 真的?

**王斯阳** 不过，我高兴地知道，你并不想嫁给刘春。

**黄倩雯** 我不喜欢你这种总是怀疑别人的态度，虽然这种怀 疑也许很有道理。

**王斯阳** 我也不喜欢你相信一切人的态度，虽然这种信任也

许各有理由。 **黄倩雯** 你?

**王斯阳** 我正等待你明确的答覆，你爱我还是不爱? **黄倩雯** 等等，我还是要说等一等。

**王斯阳** 等到什么时候?

**黄倩雯** 今晚。等到今天月亮升起来，月上中天，我会告诉你 ……或许!

**王斯阳** 说说，总算有了判决的准时刻。 **黄倩雯** 或许，我是说或许!

**王斯阳** 或许，那时候我也有好消息告诉你! 〔 切 光 。

〔灯光照着陈新强和小菊。

小 菊 新强哥，你开门哪，老奶奶让我来叫你!

陈新强 (满头是汗，坐在电脑前)我已经知道了，你快回去 吧!

小 菊 我要看看你，有话对你说。 陈新强 我这儿正忙，离不开!

小 菊 我只说一句。 陈新强 晚上再说。

小 菊 晚上人多，不好说。

陈新强 好吧!(点击了一下电脑键盘起身开门)你等着。

〔另一束光照亮刘云光的宿舍。刘云光正和两个年 轻人一起凝视着电脑。

青年甲 (高兴地)找到了，就在这儿。(指着显示屏)

**刘云光** 锁定。(凝视着显示屏)怎么,会是他?真是他? **青年乙** 你知道这个人?

**刘云光** 我们常在网上聊天。他叫“灵猫”,而且我知道了他

是 谁 。

**青年甲**

是 谁 ?

**青年乙**

〔刘云光俯在他们耳边说着什么。 〔另一束光照亮黄丽华。

黄丽华 (敲击键盘，呻吟般地)地上的草，你长在哪儿啦，快 来和我谈话!

〔另 一束光照着陈新强和小菊。陈新强挡着她，不让 她进屋。

**小** **菊** (对陈新强)你为什么不让我进屋?有什么见不得我 的 事 ?

**陈新强** 我正在工作，屋里乱!

**小** **菊** 今晚上你和老奶奶一样，怪怪的。

**刘云光**(对两个年轻人)你们发誓， 一定要保密!

**青年甲** 我坚决保密。

**青年乙** 我跟谁也不说。

**陈新强** (对小菊)没事，回去吧!

小 菊 瞧你那脸色，豆瓣儿绿。(递给陈新强月饼)给，别累 着。

〔另 一束光下。

**黄丽华** (敲键，呻吟般地)地上的草，快点儿长出来，我这天 上云闷得要下雨啦。

〔突然切光。 〔停顿。

〔静静的，仿佛有电流的声音。

〔刘云光画外音：“(怯生生地)黄阿姨，您别着急，是 他，新强!”

〔黄倩雯画外音：“什么,真是他，我的儿子?”

〔刘云光画外音：“(带着哭音)嗯嗯，是他，是他!” 〔黄倩雯画外音：“我的儿子!”

〔灯亮。

〔陈新强的宿舍。 一束光照着黄倩雯和陈新强。 **黄倩雯** (缓慢而又痛苦地)真的是你干的?

**陈** **新** **强** (低沉地)我不能骗您，是我。

**黄倩雯** 你已经骗了我很久。

**陈新强** 不，妈妈，我没有跟您说，并不等于骗您。

**黄倩雯** (指着电脑)就是用它钻进人家的账里，把钱划走了? **陈新强** (麻木地)嗯，就用它。

**黄倩雯** 为什么?是想要这笔钱吗? **陈新强** 不，我不要钱!

**黄倩雯** 那，为了什么?

陈新强 (咬着牙)为了报复!(大声地)您知道，我恨刘春! 他活得有滋有味儿的，可他毁了我的生活。不行! 我要让他付出代价，让他进监狱!

**黄倩雯** (自语地)你怎么会有这么阴暗的心理……我为什么 没有察觉呢?……都怪我呀，怪我!

陈新强 (依旧接着自己的思路说下去)妈妈，我从小被抛弃， 是您把我养大，您是这世上我最爱的人……他、刘 春，是个坏蛋，他还要抢走您，我能饶了他吗?

**黄倩雯** 这，这是你自己的主意吗?是谁教你这么办的?又 是谁告诉你刘春的公司有了这笔钱?

**陈新强** (看着黄倩雯的眼睛，有点心虚)没，没有人教给我， 怎么了?

**黄倩雯** 这笔钱呢，你弄出来了?花了?

**陈新强** 没，没有。

**黄倩雯** 那，你划到哪儿去了?

**陈新强** 先是划到西坝区一家信用社，又从那儿划到外地，刚 刚又从那儿划回来……

**黄倩雯** 究竞划到哪儿啦?说呀!

**陈新强** 划到，划到一家春光好投资公司。

**黄倩雯** (吃了一惊)你是这家公司的什么人?

**陈新强** 什么也不是。这是别人让我划到这家公司去的，说 是等刘春进了监狱，再悄悄划回来，让他吃一回苦头



**黄倩雯** 你的这位好朋友，是谁?

**陈新强** 对不起，妈妈，我不能告诉您。人家全是为着我好， 也不图我的报答，更不是为了钱……

**黄倩雯** 可这是教唆你犯罪!

**陈新强** 犯罪?我又没拿一分钱，充其量是个恶作剧! **黄倩雯** 你糊涂!(狠狠地打了陈新强一个嘴巴)

〔两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掌惊呆了。 **黄倩雯** (慢慢地)新强，你恨我吗?

**陈新强** 不，妈妈!

黄倩雯 (仿佛从回忆的深处走出来)这是我的罪过呀……你 不是我生的，是你妈要跑到国外，把你推给我的…… 那时候，你又瘦又小，满脸都是泥和眼泪……我生怕

养不活你…… **陈新强** 妈妈!

黄倩雯 那年，你得了痢疾，一天拉十几回，我以为你那死鬼 妈要收你回去哪!……晚上，没有电灯，连油灯都点 不起，月光底下我看着你蜡黄的小脸儿，生平头一回 向天上祷告，让我的儿子别再受罪啦要死就快点儿 死。……我搓着你火烫火烫的小手儿，你忽然醒了， 睁开眼盯着我，你说……

陈新强 说什么?

黄倩雯 你说：“妈呀，抱紧我，我不想离开你，我不想死。”我 一把抱起你，跑了十几里地，好歹截了一辆车，把你 送进了医院。是你林爷爷给你找的大夫，救活了你!

(流下眼泪)

陈新强 (扑到黄倩雯面前)妈妈，谢谢您把我养大成人!

黄倩雯 把你养大了，你倒干起这种事来了。(叹口气)你变 了，你让我伤心，你这是金融盗窃欺诈罪，而且数额 巨大，是重罪，重罪呀……

陈新强 不，妈妈，我没动这笔钱，一个子儿也没花!

黄倩雯 要是你动了这笔钱那就……救不了你自己啦。(稍

停)站起来，跟我走吧。 陈新强 去哪里?

黄倩雯 公安局。

陈新强 不不!她说这只是开个玩笑，只要不拿这钱，就不是

犯 罪 。

黄倩雯 他是谁?

陈新强 是，是，李姐，李芳。她同情我，她敬重您。 黄倩雯 (吃了一惊，慢慢地)她?

陈新强 她说，她愿意帮助我，甚而至于 … …

黄倩雯 (慢慢地)你知道吗?刘春向她求婚了。他俩现在正 在玉岛花园共度良宵……你说的那间公司，春光好，

是吧? 陈新强 嗯 !

黄倩雯 名义上是刘春公司和魏英才做法人代表，你想想这 千丝万缕的联系吧!

陈新强 什么什么?怎么会是这样?

黄倩雯 (拿起电话听筒)打电话吧，给公安局。自首，这样你 还有希望……

陈新强 (怯生生地)妈，我……(接过电话听筒) 〔 切 光 。

〔灯光分别照着刘云光和黄丽华，他们各自面对一台 电 脑 。

**刘云光** (有些伤感地，敲键)天上的云，你还在空中飘吗?我 想和你说话，回答我，地上的草。

**黄丽华** (兴奋地敲键)地上的草，我找了你好久也想跟你聊 聊。天上云。

**刘云光** (敲键)天上云，我不知道你是男是女，可我觉得你是 个可以信赖的姑娘 ……

**黄丽华** (敲键)地上草，看来你小子还不傻，云。

**刘云光** (敲键)云，我相信你会理解我的痛苦，草。 **黄丽华** (敲键)草，痛苦说出来，就少了一半。

**刘云光** (敲键)我刚才办了 一 件让我最心爱的姑娘伤心的 事。

**黄丽华** (敲键)我也刚刚把我最心爱的人甩了。

**刘云光** (敲键)这姑娘的哥哥，办了一件蠢事，给别人当了工 具，犯了罪，让我发现，揭发了。我那是职务使然，不 得不那么做呀，你懂吗?

**黄丽华** (敲键)要是你说的是真的，而且你不是公报私仇，那 姑娘会理解的，还会爱你。

**刘云光** (敲键)可是我从来没有表白过，她也不知道我爱她， 这下儿更完了。

**黄丽华** (敲键)或许我能帮忙，替你传情达意。能告诉我那

姑娘的芳名吗?还有她的“伊妹儿”。 **刘云光** (敲键)你能保密吗?那是神圣的名字。

**黄丽华** (敲键)我能，我保证。 **刘云光** (敲键)她叫黄丽华!

〔黄丽华一愣，呆呆地坐着……

**刘云光** (敲键，急切地)天上云，说话呀!

**黄丽华** (敲键，生气地)刘云光，你要诬蔑我哥哥，我就吃了 你!姑奶奶我就是黄丽华!

**刘云光** (一愣，以手抚额)天哪!这破电脑! 〔 切 光 。

〔灯光照着黄倩雯、陈新强和几位警察。

〔陈新强沮丧地坐在椅子上。黄倩雯站在他旁边， 一 只手抚慰着他的头。

〔一位中年警官坐在他们对面。

**警** **官** 陈新强，你能主动来自首，我们非常欢迎，也相信你 能够立功赎过 … …

**陈新强** 你们要赶快抓住刘春哪!

**警** **官** 放心吧，谁都跑不了。(站起来)

〔陈新强也站起来，怯生生地将两只手平行地伸出 去 。

〔黄倩雯下意识地抓住他两只手抚摩着。

**陈** **新** **强** (求助地望着黄倩雯)妈妈，您还认我这个儿子吗? **黄倩雯** 新强，好好儿改过，你还是妈的好儿子!

〔一个年轻警察走过来，要给陈新强上手铐。

〔警官向那警察摇摇头，年轻民警点点头，收回手铐， 推一下陈新强，指指门外。

**陈新强** (走出门，向远方望着，带着哭音)老奶奶，孩子对不 起您，您可要保重啊!

〔黄倩雯难过地捂着脸转过头去。 〔 汽 车 刹 车 声 。

〔王斯阳和两位警察上。 警 官 (向两个民警)人呢?

**民警甲** 在后边儿，他的司机把他送来的。(笑笑) **警** **官** 王斯阳先生，非常感谢您的协助。

**王斯阳** 这是我应当做的。

**黄倩雯** (吃惊地)斯阳，你做了什么?

**王斯阳** (笑笑)揭发了应当揭发的事，事实上还是你告诉我 的，不然就迟了!

**黄倩雯** 我 ?

**王斯阳** 对，你说他们今晚在玉岛花园……

〔刘春、李芳戴着手铐上，魏英才和两个男女民警跟 上 。

魏英才 刘总，别怨我!警察告诉我只要你们说上飞机场就 把你们拉到公安局来。这警察的话能不听吗?是不 是?

**刘** **春** 早晚吧，你也得来这儿!

**黄倩雯** (虽然心里有预感，但仍觉惊奇)李芳，你?

**李** **芳** (阴沉着脸)是我。我相信你理解不了这现实。 **黄倩雯** 为什么?你?

李 芳 因为不公平。(喘口气)你，一个乡村教员，没有过人 的才智，没有惊人的美貌，只是凭了点儿好运气，赶 上了所有的机缘，于是成了有钱有名有地位的名女 人。摘去了这些光环，你还有什么?

**黄倩雯** 你说得对呀!除了真诚，我真的一无所有。你干吗 在乎那些本来就虚无的东西呢?

李 芳 可是社会在乎!金钱、权力、地位、名誉，这些东西少 了一样，社会就会给你白眼儿，给你难堪!我，一个 年轻、聪明、能干、漂亮、有学历有才智的女人，却要 给你当秘书，这不公平!

**黄倩雯** 于是你就……你真傻，你在用你的前途和生命赌博。

**李** **芳** 我赢啦，你懂不懂?我抢走了爱你的人，让你心灰意 冷；我让他死心塌地地爱我，为我们的将来，收敛钱 财；我成立了自己的影子公司，一个“春光好”,在几 个月之内就集敛了上亿的资金；我还俘虏了你的儿 子，让他乖乖地打进别人的账户，化公为私，把上千

万的款子流进了“春光好”……

**陈新强** (极为愤怒地)我打死你，你这 ……

〔民警拦住陈新强，他捂住脸痛苦地哭了。 **魏英才** 这娘们儿真是找揍。

**黄倩雯** (平静地)我可怜你，你还是完了!

**李** **芳** (神经质地笑了)哈哈哈，这是百密一疏，我已经向社 会证明了我自己，我的价值、我的才能!我是个强 者!

**王斯阳** (冷冷地)你可耻!你们是 一 丘之貉!

刘 春 (咆哮地)不许你这么说!王斯阳!我恨你!你坏了 我的大事。没有你，我现在早飞上了蓝天，再过三个 半小时就到了异国他乡!

**王斯阳** 到那儿干什么呢?想平静地活着?不怕恶梦缠身?

**刘** **春** 你懂得什么!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你不过是只小麻 雀，而我是只鹰!我要在国外干番大事业!办一个 大大的跨国集团，再回来支援建设。

**王斯阳** 你?就凭你的学识!

**刘** **春** 不错，就凭我的学识，凭我的才干!国内的体制、现 状，最能培养人的才能。 一个中国国营企业的头头 儿顶得过西方国家十个企业的老总。在中国， 一个 国营企业的老总管生产、管行政、管销售、管后勤、管

人的思想、管人际关系，还管家庭纠纷、生老病死、两 口子吵架，这是全天候全能型的人才，世界少有，全 球独一份儿!除此之外，还会讨钱、赖账，说大话使 小钱儿，是凡人类最狡猾的勾当都会，不为别的，就 为了手底下那几百上千上万的嘴能吃饭、能喘气儿!

**王斯阳** 这么说，你非法敛财、贪污公款、金融诈骗都有理了?

刘 春 我不把我的事归咎于客观。我的事，我负责!但我 是为了把这些钱转移到国外去干一番在这儿没法儿 干的大事业。不是早就有一个大集团的头头儿跑到 菲律宾去开了家大公司吗?他的钱就是这么转移 的，只是李芳干得不漂亮。她还是太爱招摇，女人沉 不住气，非要这么早地结婚，虚荣心哪!

**李** **芳** (吃惊)怎么?你就是这么爱我的?

**刘** **春** 坦率地说，我不爱你!我知道你在利用我，我也要利 用你!你不如我老辣，你也真的不如倩雯可爱!我 还是更爱她!

**李** **芳** 你!你这骗子!

刘 春 (大声)我不是骗子!我是为理想的牺牲者!

警 官(毫无感情色彩，极其平淡地)对对，牺牲者牺牲者， 喊完了吧?(对警察)把牺牲者拽走，还有这位!开 路吧!那儿有您的行宫!

〔在他们说话的时候，小菊、黄丽华、刘云光相继上 场 。

〔刘春、李芳被民警押走。

**魏** **英** **才** (醒悟地)我说，这，这，他还挺横……(见没人理自 己，摇摇头下)

〔陈新强也在警察的监视下下。

小 菊 (冲过来，抱住陈新强)新强哥，我知道，你这是为了 我!

**陈新强** 小菊，我，对不住你!

小 菊 不不，强哥，我等着你，等着你!

**刘云光** (拉住陈新强的手)新强，别怨我，我是…… **陈新强** 我不怨你，都是我不好。

**刘云光** 我等你，咱俩还在网上聊天儿，我的“灵猫”! **黄丽华** 哥，你怎么那么傻呀!(哭着抱住陈新强)

**陈新强** 丽华，你恨我吧!哥错了!

**黄丽华** 你才知道哇?(亲了陈新强脸一下)好好儿地去吧。

〔陈新强向黄倩雯招招手，跟警察下。小菊跟下。 **刘云光** (对黄丽华)丽华，我真的是 ……

**黄丽华** 别理我!(看看王斯阳，想了想)这回你高兴了吧?

(扭头欲下)

**刘云光** (追上去)丽华，你听我说，我是 ……

**黄丽华** (含意复杂地)说什么呀，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我。(与 刘云光下)

〔舞台上只剩下王斯阳、黄倩雯。

〔静场。圆圆的月亮升起来。 **王斯阳** 月亮升起来了，多美的月光。

**黄倩雯** (有些悲凄地)今晚的月光好冷 …… 〔 切 光 。

〔灯光照亮吴奶奶，她身边有老林、小菊和许多南营 子村的乡亲。

〔黄倩雯、王斯阳、黄丽华、刘云光也渐渐加入到这人 群中来。

〔吴奶奶坐在藤椅上，身上披着银色的月光。

**吴奶奶** (轻声地)不，我不进屋，我要在这儿和乡亲们一起赏 月 。

〔不知谁说：“瞧，月亮钻出云彩来了!”

〔忽然，天上的圆月把清光洒下来，好像湿漉漉的。

**吴奶奶** “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可是云遮不

住月，雪也扑不灭灯。好看着呢! **老** **林** 今天的月也好看。

**吴奶奶** 有月亮的晚上让人容易想起从前 …… **铁** **柱** 从前有什么好想，穷得连月饼都吃不上。

**吴奶奶** 你这个铁柱啊，你有60啦吧?还这么不着调。从前 苦就没的好想了?你问问老林。

**老** **林** 是啊，那年中秋节，我们掩护一批大学教授、学生过 路到陕北去……月饼，那时候有块糠饼子吃就不错。

**吴奶奶** ……连续的夜行军，鞋都穿烂了，满脚的泡，满脚的 裂纹儿。一到宿营地，先把泡挑破了，流出黄水儿来



**铁** **柱** 哎哟，那不疼?

**吴奶奶** 怎么不疼，疼了就唱歌， 一唱就忘了疼。(甜甜地笑 了)那天，月亮底下，柳树林子里，老林你对我许了

愿，……至今还没还呢!

众 人 什么愿?说说嘛，林书记! **吴奶奶** 让他说，让他说。

**老** **林** (笑着)我说，“英子姐，月光底下你真俊，歌儿也唱得 好。抗战胜利了，我一定娶你，跟你过一辈子。”(陷 入回忆，声音有些颤抖)可到了现在，这愿也没有还 上 ……

〔大家悄声议论。

吴奶奶 别说了，都过去了。我在南营子过了一辈子，与乡亲 们好哇。来，来，大伙儿吃月饼。瞧，连月亮都冲着 我们笑。

**黄倩雯** 奶奶，新强来不了啦，他要我替他问您好。

**吴奶奶** 闺女，我都知道。那个王先生都给我说了 ……他也 来了?

**王斯阳** (赶紧过去)奶奶，我在这儿，给您问好。

**吴奶奶** (抓住王斯阳的手，对黄倩雯)过去，我让你的婚姻不 顺心，今儿还你个称心女婿。这个人好哇……可我 说了不算，得你自个儿拿主意。他说，这南营子村的 最后一块地方，不能只当乡亲们最后躺下的地方。 这话对我的心思。

**黄倩雯** 奶奶，我跟您想的一样，咱们再不能躺在家乡的地

上，要站起来，从这儿起跑!我想在这儿办学校!

**吴奶奶** 说得是呢!这王先生连办学校的批件儿都办好了! **王斯阳** 林书记帮了很大的忙。

**老** **林** 办学校总比盖个酒店强得多。

**黄倩雯** 奶奶，我明白了，我的价值不是能挣钱，而是教育人。 我要当个好教师，在家乡、在您身边。

〔吴奶奶搂住黄倩雯，黄倩雯像孩子一样地蹲在吴奶 奶面前。

小菊(端过一盘香蕉)老奶奶，这是新强哥给您的。

**吴奶奶** 你哭了?别哭，不管有什么委屈的事，今天都不能 哭。你瞧丽华，就老是个笑，她不会哭!

**黄丽华** (流下眼泪)老奶奶，您偏心眼儿，您怎么就让别人掉 泪，不让我哭?我今儿偏要哭!把眼泪当笑声!

**吴奶奶** 这丫头，就是嘴不饶人。(突然觉得眩晕)怎么了?

**黄倩雯** **老** **林**

小 菊

**吴奶奶**

护 士

**吴奶奶**

护 士

**医** **生** **吴奶奶**

众 人

**吴奶奶**

众 人 吴奶奶

我看不清了 …… 小菊，快叫医生。

哎。(跑下)

(喘着气)没事、没事的 ……

〔几个穿白大褂的医护人员跑上围在吴奶奶身边。 抬到屋里去吧?

(坚决地)不，我要在这儿看月亮! (问医生)王大夫?

(摸着吴奶奶的脉)先注射 ……

(声音有点衰弱)把我抬高点儿吧，让我看看月光。 (稍停)多清亮的月光啊!我知道我的眼睛花了，可 我比谁都看得清，看得远，因为我把眼睛留给了家 乡。就像那月亮，照着过去，也照着今天……只要你 们看见月亮，就看见了我的眼睛，那是我在看你们。 你们信吗?

信，吴奶奶，我们信!

(无声地笑了)我的声音也小了，可它会传得很远。 因为我把声音也留给了家乡，就像这风，这吹得老槐 树叶子哗哗响的风。将来不管你们在哪儿，是异国 他乡还是山南海北，只要有风在你们耳朵边呼呼地 响，那就是我在叫你们，叫你们回家乡，回到老槐树 下来!

是，吴奶奶!

(喃喃地)抬高点儿，把我抬高点儿。我要看月亮，看 月光底下的柳树林子，看河、看路……小林子!

老 林(赶紧走过去抓住吴奶奶的手)英子姐!

吴奶奶 (微弱的声音，仿佛从心底里发出来)现在就娶我吧! 我等了一辈子!(稍停)拉着我的手，就像那天，在月 光下，柳林子里，一起唱歌儿 ……

老 林 (呜咽着)英子姐!

众 人 (轻声地)奶奶!

〔庄严的音乐响起来。

〔皎洁的月光照耀着大地，圆圆的月亮仿佛是太阳挂 在老槐树的树梢。

〔 灯 渐 暗 。

**尾** **声**

〔辉煌的音乐，转为抒情优美的旋律。

〔月光下，槐树边立起吴奶奶的一尊塑像，周围是新 校 舍 。

〔黄倩雯正和王斯阳在月下漫步。

黄倩雯 ……明天就要开学了，这儿又要充满了孩子们的笑 声，读书声。想起这些个，我就浑身发热。看来，我 这辈子只适合做教师，公司的事只有拜托给你和云 光喽 ……

〔王斯阳不说话，伸出手来像试试有没有雨点。 **黄倩雯** 下雨了吗?

王斯阳 (微笑地摇摇头)没有，我觉得这月光好像也能用手 接住。(稍停)哦，我今天收到了丽华的电子邮件，你 想看吗?

**黄倩雯** 不用了，你背给我听听吧!我相信你已经记熟了。

**王斯阳** (笑着)只有两句话：“当我的爸爸、妈妈，是很累的，

因为我不让你们安生；当我的爸爸、妈妈，是很幸福 的，因为你们总要在路上走!”

**黄倩雯** 这丫头，还挺俏皮。

**王斯阳**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当她的爸爸。

黄倩雯 (有点羞涩，笑着)假如你能等，就等到第一个学期结 束的时候。咱们在这儿，在槐树下，在奶奶的铜像 前，举行婚礼。那时候，新强也该回来了!

**王斯阳** (望着黄倩雯，深情地)我能等，哪怕天荒地老!其 实，幸福在我们心里，不在乎有多么华丽的装饰。

黄倩雯 (也望着王斯阳，微笑着)我现在已没了钱，又成了一 个教师，可我有了不老的生命，就是这学校!就是 你!

**王斯阳** (凝望着黄倩雯)我们两个生命合在一起，就是一首 唱不完的歌，一缕永远清亮如水的月光!

〔两人彼此走近，伸手相握，在巨大的圆月的背景下， 显得那么动人，那么美。

〔抒情的音乐响着，响着。 〔 幕 落 。

**——剧终**

**火神与秋女**

苏 雷

苏雷，男，36岁，中国铁路文工团编剧。北京戏剧家协会 会 员 。

**人** **物** **表**

褚大华—三十五岁 王立刚——三十五岁 秋妹 — — 三十岁

女大学生——二十二岁

(秋妹和女大学生可由同一演员扮演)

(一)

〔这是座落在北京北城的一个小院。按照老北 京“东富西贵，南贫北贱，”的说法，这里打头解放好 几十年就是受穷人家的落脚之地。不过，如今住在 这儿的平民百姓家早已脱了那种“吃上顿愁下顿，糠 菜半年粮”的苦日子。十冬腊月，隔三差五合家聚桌 吃顿“涮锅子”那是常事，夏景伏天，啃根黄瓜，掰头 蒜，闹它两碗炸酱面，更是各家的常食。这里的住 户，过日子的钱，不缺。“挥霍”的钱没有。全都是些 实实在在的小人物。偶尔冒出个把车间主任、副食 店经理一类的头头脑脑，在这儿可就透着显鼻子显 眼了。可谁承想，就在不久前这里竟出了一个远近 闻名、不大不小的英雄人物，但他的那点子事被话匣 子里的“喇叭人”说的神乎其神，有滋有味，还被印成 了白纸黑字，在专说党事儿的报纸上占了老大一块 版面。一时间，这个四平八稳的小院被闻风而至的 记者和那些学英雄、想英雄还要亲眼看英雄的大姑 娘、小小子搅活得热热闹闹……不过幕启时，这股闹 腾劲儿已经消停下去了。

〔这是天高气爽，大秋时节的一个上午。

〔展现在舞台这块狭小天地上的是两间老式平

房。一间大一点儿的房间里摆了一大两小三张床， 这个家里的全部家当不是堆在床上就是塞在床下， 大衣柜、写字台、沙发，这些现代家庭中的常备件这 里是没有的。倒是保留了一张已经磨得乌黑发亮说 不出年头来的小炕桌和几个小板凳，自然，它们不派 用场时也是被塞在床下的，由于如此经济的布置，这 间屋子当中居然能腾出一小块空地。房间的左右各 有一门，右门的门通院内，左边的门上挂着一个门 帘，这是通向里间的门，虽然只是一帘之隔，门框上 却挂着一个杏黄色的醒目牌子：请勿打扰。

〔随着投光，我们看清了里面这间屋子；沿墙用 木板粘成各种格局的框架，上面摆着各种树雕。基 本上是两大类，一类是猫、熊、狗、兔、虎、豹、狼、猴之 类的动物， 一类是不同年代神态各异的在井下作业 的煤矿工人。屋角堆放着三四个树根，靠墙立着一 副木拐，屋的当中有一张大桌子，上面散乱地堆着树 根的艺术的半成品。其中有一件叫做“洗礼”的树雕 头像已基本完成了，这是一张年轻矿工的脸，这张稚 气未脱的娃娃脸上，煤黑痕迹斑斑点点 ……

〔褚大华正坐在一把轮椅上修理着树雕头像。 这个有着一双工匠般灵巧大手的残疾汉子对艺术有 着一种天然的感受，他长得浓眉大眼、鼻直口方、肩 宽背阔，这完美的上半截，使人更觉出命运的残酷

〔王立雄上，他穿着一条毛边的牛仔短裤，衬衣 按时兴的样子，扣子全部敞开，只是用两个衣角在腰 间打了一个结。他像貌平常，但是身材很好，尤其两

条健美的长腿使他显得充满活力。按照“熟人不拘 礼”的惯例，他推门而入，咋咋呼呼。

王立雄 褚大华，瘸哥们儿!活着呢吗?(说着随手把里屋门 上那块：“请勿打扰”的牌子“啪”地一声反扣过来，挑 帘而进)

**褚大华** (熟练地把轮椅转过来)王立雄，一听动静，就知道是 你小子来了。

**王立雄** 还在屋里挂了个请勿打扰的牌子，你这是想挡谁呀? **褚大华** 挡谁也挡不住你。

**王立雄** (端详着桌上的头像)这是拿我当模特吧? **褚大华** 你还怪有眼力的。

**王立雄** 这件大概没有那件值钱。 **褚大华** 哪件?

王立雄 就是那件，(比划着)一个瘦小枯干的老头，挤着一身 疙瘩肉。死命扒住一个大煤块，头往上挣着，背上还 压了一筐煤，叫什么来着?

**褚大华** “何时见晴天”。你把它弄哪儿去了?

**王立雄** 我给你卖了。在建国门立桥底下，我把它卖给一个 大老外了。

**褚大华** (有些吃惊)谁让你卖的?

**王立雄** 当然是钱，钱让我卖的。大老外还真认这忆苦思甜 的玩意儿，你猜卖多少钱?(顺势一屁股坐在桌子 上。)整整二百块。这我都觉得卖亏了，那个大老外 乐得一个劲儿谢我，看那劲头儿我如果不赶紧撤，她 恨不能扑上来和我亲热亲热，她把咱当成民间艺术 家了。说真的，要不是怕染上爱滋病，咱也开开洋

荤 。

**褚大华** 瞧你那点儿德行，还是个女的?

**王立雄** 那是，不过我拒绝了她，撒腿跑了。真是天下女人一 般傻 。

**褚大华** 你可真够呛，那是我的处女作品。

**王立雄** 得了，什么处男处女的，早晚还不都得处理了。你放 心，树根有的是，赶明儿我再给弄半车来，你现在的 手艺，有两天还不就弄一个?不过，我可不喜欢这 个，(拍拍桌上那个树雕头像)你怎么给我弄了个一 脸大煤渣子，还叫什么“洗礼”,你倒是给脸上也洗干 净点儿啊?

**褚大华** (无可奈何地)这个你不懂。

**王立雄** 对，不懂。我是缺乏点儿艺术细胞，可我经济头脑还 成，唉，咱们就弄它个大华工艺品公司，怎么样?我 王立雄给你当经理，就凭你现在的名气，我保证你是 钞票滚滚来 ……

**褚大华** 我知道你的经济头脑，那件树雕卖的钱呢?

**王立雄** 嘿，嘿嘿，那是我们哥儿几个打扫宿舍时拣的一件破 烂，你扔的，你还在乎这个?早让我们哥儿几个喝酒 了 。

**褚大华** (有些不高兴)我知道就是这么回事。(滑动轮椅到 外屋来，王立雄紧跟其后)

王立雄 说真的，大华，这还真是条出路。我先辞职干个体， 专门经销你的作品，等蹬出路子来，咱矿上的几个铁 哥儿们都一块辞职，肯定能扑腾出点儿名堂来!咱 们也闹个万元户当当，凭什么我们哥儿几个就该一 辈子挖煤。

**褚大华** 别扯蛋了。

**王立雄** 瘸哥儿们，你别阴阳怪气好不好?那二百块钱我还

你，你说我这主意行不行? **褚大华** 不行。

**王立雄** 为什么不行?

**褚大华** 因为，因为咱们谁也离不开煤矿。

**王立雄** 放你的臭狗屁!咱们?离不开?你的两条腿都扔给 矿上了，还离不开?当然，你现在是因公负伤啃上煤 矿了，可你还想让我们哥儿几个一辈子都死在井下? (越说越激动)我十八岁进矿，十七个年头了，咱浑身 上下汗毛孔里吃的煤灰都够老百姓家烧半年的了， 还离不开?三十大几的人了，混到现如今还在集体 宿合里囚着，连个老婆都找不着，不能离开?瘸子， 你这是存的什么心?

**褚大华** (并不激动，甚至想开开玩笑)黑心。就因为咱们的 青春、鲜血都留在煤矿了，所以我们心里离不开煤。

王立雄 别来这套浪了巴叽的说教了!你什么时候变成好人 物了?你不是那个跑出二十里地偷柿子被老乡追得 满山跑的哥儿们了?你忘了咱们一起跑到公社鱼塘 炸鱼，被人逮住罚了二十块钱才了事吗?你怎么和 哥儿们也摆起这套英雄谱了?是不是在小学校里给 小学生们做报告说顺了嘴?(一眼看见床上的报纸， 一把抄起来边走边翻)都是那个王八蛋记者吕晓刚 把你吹晕了吧，(念)“真正的男子汉——记身残志不 残自学成材的青年矿工褚大华”(快念)“身残志不 残，全凭意志坚，”像他妈绕口令一样……

**褚大华** (猛地滑向前，劈手夺过报纸)够了，别来劲儿了!呆

得不舒服，可以滚出去。

王立雄 (一愣，旋即)好、好，瘸子，这就是你对哥儿们说的 话，咱哥儿俩可是打穿开裆裤时就一起玩泥的发小， 你爹妈在世时都把我当儿子看，如今你说翻脸就翻 脸，好，我滚，真是他妈的瘸狠瞎毒啊!(边说边往外 走)

**褚大华** (吼)站住!

**王立雄** (顺坡下驴，回身坐在床上)我知道你也不敢就这么 让哥儿们走。

**褚大华** 你上哪儿去?

**王立雄** 出门找没人拦着的地方撞死去。几十年的铁哥儿们 都和我装蒜，还活个什么劲儿，给我找张纸来。

**褚大华** 干什么?

**王立雄** 我给你留份遗嘱啊，出去好找个气派点儿的冤大头 车撞死。“我死后一切的赔偿损失费均归我亲爱的 兄弟褚大华所有。”咱是那舍命不舍财的人，临死也 要为哥儿们抓一把，谁像你啊 ……

**褚大华** 蓄意自杀，弄不着赔偿费，还得罚款! **王立雄** 要能罚上你，我临死也算解解恨。

〔两人一齐大笑起来，刚才的紧张气氛一扫而净。

**王立雄** (忽然叹了一 口气，不再开玩笑)唉，好汉怕掉个啊。 **褚大华** 你怎么了?

**王立雄** 我琢磨着， 一年前那次溜车如果赶到我头上，我敢 说，我也会像你一样扑上去，我觉得这件事并不像报 纸上吹的那样了不起，谁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好几 个哥儿们被煤车撞死啊，可如果我也被轧断了两条 腿，我就只好死了。

**褚大华** (被触动)死?(这是个犯忌讳的话题)

王立雄 (索性把话说到底)对，像你曾经想做的那样。我没 有你那份天才，成不了艺术家，也无法建立起什么生 活的自信，三十多岁的人了，除了挖煤我不会第二门 手艺，说实话，我有时真恨不得去死，没人拦得住我， 如果 …… (发现大华情绪有些不对头)

褚大华 (自言自语)死，死了是轻松。不用再愁每天做饭、吃 饭，不用再怕阴天腿疼手麻，不用再整天价……想女 人，也不用再干任何不想干也得干的那些烂事，活 着，太难了……

王立雄 哥儿们，你别犯神经，我这人就是揭老底战斗队，说 话不看人后脑勺，揭人揭短，打人打脸，哪壶不开提 哪壶，你要是拣住我哪句话茬使劲儿，你可是自找



〔褚大华这时已气得脸色铁青，猛地将轮椅滑进里

屋，不理他了。

**王立雄** 唉，你还真上火了，我正经事还没说呢，你瞧……(起

身追进里屋) 〔 灯 暗 。

(二)

〔一年前盛夏的一个晚上，热。灶台边，墙根下，蟋 蟀、蟑螂在叙叙叨叨地唱着情歌，远处断断续续传来 片片蛙声。

〔屋内三张床上分睡着褚大华、王立雄、吕晓刚，一个 红色的烟头时明时暗，上下左右游动着，划破了夜。 〔褚大华仰面躺在大床上，缠着纱布，僵硬的双腿用 被子高垫着。两侧小床上已传出均匀的鼾声，他支 直身子碾灭了手中的烟头。 一束投光打亮了他的 脸。这是一张布满痛苦和疲惫的脸。灯光渐渐散成 一片微光，屋里比先前亮了许多，可以看清和衣倒在 床上的王立雄，吕晓刚已经睡熟了。

〔屋当中的空地上摆着那张小炕桌，桌上的几块吃剩 的西瓜和一把西瓜刀，几张小板凳和一个盛西瓜皮 的脸盆散乱地放在地上。

〔褚大华从床上爬下来，他尽量想弄得轻一点儿，可 是那两条僵硬的伤腿妨碍了他，使他的动作显得很 笨重，他爬向了小炕桌，伸手抓过了那把西瓜刀。就 在这时他把地上的脸盆碰得咣当一声响，吕晓刚被 惊醒了，这是一个早已成家立业的男人，他曾是大华 的同学、同事，现在某报社当记者。

**吕晓刚** (虽已翻坐起来，但还有些迷迷糊糊)干什么? **褚大华** (把刀藏在身下)不干什么,你睡吧。

**吕晓刚** (看清了褚大华躺在地上，一下子清醒过来)大华，你 要干什么?

**褚大华** 我想上厕所，你甭管。

**吕晓刚** 你倒是说一声啊，我背你去。(说着发现大华气色有 些不对，意识到了什么)你手里抓的是什么?是刀! 上厕所要刀干什么?你给我。(扑上去)

〔褚大华不甘心束手缴械，紧握刀把扭动着，急得吕 晓刚一边夺刀，一边大叫：“狗熊!狗熊!快起来，出 事了!"王立雄一骨碌爬起来，啪地拧亮了灯，眼前的 景像使他犯了难……

**王立雄** 这话是怎么说的呢?都是亲哥儿们，你让我帮谁呀? **吕晓刚** (已有些大喘气)傻帽儿，还不快把他刀夺下来!

王立雄 哟!(不敢再怠慢，一脚把刀从大华手中踢飞了，走 过去把刀拣起来)你对我说话客气点儿，臭知识分 子!

**吕晓刚** (根本顾不得和王立雄理论，弯腰抱住大华)别废话 了，搭把手，把大华弄上床。

王立雄 (赶紧上前帮助把褚大华抬上床，嘴里却依然不服 气)人家都说知识分子说话文謅诌的，你可好，大学 也上了，现在又当上了大记者，可还是脱不了早先在 井下挖煤的那块坯子，连点儿文明礼貌话都不会说， 谁是傻帽?你这不是看不起工人阶级吗?典型的忘 本思想……

**吕晓刚** 你少罗唆点儿行不行?

**王立雄** 行。你别瞪眼，咱们在一起几十年了，我爹都不敢像 你这么老叱打我，我这是怕你什么呀?

**吕晓刚** (不理睬他，转向紧闭两眼的褚大华)大华，你怎么 了?你要刀干什么?你在想什么呢?

**王立雄** 华哥儿们，有什么解不开的地方你说出来，我替你揍

吕晓刚，我可不怕得罪大记者。 **褚大华** (用两手捂住脸，不吭气) ……

**吕晓刚** (探过身去，轻声地)大华，你想什么? **褚大华** (忽然发声了，声音竟异常平静)想死。

〔尽管这是一个预料到的答案，吕晓刚和王立雄还是 被这句话所预示的内容惊住了。气氛有些紧张起 来，就连平时玩世不恭惯了说笑成癖的王立雄也僵 住了脸，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半晌……

**吕晓刚** (一字一顿地)你不能死。 **王立雄** 是不能死。

**褚大华** 为什么不能?你们为什么要拦住我，我受够了!整 整疼了八十天了，这么多天我没有睡过一个踏实觉， 我无法安生一会儿，而这一切，才仅仅是个开头。

王立雄 (一反过去的说笑口吻，严肃地)华哥儿们，你可不能 想不开，你得挺住。你现在是咱全矿的英雄，你的事 迹报纸上广播里都念叨过，你可不能胡思乱想。

**吕晓刚** 大华，你问我们为什么拦你，我和你说一句实在话， 因为你是我们的哥儿们。因为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 几十年的朋友，也因为我们喜欢你，离不开你，所以 不能让你干那种蠢事。而不在乎你是不是英雄。

**褚大华** (显然被打动，但仍然绝望地)挺着，熬着，熬到头也 是个残废，一个人没了两条腿，整天混吃等死，活着

有什么劲儿!

吕晓刚“伟人之所以伟大，关键在于：当他和别人共处逆境 时，别人失去理智，他则下决心实现自己的目标。”还 记得这些话吗?八年前，我第一次考大学，榜上无 名，我整天垂头丧气沮丧极了，在井下挖煤时，是你

告诉我的这些话，你忘了吗? **褚大华** 忘了。我不是伟人。

**吕晓刚** 我也不是。可我照这些话做了，我达到了目标。 **褚大华** 可你让我做什么?我还能做什么!

**王立雄** 华兄，你放心，什么也不用你做，我们哥儿几个养活 你!

**吕晓刚** 少起哄，根本不是这个问题，这些事你不懂。

**王立雄** 我怎么不懂?大华的腿是为救我们哥儿几个丢的， 我们理应养活他。

吕晓刚 真是。人说前门楼子，你说西山猴子。这根本不是 一码事，你趁早一边打呼噜去吧。(转对大华)大华， 你能做的事很多，你可以把你喜欢的绘画、雕刻都拣 起来，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咱们的美术老师就说你 这方面有天才，我们家老头子现在用的还是你给他 用树根雕的烟斗呢，事情只要干起来，有了目标，生 活就会有意思了。不过现在你只能干一件事：好好 养伤 。

**王立雄** 这世界太不公平了，我们华哥儿们这么好，这么有本 事的人，偏偏命运这么倒霉。

吕晓刚 这世界上的事物本来就是不公平的，这是正常现象。 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河泥，你说不公平? 可这是生物界的自然规律。你如果强求一切都公平

合理，那么所有生物连一天都不能生存了，整个世界 也就不存在了。鸡吃虫子，你吃鸡，这公平吗?可这 是事实。各有各的活法，这就是生活，这就是整个世 界，不要像个老娘们儿似地整天抱怨命。

**王立雄** 你小子是吃钉子打嗝吃出味来了，怎么着?怎么我

说什么话，你都专跟我过不去，你想干什么?

吕晓刚 我想给你开开窍，因为咱们是一起挖过十年煤的铁 哥儿们，因为我不忍心看着你被上班、下班、吃饭、睡 觉、喝酒撒尿这样单调生活磨得除了耍贫嘴说脏话 一无所知，所以……

**王立雄** 所以，总有一天我会把你的臭嘴揍扁。

**褚大华** (终于被这两个人搅得从自己苦闷、绝望的小世界中 脱出来)你们这两个冤家，碰到一起，打不完的嘴仗。

**王立雄**

(同时)哟，哥儿们，你可缓过劲儿来了!

**吕晓刚**

**褚大华** 缓过来了。 **吕晓刚** 那以后呢? **褚大华** 活 着 。

**吕晓刚** 干点事儿? **褚大华** 干点事儿。

**吕** **晓** **刚** 这就对了，哥儿们。你会开辟出另一个世界的。

**王立雄** 大华，往后的事，动嘴的你找小吕，动腿的你找我，咱 哥儿们没得说。不过现在(打了一个呵欠)咱是不是

先睡会儿? 〔 灯 暗 。

**(三)**

〔舞台复明时褚大华和王立雄在里屋对坐抽烟。

王立雄 瘸哥儿们，你别真的和我置气啊，你还不了解我?我 就是这么个毛病，说话乐意动个感情嘛的，常说走了 嘴，得罪人，这么些年了，你肚量也该练宽敞了。

**褚大华** 你也就是老和我抖机灵，见着吕晓刚就没词了，真是 一物降一物。

**王立雄** 甭提那小子，他是天桥的把式——职业练嘴的，谁比 得了他?我跟你说点儿正经的。

**褚大华** 你早该说点儿正经的了，咱矿上怎么样了? **王立雄** 咱实行合同制了。

**褚大华** 怎么个合同法?你细说说。

王立雄 简单说吧，就是所有的铁饭碗都换成了救济盆，您要 是年轻力壮手脚勤快眼神顺溜儿，那您顿顿招乎干 的。您要是嘴勤手懒身子骨弱点儿，再加上眼神不 济，看不出领导今儿是长脸还是圆乎脸，那么,对不 起，大锅汤你也别喝了，按广东人的说法，您被炒鱿 鱼了，请您卷铺盖走人，合同的没有，钞票的不给，饿 肚子的干活。

**褚大华** 什么事到你嘴里，都得抹上一层黑。

**王立雄** 谁叫咱是挖煤的呢?

**褚大华** 那怎么像你这道号的嘎犊子还没饿肚子?

**王立雄** 我能餓肚子?像咱这样吃饱了饭一赌气，两小时干 的活够别人呼哧带喘的干三天的。这么好的劳动 力，这么丰富的剩余价值，就是资本家也舍不得把咱 开了呀?不过，我自已不准备干了。

**褚大华** 你想干什么?

**王立雄** 和你说实话吧，我准备和老赵头一起去承包一个小 煤窑，自己干。老赵头算过账，我们爷俩就是悠着点

儿干，一年弄它个几万不成问题，要是再努上点儿命 练，不出三年，我就可以回家坐吃，什么享福干什么 了 。

**褚大华** 老赵头的主意?

**王立雄** 当然是我自己拿主意，他不过是临退休给我提个醒。 **褚大华** 老赵头不是还不到五十岁吗?怎么就退休?

**王立雄** 这你就不懂了吧，咱煤矿现如今就和当兵的一样，不 养老不养小，外带不养伤病员，太嫩了干不了，太老 了干不动，所以……

**褚大华** 老赵可是既不算老也不算小，而且据我所知他身体 也没什么毛病。

**王立雄** 所以才要退休啊，真等您到了老眉卡吃眼，病得动不

了地方的时候，也就没大闹腾，只有在家大喘气的份 了 。

**褚大华** 你要闹腾什么?

**王立雄** 明摆着的事，个人发家致富。咱这是前半辈子创造 社会财富，后半辈子创造个人财富，集体个人两不耽 误 。

**褚大华** 既然你都想这么透彻了，还找我商量个什么劲儿，趁 早跟老赵头发财去不得了?

王立雄 我这是拿你当亲哥儿们，有事乐意找你讨个主意，你 不总说我是机灵脑瓜糊涂人吗，所以咱请你这明白 人给掂量掂量。

褚大华 (笑了)你这么说，我就帮你分析分析。个人承包小 煤窑发财致富的事，在矿上传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跑到矿上挖人找帮手的主儿，我在矿上时就见过，不 是什么新鲜事儿。

**王立雄** 这话不假。

**褚大华** 可为什么没有几个人去呢?

**王立雄** 死心眼儿，傻帽儿。

**褚大华** 我看你才是死心眼的傻帽儿，眼睛里就看见发财，人 家个个都比你明白。

**王立雄** 明白什么?

**褚大华** 小煤窑的工作条件能和咱矿上比吗?

**王立雄** 当然不能，所以人家挣的是玩命钱。

**褚大华** 玩命也挣不了大钱，决不会像你说的一年有几万进 项，还甭说上税和其它施工开销，煤值多少钱一斤你 还不知道?累死累活吃三年煤渣子，还别摊上个什 么意外事故，虽说这是个保不齐的事儿，就这样少说 也得折你十年的寿。就算你落下点钱，恐怕也不够 你扑腾医药费的。哪儿像你现在每天撑死也就干六 小时的活，见天有热水澡洗，矿上食堂的饭菜一般城 里馆子都赶不上，节假日照歇还拿钱，定期还可以疗 养，检查身体，碰上个三灾六病的，国家全包了。挣 的钱虽赶不上副总理，可一般的部长、副部长的还不

一定有你挣得多，这么好的差使扔了，去找那旧社会 的罪受，我看你真是天下第一大傻帽儿 ……

**王立雄** 瞧你说得那邪虎劲儿，本来我也没准心想去，矿上哪 儿都好，就是缺女人，不是说社会上大女过剩吗?怎 么咱们哥们里净是光棍，他妈的也不招点女子采煤

队，哪怕给咱送点犯错误的女人来，也比素着强啊! **褚大华** 我看你是色憋的，跑这儿撒癔症来了 ……

〔这时外屋门敲响了，褚大华麻俐地滑到外屋。 **褚大华** 请进。

〔吕晓刚和秋妹推门进来，秋妹显得有些拘束。这是 个农村女孩子，不过城乡差别正在这一拨涌入城市 找工作的农村姑娘身上明显消褪，她穿着一套流行 的运动时装，足蹬一双款式新颖的白色旅游鞋，如果 她不是仍留着两条大辫子和长着身强力壮的乡下姑 娘所特有的大红脸蛋儿，你真会以为这是个城里的 女孩子。

**吕晓刚** 大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秋妹。 **褚大华** (礼貌地)你好。

**秋** **妹** (点了一下头，没有吭气，脸更红了)

**吕晓刚** (指着大华对秋妹说)他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 两条腿因公致残了。他人心很好，不会亏待你，咱们 说好了，你每天中午前来半天，两顿饭，再帮他洗洗

衣服，每月四十元钱，行吧? 秋 妹 (点头，仍不开腔)

王立雄 (从里屋出来)大记者，也给咱介绍介绍这位秋妹吧。 吕晓刚 (笑了，成心活跃活跃气氛)我怎么能忘了你呢，一进 屋，我就闻出你的味儿来了。(对秋妹)知道什么叫

“四绿”吗?(秋妹很实在地摇了摇头)“西瓜皮、青草 地、王八盖子、邮电局。”你王哥哥姓的是王八盖子的 王，“有志者立长志，无志者长立志，”里面的立字加 上“雄性激素”的雄字，大号王立雄，西子口煤矿有名 的王老五。

**王立雄** 吕晓刚，你可真是屡教不改的本性，当着这么好看的

姑娘，见面就给哥儿们下绊?

吕晓刚 (向大华使了个眼色)开治和姑娘套近乎了，咱狗熊 这方面是有本事。(转向王立雄，笑嘻嘻地)谁跟你 见面了，我和大华的事你知道什么?今儿是搂草打 兔子漏出个你来，别乱套近乎了。

**王立雄** 我知道什么?天底下我王某不知道什么?(转对秋 妹，下面这段词要说得行云流水大气不喘一贯到底) 我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三教九流，无所不通，诸子 百家，无所不晓，通古博今，了中达外，竖穷三界，横 贯地球，草木昆虫，人物鸟兽，原始要终，穷无极有。 下笔成文，千言立就，出口成章，过目不忘，迎亲送 葬，样样在行，占星算卦，行行不拉。你说是天上飞 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草里蹦的，鸡鸣狗盗，猫哭 耗子笑，没有我学不了的。你说是，阳春白雪，下里 巴人，说学逗唱，品笛吹箫，生旦净末，魔术高跷，滑 冰游泳，台球体操，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叫化子小赤 佬，撒哈拉的流沙，太平洋的海啸，台风的后果，地震 的前兆，没有我不知道的 ……

〔大华和吕晓刚全被王立雄这套“经”逗乐了，连拘束 的秋妹也忍俊不禁了。

**褚大华** (笑着)这小子!

**吕晓刚** (笑着)这家伙，真不得了!

**王立雄** (凑到秋妹面前，和颜悦色地)姑娘，你觉得我们这些 人怎么样?

秋 妹 (活跃的气氛已冲跑了她的拘束，也有心开开玩笑， 一开腔露出一嘴南国味的普通话)你们样子好和气，

说起话来，好可怕。 〔众人哄堂。切光。

(四)

〔一星期后的一个上午。褚大华背对观众在修理着 手里的木雕，吕晓刚面朝观众坐在大华的对面，看得 出他情绪有些焦急。

**吕晓刚** 大华，我求你了，就去这一次，下回我再也不揽这差 使了。

**褚大华** 不去。

**吕晓刚** 你今天是怎么了?以前你不是也去过吗? **褚大华** 是去过，但以后不去了。

**吕晓刚** 为什么呢? **褚大华** 我难受。

**吕晓刚** 病了?

**褚大华** 没有。(放下手里的活)是这种讲演会让我难受，难 受的要命。

**吕晓刚** 你也有点儿言过其实了，这次是团市委点名让你去， 这对你也是一种荣誉。再说我们报社就接到许多青 年读者来信，大家都很关心你，非常想和你见见面， 谈谈心，你总不应该太冷淡了吧。

**褚大华** 你别瞎扯了，你为我想想，我这人本来就不擅于这大 会发言式的讲话，尤其是总要讲那段如何如何救人，

我如何如何，我讨厌这一套。你忘了上次和大学生 座谈，来了几个记者，你还说是你朋友，其中有一个 老缠着我问，你当时是怎么想的?把我问烦了，我 说，想个屁，事情赶到眼前了，本能冲上去就是了。 结果，第二天见报文章的题目成了：英雄的本能，他 瞎吹了一通，我倒霉了。文章里的我成了一个自吹 自擂要多讨厌有多讨厌的家伙。

**吕晓刚** 报道先进人物，一想到他的教育意义，就很难把握好 分寸，有点过头话，你也别介意。

**褚大华** 反正我不去了，你让我消消停停活着行不行?

**吕晓刚** 当然行。可这次求你还是去吧，我和头儿打了保票， 人都通知下去了，临时变卦，上千人晒在会场，这蜡 就坐大了，你就算救我一回，下次谁来找你，我替你 挡 驾 。

**褚大华** (苦笑)真没办法。

**吕晓刚** (知道他已同意，赶紧)得，别说了，哥们儿对不住你， 下不为例。秋妹在这儿还好吧?

褚大华 还行，她不太爱说话。街道刘大妈不是让你给我找 个岁数大点儿的人来帮忙吗?你怎么弄来个小姑 娘，别再传出什么闲话。

**吕晓刚** 哪儿那么多事，你又不是找妈，非要个岁数大的，年 轻姑娘看着都顺眼。

**褚大华** 可这也不是找对象，非得挑个顺眼的。

**吕晓刚** 你这不是成心别扭吗?唉——,也背不住可以找个 对 象 。

**褚大华** 别胡说，哪儿焊哪儿啊，我这辈子算灭了这打算了。 **吕晓刚** 你别太悲观了，我看秋妹不错，你要看着行，赶明我

给你提提。

**褚大华** 你别胡来，我可不打算坑人。

**吕晓刚** 这怎么是坑人?只要她乐意，这是件两全其美的好 事，矿上还可以给她解决城市户口，她也用不着一天 做三家的活了。

**褚大华** 她一天做三家的事儿?

**吕晓刚** 可不是，她们这些小姑娘都这么干，早上给一家买 菜、送孩子、洗衣服，中午下午在你这儿做，晚上还去 个体饭馆帮厨，十几个小保姆租一间农民房，干两年

挣够了钱就回家结婚。 **褚大华** 她们也够辛苦的。

**吕晓刚** 这年头除了吃官饭的，谁挣钱不辛苦?大华，咱们就 说定了，九点半我准时来接你，我还要先去办点儿 事。(拎起书包走了)

褚大华 (自言自语)找对象?咱矿上胳膊腿齐全的哥们儿有 多少都找不上对象，我?(低头看着自己的腿)唉



〔褚大华转动起轮椅，在屋子里转起圈来，看得出他 有些心烦，有些心神不定，他时缓时急，时儿前进，时 儿后退，有时又原地转个三百六十度，猛然停住…… 他滑到床边，弯腰从床上拽出个纸盒子，从中掏出一 个树雕的女孩头像，她的模样颇似秋妹……舞台上 灯光转暗，只有一束光投在褚大华身上和他手中的 树雕，灯光越来越微弱，褚大华的声音：“这是半年前 的事情了，我自己也说不好，为什么刻了这个头像， 而且还经常拿出来看，是思念?是怀恋?其实都不 是。只是寂寞和向往……吧。”

〔舞台中心区亮起一个光环，女大学生走进来。这是 个衣着时髦的女孩子。

**女大学生** 褚大华，你好。

**褚大华** (转过轮椅)你好，对不起，我好象不认识你。

女大学生 有点儿名气的人都习惯于这种事实：我不认识你， 你却认识我。对，我听过你的报告，也看过介绍你的 文章，我对你非常感兴趣，所以就来找你了。

褚大华 我这人很乏味，没什么值得你感兴趣的。

**女大学生** 别客气，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北大中文系的学生， 今年毕业。你放松一点儿，咱们随便谈谈。我叫金 玲，听说过吗?

**褚大华** 对不起，是朝鲜族吗?

**女大学生** 不，为什么要是朝鲜族?

**褚大华** 如果是金首相的侄女，倒有可能名闻遐迩 ……

**女大学生** (不高兴地)哼，你的玩笑一点也不幽默，我是青年 作家。

**褚大华** 请原谅，别不高兴，你不是说随便聊聊吗?你都写过 什么?

**女大学生** 我的处女作是《老校长的花手绢》,(见褚大华没反 应)我的代表作是《把你的男人借给我》。

**褚大华** 听名字够刺激，日后我一定拜读。

**女大学生** 你看了肯定够味，我的每篇小说都让文学评论家 大吃一惊。

**褚大华** 有这么大的威力?

女大学生 这是文章本身的震撼力，真实得让你吃惊，让你发 傻，让你陶醉，可又是绝对虚假的。不过我提醒你， 我从来不写通俗文学，我是纯文学作家。

**褚大华** (旁白)她是不是有点儿不正常? **女大学生** 能让我看看你的作品吗?

**褚大华** 我的作品是不会让人大吃一惊的。

**女大学生** 不一定。我看过《城市文学》上登的那些图片，我 很喜欢你的树雕。

**褚大华** (滑进里屋)如果你真想看，就请进吧。

〔灯光照亮了里屋墙上的一排排树雕，女大学生被这 神态各异、活灵活现的动物世界迷住了。

**女大学生** 噢，真是太棒了。就是这些树根做的吗?(指了指

堆在墙角角的树根) **褚大华** 是 。

**女大学生** 我真想拜你为师，也当个雕刻家，真是太神奇了。 **褚大华** 在艺术世界里，雕刻是一条最苦的路。

**女大学生** 你觉得苦吗?

褚大华 不。这是我的工作，我靠它支撑着活下去，它是我的 生命，如果有一天，我的大脑，我的双手不能工作了， 我的生命也就完结了。

**女大学生** 听说你工作起来，常常一天只吃一顿饭。真是废 寝忘食。

**褚大华** 说实话，是懒得做饭，所以把一天的饭并做一顿吃 了 。

**女大学生** 没人给你做饭吗?

**褚大华** 街道的大娘们倒是经常来照顾我，我不忍心总麻烦 别人。

**女大学生** 把你的故事告诉我，我每天来给你做饭。 **褚大华** 我这人没什么好听的故事，不敢麻烦你。

**女大学生** 告诉你个秘密吧，我是代表我们宿舍的全体女生

来看你的，我们想帮助你。我们可以轮流来照顾你。 **褚大华** 非常感谢你们想做点儿好人好事的愿望，我现在生

活的很好，不需要任何帮助。 **女大学生** 如果我们一定要来呢?

褚大华 那我只好求助派出所的民警同志来一起抗干扰了。 **女大学生** 你这人真怪，送上门来的革命友谊都不要!

**褚大华** (被她的态度逗笑了)你这人也真怪，一个上门输送 友谊的人。

**女大学生** 褚大华同志，请严肃点儿，我不是上门来换鸡蛋 的，我是来采访你的。

**褚大华** (这个女孩子已经越来越引起他的兴趣)好吧，作家 同志请你开始采访吧。

**女大学生** 我想问你几个问题，请你如实回答我，我最怕人骗 我。

**褚大华** 请吧，我从来都是说实话的。

**女大学生** 你救人时真的没有一点点儿害怕吗? **褚大华** 没有，也来不及害怕。

女大学生 是什么力量让你冲上去的?是友谊?据说被救的 都是你的好朋友。还是你天生就是黄继光、董存瑞 的料，见枪眼就堵，见碉堡就炸?

褚大华 换了别人我也会这么干的，而且我的朋友们处在我 的位置上也都会这样做。这是一个男人的本能反 应。

女大学生 男人这个词太笼统，有的男人的本能反应就是害 怕，就是保全自己，你这样的男子汉才会做出这种英

勇举动。 - - **褚大华** 谢谢你的夸奖。

女大学生 你做事都是靠本能吗? 褚大华 也许是的。

女大学生 不靠觉悟靠本能，从马克思主义转到弗洛依德，现

代工人阶级的演变。 褚大华 胡说八道。

女大学生 听说男人们凑到一起总爱胡说八道。而且议论最

多的是女人，是这样吗? 褚大华 也许是吧。

女大学生 你们都议论女人什么呢?什么样的女人你们最喜

欢议论? 褚大华 无可奉告。

女大学生 瞧!你开始打官腔了!诚实的人，请你不要使用 这种外交辞令，告诉我一点儿男人的秘密吧，你不知 道这对于我的小说有多么重要!

褚大华 好了，好了，小姑娘，别在这儿起哄了，回家写你的小 说去吧。

女大学生 我写不了，我这人的创作态度是严肃的，你别想让 我半途而废。

褚大华 那你还想干什么呢?

女大学生 我想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褚大华 真没办法。

女大学生 你孤独的时候想女人吗?

褚大华 想。而且不孤独时也想，行了吧，你还想知道什么? 女大学生 想女人什么?这里面可是有具体内容的。

褚大华 (忍不住有点动气)想她们的一切!懂吗?他妈的!

女大学生 噢!你真够味儿!我喜欢你，虽然粗野了点儿，可 你真是个人物。

**褚大华** 你也真是个人物。

〔 灯 暗 。

〔灯光再度复明时，女大学生不见了，褚大华带着那

种沉思中的微笑依然坐在“老地方”。 〔吕晓刚上。

**吕晓刚** 大华，你一人在这儿傻笑什么?

**褚大华** (连忙掩饰)没什么,我走了会儿神。 **吕晓刚** 大白天做梦，十有八九是娶媳妇。

**褚大华** 去你的吧。

〔这时外屋门推开了，秋妹走进来，她手里拎着一网

兜菜，脸红扑扑的，看得出她走的很急。 秋 妹 (把菜轻轻地放在门口)大华哥，我来了。 **褚大华** (滑到外屋)噢，你今天怎么来的早?

秋 妹 我今天想给你打扫打扫屋子，洗洗衣服。

**吕晓刚** (也随大华从里屋出来了，一眼看见门口的菜)哟，有 菜，有肉，是吃饺子吗?

**秋** **妹** 是。吕大哥也在这儿吃吧。

**吕晓刚** 不行。南方人包的饺子我可领教过，煮出来就成片 汤了。

秋 妹 吕大哥小看人，我在饭馆帮厨两年了，天天包饺子。

**吕晓刚** 那是我说错了。想不到你还有这一手，比我家帮忙 的那个小莉强多了。

秋 妹 北方的面食我全会做，小莉帮的人家都是带孩子，很 少做饭，所以不会。

吕晓刚 那你们是各有所长，又是我说错了，想夸你，都没夸 对地方。(秋妹笑了，他转头对大华)我看秋妹挺爱 说话的，不属于沉默寡言型的姑娘。

**褚大华** 她和别人话挺多，不知为什么,和我没什么话。 秋 妹 ；大华哥要干事情，我怕打搅，不好总讲话的。

**褚大华** 别人也有事情干，我看你话并不闲着嘛。

秋 妹 别人的事不如大华哥的重要，所以不怕说话。 **褚大华** 你怎么知道什么重要?

**秋** **妹** 因为大华哥是英雄。 **褚大华** 谁和你说的?

**秋** **妹** 大家都这么说，还说大华哥是艺术家，他工作的时 候，不让我打扰，你做的那些东西真了不起，我最喜

欢那些动物，可就是大华哥总不休息…… 〔王立雄像往常一样，一头钻进来。

**王立雄** 禁止当面吹捧，才几天就开始三忠于四无限了，这种 不良习惯是比脚气更坏的阶级敌人。

**秋** **妹** (这种浑不吝的玩笑使她又窘又气)你，你好讨厌。

**王立雄** (仍然嘻皮笑脸)得，您圣明，难怪姑娘都不喜欢我， 您算给我解了题了。

**吕晓刚** 去，去，去，别跟谁都这么没深没浅的，不是人人都能 接受你这一套。

王立雄 得，您吉祥，我给您请安了，(猫腰施礼)我怎么没看 见吕爷在这儿呢，得，我有眼无珠，我有眼不识金香 玉，吕爷还活着呢。

**吕晓刚** 别废话了，我看你一辈子也改不了耍贫嘴的习惯，大 华我们该走了。

**王立雄** 这是怎么话说的呢，我一来你们就走，您给我腾地 方，这多不好意思的事啊。

**吕晓刚** (不理王立雄)大华：咱们走吧。

**褚大华** (看着秋妹，似有什么话要说，但还是咽回去了。滑



进里屋，很快又转出来，拿了一个手提小包)走吧。 **王立雄** (不再开玩笑)你们干什么去?

**吕晓刚** 我和大华去开报告会，你要是有兴趣，就一块去听

听 。

王立雄 报告会?那我可不去。要是舞会什么的，还可以考 虑。我现在是听点儿革命词就牙疼，再加上我最近 肠胃不好，常放个屁什么的，挺严肃个事，再让我搅 合了，多对不住。您二位开路吧。

**褚大华** (忽然掉转车头，坚决的)我不去了。

**吕晓刚** 唉哟，我的活祖宗，好容易说通了的事，你可别再变 卦了。(推起褚大华的车，破门而出)

**秋** **妹** 回来吃午饭吗?

〔吕晓刚的声音：回来吃。

〔屋里静下来，秋妹把韭菜拿出来，开始摘菜。

王立雄 (在屋里有限的这块空间地带转来转去)和一个讨厌 自己的姑娘单独在一起，大概不会是轻松的事。(从 床下抽出一个小板凳，递给秋妹，有些巴结地)秋妹， 你坐吧。

**秋** **妹** (冷淡地)我不想坐。

**王立雄** (根本不理会她的态度)那我坐了。我帮你摘韭菜

吧?

**秋** **妹** 不用。

**王立雄** (抓过一把韭菜摘起来)不用客气。 〔片刻静场，两人都默默地摘菜。

**王立雄** (耐不住寂寞)我不是坏人，你不用怕。 **秋** **妹** 坏人我也不怕。

**王立雄** 好坚强的妹子，在你面前阎王爷都得变成菩萨。

秋 妹 王大哥真会说笑话。

**王立雄** 是啊，除了说笑，你王大哥在这几位哥哥里是最没本 事的了。

秋 妹 不能这么说，人都有长处。

**王立雄** 哟，秋妹子还懂辩证法，这话我听了真长志气。

秋 妹 (笑了，和这种自来熟的男人谈话很难感到拘束)王 大哥也在矿上做事?

**王立雄** 是，在矿上挖煤，累死人的活。 **秋** **妹** 矿上挣钱很多吧?

**王立雄** 是不算少，可钱多有什么用?混到这把岁数，连个媳

妇都娶不上。 **秋** **妹** 你不算老。

**王立雄** 还有希望?

**秋** **妹** 当然有希望。以后我帮王大哥介绍一个。

**王立雄** 这话当真?秋妹子，王大哥可不开玩笑，你欠我一个 媳妇了。

秋 妹 就怕王大哥嫌弃乡下姑娘。

**王立雄** 我就喜欢乡下姑娘。乡下姑娘实实在在，人又勤快， 除了钱上爱犯点小心眼，没一样不招人喜欢，咱说定 了，到时候娶不上媳妇，我可拿你当喜儿顶债，那时

你爹要学了杨白劳，你可别怪我…… 秋 妹 你说话好没正经，我不管你事了。

王立雄 唉哟，好秋妹，你可别生气，我这是开玩笑，我怎么能 拿自己当了地主黄世仁呢?

秋 妹 (不理他，起身拿了块抹布去里屋打扫卫生了)

王立雄 倒霉。又把人得罪了。我这人总是开玩笑得罪人， 可又总改不了。(冲里屋)秋妹，行，不理我了。生活

中难道人总得一本正经?朋友之间谈话如果也搞得 象政治学习发言似的，岂不全象个傻瓜?算了，咱还 是好好劳动改造吧。(低头摘韭菜)

秋 妹 (从里屋出来，手里捧着一个憨态可掬的树雕老熊) 王大哥，你看，这个狗熊多可爱。

王立雄 (自言自语)女人可真怪，你叫她，她不应，你不理她 了，又来找你了。狗熊?矿上的哥们都管我叫狗熊， 可惜没有一个姑娘说我可爱。(对秋妹)有啥看的， 这狗熊我认识它好多年了，能吃能睡，爱耍贫嘴，一 点儿都不可爱。废物一个。

秋 妹 胡说，你看它两手抱拳的样子多好玩啊。 王立雄 (独白)挺大老爷们儿是你随便好玩的。

秋 妹 大华哥手真巧。

王立雄 人都有点长处嘛。 秋 妹 王大哥不高兴了?

王立雄 不敢，不敢。你看韭菜都摘完了。

秋 妹 唉，太麻烦了，我来洗菜。(转身进里屋，放下手中东 西又出来了)

**王立雄** 秋妹，你说我这人有什么长处吗?

**秋** **妹** 不知道。

**王立雄** 你哪怕编出点儿长处，也会让我高兴高兴，人有时候 需要点儿虚伪。

秋 妹 人可能不知道自己的短处，但总该知道自己的长处。 王立雄 这话都有点儿哲学家味道了，秋妹你上过几年学? **秋** **妹** 初中念完了，回家种的地。

**王立雄** (很惊讶)初中毕业生出来当小保姆?不可思议，不 可思议。

秋 妹 (又不高兴了)我愿意。(转身出去洗菜了，院子里传 来哗哗地水声)

王立雄 咱还真没看不起人的意思，我才初中念了一年就赶 上文化革命不让念书了，可人家当个小保姆还是初 中毕业生，文化普及成这样，咱中国算是有救了。 (靠在门框上和院里的秋妹聊天)秋妹，我没半点儿 看不起你的意思，我只是觉得初中毕业了还出来做

保姆，可惜了。 **秋** **妹** 我愿意。

王立雄 当然，当然。有钱难买愿意嘛。其实我也愿意，只是 人家都不愿意雇大小伙子干这差使，要不咱俩做同

事多好，同一战壕的战友，互帮互爱什么的，多来劲 儿 。

秋 妹 (憋不住笑)讨厌。

王立雄 谈点儿美好理想都不成，那咱们拉点儿家常吧，你家 几口人?(见秋妹不睬他，外面传来秋妹在小厨房切 菜的声音)不感兴趣?这问题象调查户口。你想家 吗?这问题够亲切吧?你想家吗?

秋 妹 不想。(随着话音，端着一个盆子走进来，她在拌馅) **王立雄** 真够绝情的，连家都不想，我不信。

秋 妹 (被这问题深深刺激，眼泪不由自主地流出来了)就 是不想!

王立雄 (还在借题发挥)现代父母的悲剧，生儿育女有什么 用?不如计划绝育算了，又省钱又省力 …… (忽然发 现秋妹在哭，吓坏了)你怎么了?你哭什么?不想就 不想，我也不想家，王八蛋才想呢，(见秋妹索性哭起 来，不知撞上那条祸根了，也开始惊慌失措了)秋妹，

你别哭，我胡说八道什么了?我该死，你原谅我这一 次……

〔褚大华进来了，正好看见这一幕悲景。 **褚大华** 王立雄，你干什么!

**王立雄** (一下被问晕了)我干什么?没干什么。

**褚大华** (快速滑到秋妹跟前)秋妹，他对你怎么了? **秋** **妹** 没什么,是我不好。

**王立雄** (急)秋妹，这事可含糊不得，你说清楚了，我顶多说

错了点儿废话，可没别的什么事。 **秋** **妹** 是我不好，惹王大哥生气了。

**王立雄** 大华，你别误会。

**褚大华** 出什么事了? **王立雄** 没出什么事。

**褚大华** (已经有点儿耐不住性子了)没他妈出事，秋妹哭什 么 !

**王立雄** 哥哥你别发火，我这儿还奇怪呢。(转头对秋妹)秋 妹，你哭什么?

秋 妹 我……(不知说什么好，索性跑出屋外) 〔 灯 暗 。

(五)

〔当天下午。三个男人分坐在外屋床上，看得出吕晓 刚是刚刚赶来的，书包还挎在肩上。王立雄有些气 呼呼的。

王立雄 秋妹哭了一鼻子就走了，搅得大华和我呕了一肚子 气，好像是我骗他，还别说是咱哥们这么一场，就是 警察问我，我王某人也是敢作敢当。可没有的事，总 不能硬往自己头上扣屎盆啊!

**褚大华** 我不是怀疑你怎么样?我是想 ……

**吕晓刚** 你这家伙，有时候那满嘴脏话也能把人家小姑娘弄 哭了。

**王立雄** 你少往我身上撒灰，我一本正经问她想家不想?算 哪门子脏话?

**褚大华** 我是想，她家里可能有什么不好开口的伤心事，被你

触动了，所以哭了起来。

**王立雄** 我琢磨大概也是这么回事。 **吕晓刚** 狗熊，我冤枉你了。

**王立雄** 可不是。我要是嘴头子笨点儿，这冤假错案，还不就 叫你们弄上了。看你们俩那副大义灭亲的样子，就 差把我扭送公安局了。找谁平反去呢?实话说吧，

咱是那色大胆小的人，这么好的姑娘，动手动脚?想 想我都吓死了。

褚大华 秋妹家里如果真有什么困难事，我想咱们是不是应 该帮她一把，虽然接触没几天，我觉得这姑娘挺好， 要不，从下月开始，我每月多给她十五块钱。

吕晓刚 大华，你可别这样。这些小保姆就是人再好，也不能 一下子加这么多钱，只能一块两块地长，否则这些小 保 姆 … …

王立雄 去你的吧，一口一个小保姆，你还真有个使唤人的样 儿，我们没把秋妹当小保姆看，也用不着你这套小算 盘 。

**吕晓刚** 那你把秋妹当什么看?

**王立雄** (理直气壮地)当 ……当妹妹看。

**吕晓刚** 噢?我当然可以尊重你这点儿色迷迷的阶级感情 但我要告诉你，你妹妹的工作性质是做保姆工作， 对，这是事实。而我再告诉你一点常识：雇员和雇主 之间最简单也最干净的关系就是金钱关系。现在你 懂了吧?

**王立雄** 我不懂。

**褚大华** 晓刚，我也不懂。你把人际关系说得这么冷冰冰的， 我不理解。

吕晓刚 (站起身，把书包甩在床上)大华，生活就是这样。不 要把所有事物都涂上一屋热乎乎的感情色彩，通用 的阶级情感只是一种幻想。就拿用保姆这件事为 例，我孩子今年三岁，三年里我用过七个小保姆，不 是我挑剔难伺候，你问问所有用过保姆的人，你就会 长见识了。开始，咱也是感情为重，都是阶级兄妹

嘛，有好吃的，有时孩子不吃也得先紧着她吃，我们 下班，做饭、洗衣服、看孩子全自己来，咱心说，人家 累一天了，也该休息休息了。结果是费力不讨好，还 惯出毛病了，我们下班晚了点儿，她都不高兴，要是 今天累了，没帮她干活，好，她阴着个脸，够我们全家 紧张好几天的。得了，咱养不起小姐，请她开拔了。 后来我们又碰上一位神仙，这丫头来我们家半年长 了四十多斤肉，而我儿子半年里一斤没长还抽抽回 去半斤，我心说，这里八成有毛病，结果听邻居说，曾 经有一次看见她取完牛奶，先空口对嘴喝半瓶，然后 满世界找自来水龙头，难怪我媳妇天天骂牛奶公司， 就冲这一条，你敢留她吗?偷点儿嘴吃，这还算是小 毛病，再赶上偷东西的，三天两头闹减租减息长工钱 的，更热闹了。就这样咱还是运气好，没碰上披着保 姆外衣钻被窝搞敲诈的鬼事儿，狗熊，你当心点儿。

**王立雄** 我当心什么?反正你这套皇历我和秋妹对不上号。 **褚大华** 小保姆也不会都这样吧?

吕晓刚 当然。“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会有左、中、右”,怎么 会都这样?不过我告诉你，大华，少管那些不该管的 事。

**褚大华** 那是我自己的事。

**吕晓刚** 好、好，不爱听。我也认为秋妹是个好姑娘，不然我 也不会介绍她来，不过我还是说，不要对她太热心， 热心人添的麻烦比真正遇到的麻烦讨厌一千倍。我 走了。(说完，拿起书包，转身下)

**褚大华** 他变得这么世故。

**王立雄** 我们遇到人家有困难，总是容易冲动，也许是我们太

单纯了。

**褚大华** 我想这应该是人的本性。

〔秋妹上。本想打招呼，但犹豫了一下又静静地靠在 门边了。

**王立雄** 我们应该问问秋妹。

**褚大华** (看见秋妹了，眼睛望着她)有这个必要吗?

**王立雄** 怎么没必要?今天这是怎么了?说话都这么阴阳怪 气的。(意识到了褚大华的目光，转过头去)噢，秋 妹，你来了。

秋 妹 王大哥，大华哥，我惹你们不高兴了。 王立雄 不能这么说，是我让你不高兴了。

秋 妹 (泪水涌上来了)我给两位哥哥道歉，(鞠了一躬)我 走了。(推开门跑下)

**王立雄** 唉，秋妹 …… (跟着追了出去)

〔褚大华坐到轮椅上，滑动起来，当他面对观众停下 来时，舞台渐暗，一束光打在他身上。

褚大华 (像是在对全体观众谈心)秋妹心里肯定有什么伤心 事，我非常想知道。不光是因为好奇心和同情心，还 因为我喜欢她。(由于敢正视自己的心灵，而轻松了 些)秋妹和我在一起时，话很少，经常是我们俩都在 默默地做事，她很喜欢我做的树雕，每天都擦一遍， 其实我并不喜欢人家动我的作品，但我从未说过秋 妹。自从她来帮忙后，我工作起来更专心了，以前常 有的莫名其妙地烦燥情绪也消失了，心里比任何时 候都踏实。

〔这时，秋妹笑咪咪地从里屋走出来，她手里捧着一 只树雕小猴。

108·

秋 妹 大华哥，我真喜欢你做的这些东西，将来我走时能送 我一个小动物吗?

**褚大华** 可以。任你选一件。

**秋** **妹** 太好了，太谢谢你了。(高兴地转了一个圈，忽然)我 不要了。

**褚大华** 为什么?

**秋** **妹** 我想让大华哥教我手艺，我给大华哥当徒弟。 **褚大华** 那不行。

秋 妹 大华哥是不是怕手艺被徒弟偷走了，将来富了徒弟， 饿死师傅。

**褚大华** (“死”这个词让他忍不住皱起眉头)我不教徒弟。

秋 妹 (大华的样子，让她有点儿紧张，小心翼翼地)是大华 哥不喜欢我?

褚大华 秋妹你别误会，这活不是女孩子能玩的，你看(大华 伸出他的手，手上是一片老茧，手背、手指上还缠着 好几条胶布)

秋 妹 (走过来摸了摸大华的手)疼吗? 褚大华 我习惯了。

秋 妹 大华哥，我不怕苦。

**褚大华** 不怕苦也不行，这不是三五个月学的会的事。

秋 妹 大华哥教我学手艺，我可以一辈子伺候大华哥。 **褚大华** (有些惊讶)一辈子?

秋 妹 (自觉有些失口)大华哥只要不嫌弃我，不赶我走，我 愿意总在这里做事。

**褚大华** 这怎么可能，你将来还要嫁人，还要成家，怎么可能 总在外面帮人家。

秋 妹 大华哥不喜欢我，想赶我走。(随着话音，秋妹走回

里屋去了。下面的对话是两人一帘之隔面对观众进 行的)

**褚大华** 不，我喜欢。

**秋** **妹** 大华哥说喜欢我?

**褚大华** (深情地)是，秋妹，你是个可爱的姑娘。 秋 妹 (动情地)大华哥，我愿意一辈子伺候你。 **褚大华** 不，不，我不敢这么想。

**秋** **妹** 是大华哥嫌弃我?

**褚大华** 不，我是嫌弃我自己，我的腿，我不是一个完整的人

……我，我不能这样想，我配不上你。(他痛苦地低 下头，这时他常年盖在腿上的那块围巾悄悄地滑落 了，露出空了一截的裤管)

秋 妹 (从里屋扑过去跪在大华的轮椅前)大华哥，我不幸 福，我也不是一个完整的人。

**褚大华** (摸着秋妹的双手)别说了，我不想知道。

秋 妹 不，大华哥，我要告诉你好多事，我是……

〔王立雄的声音：瘸哥们，在家吗? 〔秋妹迅速站直身，切光。

〔一束光打在褚大华身上，他重又面向观众。

褚大华 (独白)我喜欢秋妹。可王立雄这家伙偏偏什么都要 插一杠子，我没法说他。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 友，对他说深了不是说浅了不成，他那张嘴你们也知 道，对谁都没遮没拦，真拿他没办法，就连他对人的 方式一般人也接受不了。

〔灯暗。舞台前区亮起来，王立雄正缠住秋妹，不让 她走。

秋 妹 王大哥，你让我走吧，我家里没什么事。

王立雄 鬼才信这种话呢，没什么事为什么一提你家里就哭 了一鼻子，我那两个哥们差点儿把个流氓的黑锅扣

我脑袋上，以为我怎么欺负你了呢。 秋 妹 我已经给王大哥道歉了。

王立雄 我不要你道什么歉，我想知道你家里究竞出了什么 事。

秋 妹 王大哥为什么要这样?

王立雄 为什么?是啊，为什么,因为我想帮助你，因为我

……(悄声自语)有点喜欢你吧。

秋 妹 我不需要帮助，也没法帮助。(又要走)

王立雄 (拦住她)你王大哥没有帮不了的事，你说吧。

秋 妹 (有些生气了)王大哥这样就没道理了，女孩子的事 不是什么都能告诉人家的。

王立雄 秋妹，你别生气，我给你讲个道理。(稍停)你看，就 因为你，我被朋友不明不白地冤枉一顿，要是心眼小 点儿，寻了短见也是背不住的事，所以你应该让我死 个明白，你说女孩子的事不好说，那你把我也当个女 孩子不就成了，就象你们小女孩说悄悄话，再不，你 把我当成你的亲哥哥，人世间能有多少吐不出口的 事呢?

**秋** **妹** (背转身去) ……

**王立雄** (秋妹这副难受样儿，使他忽然意识到了深浅，收起 了这套玩笑口吻，真诚地、发自内心地)秋妹，对不 起，我这人乱说笑惯了，你走吧，我不问你了。

〔静场，静的人都不愿打破这沉寂。

秋 妹 (缓缓地转过身来)王大哥，我和你说。

王立雄 (这样郑重地态度，让他有些受宠若惊)别，不好说就

别说了。

**秋** **妹** (好像没听见王立雄的话，似乎这个人都不存在了，

跟前只是一片记忆的海)我有个哥哥，他是个畜牲。 **王立雄** (一惊)这不是在拐弯骂我吧?

**秋** **妹** 我从小就很喜欢他，他对我感情也很好。 **王立雄** 那何必骂他是畜牲呢?

秋 妹 那件事发生在我十七岁的那年夏天。那个下午天很 热，家里人都去干活了，我在午睡，忽然被一双手摸 醒了，我睁开眼，是哥哥，他提出要和我睡觉……

**王立雄** 你们就睡了?

**秋** **妹** 睡了。(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王立雄** (长叹了一口气)一个乱伦的故事。后来怀孕了? **秋** **妹** 没有。

**王立雄** 然后你哥哥就三番五次总是提这种睡觉要求? **秋** **妹** 没有。

**王立雄** 也没有?这就怪了?

**秋** **妹** 后来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爸爸揍了哥哥一顿，全

家人都骂他是畜牲。 **王立雄** 这故事简单了点儿。

**秋** **妹** 哥哥从那件事以后就抬不起头了，他总想和我和好， 可我就是不理他。后来有一次放学，他又来学校门 口接我，我骂他，让他走，结果被教师听见了，他把我 叫到办公室，问我是怎么回事?

**王立雄** (焦急)你说了? **秋** **妹** 说了。

**王立雄** 你可真实在，这事可不好随便说。

**秋** **妹** 当时我不知道，第二天，公社派出所就来了两个警察

把哥哥抓走了。

王立雄 看来“家丑不可外扬”这句老话是沉痛教训的产物。 秋 妹 一个月后，我哥哥被判处了三年徒刑。爸妈急了，打

我，让我去改口……

**王立雄** 这也不对，怎么能打你。

秋 妹 我去撒谎了，可人家警察不信，法院不信，左邻右舍 也不信，我好悔……

**王立雄** 搁我也不信，这种散德性的事，那怕是假的，只要传 出来，人们也会信以为真的。

秋 妹 哥哥走时瞪了我一眼，那眼睛好可怕。妈哭得好凶， 好多天缓不过来，爹急了，说：儿子没了，也不要我这 个闺女了，他把我从家里打出来……我家四个姑娘， 就哥哥一个儿子，从小爹妈连学都舍不得让他上，没 想到落个这样下场，全家人都怪我，不许我进家门了



**王立雄** 所以你就出来做保姆。 **秋** **妹** 我没有家。

**王立雄** 秋妹，真对不起，都怪我说话没分寸，惹你伤心了，从 今以后，你就是我亲妹妹，我就是你……

〔舞台深处发出一声响，随着一束光我们看见褚大华 坐在轮椅上，目光炯炯地看着这两个人。

**王立雄** (有些吃惊，同时)大华?

**秋** **妹** (更加吃惊，同时)大华哥!

〔 灯 暗 。

**(六)**

〔这一天晚上七点多钟光景。在里间小屋的大桌子 上立着两瓶已启了盖的啤酒，桌子上原先那些物件 被划拉到一边，褚大华和王立雄两个汉子在就着花 生米喝啤酒。

**褚大华** 狗熊，我问你一件事。 **王立雄** 说吧。

**褚大华** 你喜欢秋妹吗?

**王立雄** 喜欢。

**褚大华** 我不相信。

**王立雄** 为什么不相信?

**褚大华** 因为我觉得换成另外一个女孩子，你也可能会说喜 欢。

**王立雄** 有这种可能，但现在遇到的是秋妹。

**褚大华** 我没猜错，你这人在感情问题上不太慎重。

**王立雄** 你这结论让我不舒服。我是实事求是，尤其是对朋 友。我不是什么高尚的人，但自信还是一个有责任 感的男人，对秋妹，我没什么轻浮念头，只要她愿意，

我可以娶她为妻。

**褚大华** (端着酒杯发愣) ……

**王立雄** (发现朋友的神态有些反常)好像我的话让你很不高 兴?对朋友，我这是掏心窝子的话。

**褚大华** 我不信。

**王立雄** 你不信什么?

**褚大华** 我不信秋妹跟你会幸福。

**王立雄** 你这叫他妈什么话，八字还没一撇的事，你就先咒 我，还算个朋友。我不懂你葫芦里究竟憋的什么药? 直截了当说出来吧，别在这儿“揣着明白，说糊涂。”

**褚大华** 我看你是“揣着糊涂，说明白。”你的这种一时发情是 不会持久的。

**王立雄** 你这样看我，真让我寒心。(停顿)大华，你平时待人

挺厚道，今天为什么总跟我过不去，够朋友，你把心 里话端出来。

**褚大华** (把酒杯在手里慢慢转着，眼睛盯着杯里的酒)我也 喜欢秋妹。(把酒喝了)

**王立雄** (问题点破了，反倒令人有些丧气)我感觉到了。要 不，你不会这么别扭。

[静场。听得见两个男人沉重的喘气声。 **褚大华** 给我 一 支烟。

〔王立雄把烟掏出来，扔到桌上，大华抽出一支，点着

了 。

褚大华 这话听起来有点儿争风吃醋的味道，也有点儿可笑。 但说心里话，自从秋妹来帮忙后，我讨厌你几乎每天 都泡在这儿，也讨厌你和秋妹的那种亲热劲儿 ……

王立雄 (脸红一阵儿，白一阵儿，终于吃不住劲儿了，站起身 来， 一字 一顿地)你他妈真是好样的，我走!

褚大华 (也爆发了，猛地拨转轮椅，挡在王立雄前面)站住!

你怎么连点人味都悟不出来，我这些念头是不光彩， 但就因为咱们是朋友，我才说给你听?

**王立雄** (看着大华激动的样子，忽然为自己沉不住气感到内

疚)那……你让我怎么办?

**褚大华** 我让你坐下，听我把话说完。 **王立雄** (重又坐下了)好，我听着呢。

**褚大华** 秋妹的遭遇我听见了，我很同情她，我认为她是个纯 洁的女孩子，我愿意尽我的力量帮助她，使她幸福。 你不要用这种目光看我，我知道你想说我是个残废 人，这样不公平。我可以告诉你，以前我有过这种机 会，还有大学生对我表示过爱慕，可是我拒绝了……

**王立雄** 是秋妹的不幸给了你勇气，使你觉得平等了，你当然 不愿意屈尊于什么大学生，而宁愿要一个不幸的乡 下丫头。这样保险，对吧?

**褚大华** (被戳到了疼处)难道就我没有爱的权利?

**王立雄** 这是人人都应该有的权利，所以你也用不着指责我 什么在感情问题上不太慎重。

褚大华 对不起，(停顿)那是我因为妒嫉胡说八道，我知道我 竞争不过你，在女孩子面前我没有你的勇敢，况且我 还是个……是个残废。(难过地把身子背了过去)可 我也需要爱情，我知道我这样很自私，所以我拼命克 制自己。对秋妹，我不敢有半点儿表示。(停顿)兄 弟!我难受啊，难受的要命!我……我愿意成全你 们，我……我不配……我……我是一个失去爱的权 利的人，我……我是一个残废人……

王立雄 (被朋友的真诚深深地打动，扑过去抱住大华)大华， 是我对不住你!我光顾想着我自己。从今后，我

……你别这样 ……

〔片刻地静场，空气似乎都凝住了。 〔吕晓刚风风火火地闯进来。

**吕晓刚** 你们哥俩这是搞什么同性恋?告诉你们一个特大新 闻!

**王立雄** (又恢复了他平日那副玩世不恭的劲头儿)是不是火

星上派下来几个特务，叫你们报社逮着了?

**吕晓刚** (根本不理睬他，对褚大华)秋妹这个人，你赶紧辞

退 。

**褚大华** 为什么?

**王立雄** (也认真起来)出什么事了? **吕晓刚** 她是个骗子!

**王立雄** 胡说!

**褚大华** 这不可能!

**吕晓刚** 我胡说?可我有胡说的证据。大华，人别太老实，这 年头，除了死人变活了不太可能以外，老实丫头骗骗

人的事是时有发生的。 **褚大华** 别卖关子了，你快说吧。

**吕晓刚** 今天下午，秋妹丈夫找到我家来了 …… **王立雄** (惊讶得下巴差点儿掉下来)秋妹丈夫?

**吕晓刚** 对，色鬼，秋妹有丈夫。死了这条心吧，少往跟前凑， 目前我们国家娶两个丈夫的现象还不普遍，请洁身 自好一点儿，狗熊同志。

**王立雄** (自言自语)她怎么没跟我说呀? **褚大华** 真看不出来。

**吕晓刚** 看不出来的事还多着呢，通过和秋妹丈夫两个多小 时的座谈，现在我已经对这位柴禾妞的来龙去脉了

如指掌。咱们这位秋天的妹子年方二十，是大忙季 节的产物，家里上有二老，下有三个妹妹，还有一个 哥哥 ……

**王立雄** 行了，不要说了，这段我们知道。说说她怎么有了丈 夫 吧 。

**吕晓刚** 你知道她哥哥 ……

**褚大华** 知道。你说说她丈夫怎么找来的吧。

吕晓刚 都知道。这倒是直奔主题，连铺垫一下都不让。(找 个凳子坐下了)秋妹是前年春天嫁的人，婆家离她们 村相隔三十里，在乡下十里如隔天，婆家不知道秋妹 家里的那些故事，对新媳妇满意极了，他们给了亲家 三千块钱彩礼，把秋妹娶了过来。她丈夫比她大二 十五、六岁，模样虽惨点儿，但人很老实，对秋妹也不 错。没承想，结婚头一个月，秋妹就跑了。他们找娘 家要人，娘家人也不知道秋妹的下落，她丈夫急得半 年里就把头发掉光了，成了秃顶。后来，好容易打听 出秋妹是跟人跑出来帮人家，两年里她丈夫跑来找 了她五、六趟，光车费花了好几百块，她就是不照面， 只给她丈夫搁下一句话，等挣够了钱，回去和他离婚



**王立雄**(松了一 口气)原来就这么回事啊，怎么能说秋妹是 骗子?

**吕晓刚** 说她是骗子确实有点儿耸人听闻，不过这种背景的

女孩子还是赶紧辞退了好，省得将来惹麻烦。 **褚大华** 我想我们应该帮助秋妹。

**王立雄** 我同意。帮助她离婚，我和她丈夫谈谈。 **吕晓刚** 你谈什么?

**王立雄** 让他同意离婚呗，秋妹不爱他。 **吕晓刚** 那人家问你是干什么的?

**王立雄** 我?第三者。(看了看大华)或者第四者吧，反正这

件事我准备插一腿，你说呢?大华。 **褚大华** 这件事我还没想好怎么帮助秋妹。

**吕晓刚** 我看你们别帮倒忙了，这位乡下丈夫人虽挺老实，但

真要被你们勾起了庄稼火，恐怕也不那么好对付。 **王立雄** 不用你操心了，你回家抱孩子去吧。

**吕晓刚** 我是准备回去了，太晚了我老婆该有意见了。狗熊， 说句心里话，我很佩服你的侠肝义胆，如果再去掉那 么强烈的目的性，你就更完美了。真的，别为个来路 不明的乡下丫头昏了头。

**王立雄** 吕晓刚，你把话说明白了，别这么拐弯抹角的，这件 事上，我有什么目的性?

**吕晓刚** 你是不是看上秋妹了，所以对她的事格外热心。

**王立雄** 就算是这么回事，有什么不好? **吕晓刚** 没什么不好。

王立雄 晓刚，咱哥俩玩笑归玩笑，该说正经的时候，我王立 雄从来不含糊，你不用隔着门缝看人，你认识我不是 一年两年了，你让大华说说，我什么时侯对人好，是 为了图点儿啥?

**吕晓刚** 用不着表白，这么多年了，我还不了解你?我是怕你 在感情问题上吃亏，所以……

**王立雄** 去你妈的吧，我这人感情上从来不怕吃亏，我的感情

有富裕，咱是那宁愿天下人负我…… **吕晓刚** 瞧，又来劲儿了，我走了。(起身就走)

**王立雄** 刚说热乎过来，就走了。我送送你，咱是那有感情的

人。(尾随吕晓刚下)

**褚大华** (面对观众)唉，你们看见了，从来就是这样，有这两

张嘴凑一块，我就只有当观众的份。(灯暗)

〔舞台前区亮起来，秋妹正在这里徘徊，看得出，她一 脸愁容。吕晓刚、王立雄上。

**吕晓刚** 你别来这套假招子了，你还真送我?

**王立雄** 当然，咱朋友一场，你总教导我，打哪儿说起，送送你

也是一片心意，我顺道上个厕所。 **吕晓刚** (笑了)敢情是尿憋的。

**王立雄** 这是个主要因素，(一眼看见秋妹)秋妹!你怎么在 这儿?

**秋** **妹** ( 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我?

**王立雄** 没关系。我们都知道了。你等着。(转身跑下场) **秋** **妹** (莫名其妙)他干什么去了?

**吕晓刚** 撒 尿 。 **秋** **妹** 撒尿?

*〔切光。*

(七)

〔夜深了，街上的闲人都已散尽。偶尔，从胡同里传 来下中班的骑车人路颠车铃响的动静，王立雄和秋 妹在秋夜里聊天，看样子他们已聊了好一会儿了。

**王立雄** 秋妹，咱们进屋吧。 **秋** **妹** 我不进去。

**王立雄** 你都到这儿了，为什么不进屋?

**秋** **妹** 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跑到这儿来了，我一听小莉说，我 丈夫找到吕大哥家了，就蒙了头。我不敢回我们姐 妹们租的那间小屋去，我知道他肯定会到那儿等我， 结果转来转去就转到这儿来了。

**王立雄** 你就那么怕你丈夫? **秋** **妹** 我不怕他。

**王立雄** 他会不会打你?抓你回去?

**秋** **妹** 他不打我，其实他对我还挺好。 **王立雄** 那你为什么怕见他?

**秋** **妹** 我怕管不住自己，会跟他回去。

**王立雄** 这么说你们还有感情? **秋** **妹** 没有。

**王立雄** 那怎么会管不住自己。

秋 妹 我见不得男人说软话。他第一次找到我，我就跟他 回去了。可回去后我又熬不住，最后还是跑出来了 …… 以后，他再找我，我就不见他，挺两天他也就回 去了。

**王立雄** 你这种游击战要打到什么时候?为什么不干脆离

婚?

**秋** **妹** 我是想离婚，可是现在不行。咱们走走吧，总在黑处 呆着，我害怕。

〔两人向胡同口走去。 **王立雄** 为什么现在不行?

秋 妹 因为我还欠他家的钱。

**王立雄**一彩礼是给你们家了，你又没拿到分文，凭什么要你挣 钱还他。

秋 妹 我也是父母养的嘛。

王立雄 好孝道。你父母对你如此绝情，你还替他们还钱



**秋** **妹** 我愿意。

**王立雄** 得，又是“我愿意”,我不说了。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秋** **妹** 什么?

**王立雄** 你还差多少赎身钱? **秋** **妹** 还差一些。

**王立雄** 差多少?我给你补上。 **秋** **妹** 我不要别人的钱。

**王立雄** 这种事上犯不着这么长志气。这样吧，我给你二千

块钱，你先把婚离了。

**秋** **妹** 王大哥为什么要这样?

**王立雄** 这你不明白吗?因为 … …

**秋** **妹** 因为我答应给王大哥介绍一个媳妇。 **王立雄** 啊，就算是这么回事吧。

**秋** **妹** 如果介绍不成呢?

**王立雄** 那也没关系，只要你先把婚离了就好办。 **秋** **妹** 我们乡里姑娘不敢找你这样的人。

**王立雄** 怎么都对我这印象?我怎么了?

**秋** **妹** 王大哥嘴里爱情话说的太轻巧，不把牢。

**王立雄** 你这就太逗了，你那位丈夫大概上炕娱乐完了，也不 会说半个爱字吧?这多把牢，可你为什么逃难似地 跑出来?

**秋** **妹** (这话让她又羞又气)你?!你嘴好脏哟!

**王立雄** 这你就错了，我话里没有半个脏字。是你逼得我举 个例子。

**秋** **妹** (转身急走)我不理你了!

**王立雄** (赶紧跑几步拉住秋妹)你还真打算在外面遛一夜 啊，我都困了。咱们回去吧，大华不会……

**秋** **妹** 王大哥回去睡吧，我自己在外面走走，街上有路灯， 我不怕。

**王立雄** 一个年轻轻的姑娘，大夜里自己走走，也不怕遇上流 氓。

秋 妹 (这问题让她犹豫了)我怕。

王立雄 怕就对了，听话，咱们回去吧。(拉起秋妹的手往回 去。)

**秋** **妹** 那我就坐在外屋台阶上，我不进屋。

**王立雄** 你瞧你这别扭劲儿，你坐在台阶上，摆出一副苦大仇 深的模样，不是成心给我们大华招闲话吗?你呀， 你，八十年代逃婚记都演了，还一脑门子旧皇历。

〔这时突然有几支手电筒光打在他们俩脸上，几个戴 红袖章的联防从黑暗中站出来。 一个粗声大气的声 音：“站住!干什么的?!”一阵嘈杂的脚步，另一个声 音：“我看这俩就不是好东西。”

秋 妹 (吓坏了，躲在王立雄身后，声音都有些哆嗦)王大 哥，咱跑不跑?

王立雄 怕什么?咱没做亏心事，跑什么!

*〔切光。*

( 八 )

〔第二天清晨，褚大华家。褚大华在抽烟，他情绪不 定，有些激动。王立雄毛毛草草一头闯进来。

**王立雄** 大华，你没睡?我捅漏子了! **褚大华** 你还回来干吗?

**王立雄** 我是早想回来，可是…… **褚大华** 可是警察不让你走。

**王立雄** 是这样。唉，你怎么知道的?

**褚大华** 半夜三点多钟，警察来拜访我了。

**王立雄** 真对不起。原来是核对无误才把我放了，秋妹呢? 她没回来?

**褚大华** 我怎么知道?你们搞的什么名堂?

**王立雄** (着急了)什么名堂也没搞，就让人家联防队给逮走 了。他们说是埋伏着抓什么在逃犯，可倒好，把我们 俩捂里面了。真是种瓜得豆，乱点鸳鸯谱，咱们赶紧

去找秋妹吧，她肯定吓坏了。 **褚大华** 街道刘大妈去了。

**王立雄** (放心了)她老人家去准管用，管片民警都把她当妈 看，这回行了，我先回趟矿上。

褚大华 (把烟掐了，转过身来)你不是倒休了三天吗?去矿

**上干什么?**

王立雄 好哥们，你不知道，派出所一早上和矿上保卫科挂通 电话，才放我出笼的。说实话，要不是警察都知道你 是这一带出了名的好人物，他们非把哥们挤兑惨了 不可，你想想，深更半夜，一个大老爷们领着一个乡 下丫头轧马路，多少粉故事都编出来了!咱就是有 八张嘴也说不清楚呀，矿上那帮小子不定怎么猜我 呢，我得赶紧回去验明正身，不然到下午，矿上非传 出我成了强奸犯不可，唾沫星子淹死人，我走了。 (从床上抓起个书包，迅速跑下)

〔褚大华滑到墙角，拿起个扫帚，轻轻地扫起地来，秋 妹上，她手里托了一叠油饼。

秋 妹 大华哥，我来吧，你吃早点。 **褚大华** (冷淡地)不用，我行。

**秋** **妹** (抓住了大华的轮椅)大华哥，我给你添麻烦了。

**褚大华** (看不了她这副可怜巴巴地样子，口气缓和下来)我 知道了，你没事吧?

秋 妹 (这时像个在大人面前诉苦的孩子，一肚子委屈)警 察问得好凶喲，我就是不说!他们说要把我关起来，

还说了好多好多难听的话…… **褚大华** 他们问你什么了?你不说?

**秋** **妹** 他们总问王大哥和我干什么了，我们都说些什么话? **褚大华** 那你和王立雄都干什么了；你们都说些什么话?

秋 妹 我们什么都没干，就是说了会儿话。 **褚大华** 都说什么了?

秋 妹 就说我丈夫找来的事，他帮我出主意。 **褚大华** 他帮你出什么主意了?

秋 妹 他让我马上办离婚。 褚大华 办完离婚怎么办?

秋 妹 (不解地)办完离婚怎么办?什么怎么办?

褚大华 (为自己这个问题有些不好意思，极力掩饰)他没说

点儿别的? 秋 妹 他说了 …… 褚大华 他说什么?

秋 妹 他想让我给他介绍个媳妇。

褚大华 (很意外)真的?他是这么说的?

秋 妹 真的。我说不行，城里人舌头太活，乡下姑娘会吃亏 的。

褚大华 (极力为朋友辩护)秋妹，你错了，王立雄不是那种 人，他心非常好，对人也很实在。我们是从小长大的 朋友，我了解他。你放心，给他介绍没错，而且矿上 还可以解决城市户口。

**秋** **妹** 他那张嘴太不把牢。

**褚大华** 他就是见不得那虚头巴脑的假招子，说话直来直去， 应该算是优点。

**秋** **妹** 他有时净胡说。

**褚大华** 你不了解矿工，他们说话随便惯了 ……

**秋** **妹** 你喜欢矿工吗?

**褚大华** 我?非常喜欢。我从十几岁就是矿工。我喜欢干有 成效的工作，我十六岁就下井挖煤，眼看自己开出的 一车车煤，心里那个痛快，就甭提了。抡开膀子干一 天，出一身臭汗，舒舒服服洗个澡，再弄上点好酒，一

喝一吃，那劲头，那日子，才是男爷们的活法! 秋 妹 可现在大华哥是艺术家。

**褚大华** 别听他们瞎吹，我根本就不是艺术家。咱从小就干 活，也没受过多少教育，艺术神经早磨粗了，不承认 这点不行。尤其现在净整些什么变形艺术，我就看 不懂。我宁愿去挖煤，而不愿在这儿鼓捣这些树根， 可惜我的腿 ……

**秋** **妹** 我喜欢大华哥的作品。

褚大华 一些搞美术的朋友说我的作品都太实了。做人实在 点是好事，作品太实了就缺乏他妈的审美空间，咱不 懂这狗屁理论。

秋 妹 (被逗笑了)你们几个人有时说起话来，好像，好像 的 。

褚大华 我们都是矿工嘛。你今天上午不是还要去另一家帮

忙吗?

秋 妹 我今天不去了。我在你这儿做完，下午我想去车站 买票，我想回家了，我已经两年没有看过爸爸妈妈 了 。

褚大华 你真的要回去?

秋 妹 真的要回去。昨天晚上在派出所里时，我就想好了。 我要回去把事情处理好了，变成一个完整的人，再来 找大华哥。

〔王立雄上。

**褚大华** 你这么快就回来了?

王立雄 我打了个电话回去，告诉矿上哥几个了，让他们给我 辟辟谣，算了。我去了趟银行，秋妹，这是我给你的 两千块钱，你收下吧。

秋 妹 (慌忙推辞)不行，这样不行，我说过不行的，我不要 别人的钱。

王立雄‘我这是真心想帮助你。 秋 妹 (坚决地)那也不行!

褚大华 你知道秋妹今天要走? 王立雄 (一愣神儿)今天?

**秋** **妹** 我想坐今天晚上的火车回家了。 **王立雄** 这么急?什么时候回来?

**秋** **妹** 我不想回来了。 〔 灯 暗 。

(九)

〔下午五点多钟，褚大华家那张小炕桌摆在当屋地 下，桌上摆满了菜，有一瓶白酒立在桌上，所剩不多 了。褚大华、王立雄、秋妹，围桌分坐在小板凳上，床 上有一个鼓鼓的手提袋，这是秋妹的行装。

**秋** **妹** 两位哥哥请多吃菜，别光喝酒。

**褚大华** 别客气，今天是为你送行，你多吃。 **王立雄** 秋妹，为什么说不想回来了?

**秋** **妹** 外面总不是自己的家。我这次回去，家里人不打我

赶我，我就不走了。 **王立雄** 为什么变化这么快?

**秋** **妹** 从昨天晚上起，我觉得我长大了，该回家了。世界上 没有受不了的事，我不愿总在外面飘了，我认命了。

**王立雄** 传统妇女的悲剧，认命?如果有人等你呢? **秋** **妹** 没有这样的人，我也不需要。

**王立雄** 有人需要，这样的人已经出现了。 秋 妹 王大哥喝多了。

**王立雄** 大华，你知道，这点儿酒，算个屁!我索性把话给你

挑了吧 …… **褚大华** 狗熊，别乱说。

**王立雄** 大华，你放心，我又没醉。秋妹，和你实说了吧，自从

你来后，我们哥俩都喜欢你，还为你闹过别扭…… **褚大华** 狗熊!

王立雄 你别打岔，(对秋妹)今天你要走，我把话端给你，我 们俩都喜欢你，也同情你的身世，唉，套句俗词吧，我 们俩同时爱上你了。多不幸的事啊!大华，咱哥俩 是“亲兄弟明算帐”,你比我大两个月零八天，秋妹要 跟你好，我没意见，从今后她就是我嫂子，你放心，夹 罗卜干的事我不会干。可她要和我好，她可就是你 弟妹了，我也不管你乐意不乐意，这事也不是没有可 能性，秋……(秋妹已赌气坐到床上去了)秋妹，俩大 活人任你挑 ……

褚大华 住口!狗熊，你太放肆了!

王立雄 (酒性发作，“啪”地一声把筷子拍在桌上，脸红脖子 粗地激动起来)这都是他妈的什么领导干部语言! 我说几句实话，就太放肆了!不是你说过想女人想 得要死?不是你为了秋妹跟我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 脸，充他妈的什么圣人啊!

**褚大华** 你怎么跟疯狗似地，说翻脸就翻脸。

秋 妹 (被刚才的气势吓得目瞪口呆，现在渐渐缓过来了) 大华哥是好人。

**王立雄** (发作一下后又重新控制住了自己，低着头)这我比

你清楚。(抬起头来)你倒是给个活话啊? 秋 妹 你们两个都是好人。

**王立雄** 这算什么淡话，如今是好人当道的世道，好人不是什

么新鲜事物，你坦白说吧，谁是你的意中人?

**秋** **妹** (索性不理他，任他撒疯) ……

**王立雄** 这年头，怎么要几句实话就这么难!

秋 妹 (站起身)王大哥别逼我了。(悄悄走到台前，独白) 人活在世界上怎么这么难?我真想飞到父母身边， 重新变成一个不懂事的小女孩，一切，一切都没有发 生过，一切，一切都重新开始。(回头看看两个低头 喝闷酒的男人)我喜欢大华哥，如果他要我，我愿意 伺候他一辈子。我也喜欢狗熊大哥，他对人像一团 野火……我喜欢这两个男人，我不喜欢我的男人! 做一个女人真难啊，我多想重新变成小女孩，我不想 长大，不想，不想，不想!父亲说我不是好女人，公公 婆婆说我是野女人，我多想做一个规规矩矩的好女 人，让大家都高兴!可我管不住自己的心，我没办法 让大家都高兴，我做不成好女人!我要躲开这儿，我

要重新做个小女孩。(泪水渐渐涌上了眼眶) 〔吕晓刚上。

**褚大华** 晓刚来了，来，一块喝一杯吧。

**吕晓刚** (向秋妹一抱拳)秋妹，我给你道对不起了。 **王立雄** 你个有家有室的人，也跟着起哪份哄?

**吕晓刚** (继续对秋妹说)你丈夫一会儿就来 ……

**王立雄** (紧张起来)你这是存的什么心? **褚大华** 你怎么把他勾这儿来了?

**吕晓刚** 大华，你不知道，我受不了了。这位庄稼汉子跟要债 的似地，整天缠住我不撒手，人家就提出要见一面， 保证不打不吵，你不答应，他就不走。还给我儿子买 了一斤巧克力，我上午去上班，他和小保姆两人逗着 孩子玩，楞让儿子吃了半斤多巧克力，结果闹得现在 都吃不下饭去，我这个腻!说什么?得，我把他领

来，秋妹，有什么事，你们当面锣对面鼓讲清楚，有我 们哥几个在，他不敢怎么样。

**褚大华** 他人呢?

**吕晓刚** 他坐车，我骑车，随后就到。

**王立雄** 秋妹，别紧张，有什么事，有我呢!

**秋** **妹** (神态沉重，没有一丝笑容)没关系，他不会怎样。反 正要回去，有个伴也好……

**褚大华** 秋妹，我们都想对你好，不想让你不高兴。 **王立雄** 秋妹，我知道你不会回来了。

**吕晓刚** 秋妹，你如果不愿见你丈夫，我去对他说……

〔这时门敲响了，矸、砰、砰的敲门声越来越大，越来 越急……三个男人像木雕一样僵住了，秋妹拎起手 提袋，缓缓地向门口走去。

秋 妹 别说了，是我打扰你们了……(快到门口时，转过身 来，对着三个男人，深深地鞠了一躬)对不起，给大家

添麻烦了。 〔 幕 落 。

**——全剧终——**

**困惑的新婚**



王 俭

王俭，男，31岁，空政话剧团编剧。主要作品有《明天》、 《角落里的火花》、《雪山恋》等，曾获上海第二届戏节一等奖， 全军第五届文艺汇演编剧奖。

困惑，比起麻木无疑是一大进步；然而距离醒悟，则还有 一段艰难的路 ……

——题记

人 物

晓 乐(企业家) 丁 一 (个体户) 石 头 ( 工 人 ) 大 江(军 人)

慧 儿 ( 女 教 师 ) 扬 子(女硕士) 倩倩(女护士) 甜 哥(女招待)

节目主持人

〔备注：人物表中，横向并列者之间，皆为配偶关系。 括号中所示，既标明每个主要人物的职业，又是某位 次要角色的代称。剧中全是青年人。

〔提示：时间为当代某个夜晚，集中而单一，是现在进 行式。地点是都市诸多角落，零散且组合，呈多维放

射状。场景拟虚实相间，变换自如；着意于氛围的营 造和情境的渲染。

**引** **子**

〔集体婚礼现场。

〔硕大的喜字凌空高悬，泼红吐艳；流金溢彩。 〔风度翩然的节目主持人上场。

主 持 人(向观众致意)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光临!明天， 将在这里举行盛大的集体婚礼(象在自语，又好似对 谁叹诉，颇为忧心忡忡，焦虑不安)要是有对新郎新 娘突然变卦，要退出这个婚礼，那我就得赶紧采取应 急措施，去补救!要不，明天的婚礼上真有个缺一少 二的，那可就麻烦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我得一对对的去核对， 一个也不能拉下。 〔主持人急匆匆地去了。

〔《婚礼进行曲》激荡起庄重的旋律。

**第** **一** **章**

1

〔慧儿的新房。

〔色调柔和，韵味高雅，氛围安适，只是此刻显得冷 清、寂寥。

〔慧儿刁然一身，坐立不安，心神不定。 〔“叮咚”,清亮的门铃声。

〔慧儿神经质似地冲到门口，却又大失所望。 〔来者是主持人。

**主持人** (彬彬有礼),慧儿老师，真不该来打搅您，可 … … 晓 乐厂长呢?他 … …

慧 儿 (触心地一颤，又掩饰着慌乱)噢，他 …… 没、没在。 有事跟我说吧。

**主持人** (客客气气)噢，就是为了集体婚礼的事，你们 … … 慧 儿 (抢白)我们，我们一切照旧。

主持人 (不放心地)嗯。因为晓乐是先进典型，新闻人物，婚 礼上得唱主角，要作重点突出的，还要代表新婚夫妇

发言呢，所以 …… 慧 儿 (打断)知道!

主持人 (强调)明天，你们无论如何得准时到场呀!

慧 儿 (不耐烦)知道了!再见!

**主持人** (知趣地告退)那就好!一言为定!婚礼上见! 〔他转身欲走，与一位来客撞了满怀。

〔来人风风火火，泼辣干练，是女硕士。 **女硕士** (扶稳眼镜)我找晓乐同志。

**主持人** 我不是!(指着慧儿)这是他的全权代表。 〔正欲关门的慧儿，只好止住。

**女硕士** (迎向慧儿，出示证件，开门见山)我是《当代青年报》

的记者，专程来采访晓乐的事迹。 慧 儿 (镇定地)很抱歉!他——外出了。 女硕士 什么时候能回来?

慧 儿 (干脆地)难说!您就别等了。

主持人(闻声折回)哎!这——(冲着慧儿)咳!您可得给个 实话呀!集体婚礼，到底能不能来?!

女硕士 (急切地)这篇文章等着发稿，我一下飞机就赶来了



**慧** **儿**(矜持地回道)他就是在，也不会接受你的来访。

**女硕士** (朗声笑道)有意回避?哈，他辞掉铁饭碗，最早租赁 快破产的工厂，难道还怕个小记者?那勇气呢?魄 力呢?

〔慧儿无言以对，不知所措。

〔进来一位粗犷的汉子，他是工人。 工 人 (低哑地)厂长还没回来?

慧 儿 (脸色阴沉地摇头)

工 人 (追问)那……对他的事，定性了没有? 慧 儿 (恳求)请你别再问了!

工 人 (放开嗓门)我是他手下的人，得知道呀!

**慧** **儿**(控制着情绪)可我不知道，不知道! **主持人** (敏感地打探)怎么,晓乐出事了?!

**女硕士** (连珠炮似地发问)属于什么性质?具体情况怎样?

他现在哪里?(迅速取出袖珍录音机) 慧 儿 (语气强硬)无可奉告!

工 人 (憋不住，直言相告)晓乐他——吃官司啦! **主持人** (惊诧不已)啊?!这 ……

**女硕士** (大为意外)喔?!究竟为什么?

工 人 (沮丧地)唉!谁也说不清，道不明， … … 自打晓乐冒 了尖，就总有人变着法整他。这下可好——栽惨了!

**主持人** (大惑不解)喷!正红得发紫呢，怎么说黑就黑了?

**女硕士** (老成世故)这并不奇怪。我得重新来写这位改革家 的沉浮!

慧 儿 (厉声告誡)不许你用笔去碰他!哼，不是捧他上天， 就是打他入地!他也是人哪，受得了吗?!(忍泪跌 坐)

主持人 (直犯愁)唉!这可怎么是好!集体婚礼，缺了你们， 那……

慧 兒(抬起脸反问)谁说不去了?我不是还在吗? **主持人** (诧然)什么?你——一个人 ……

**慧** **儿** (不容置疑地一点头)我难道还不能代表他吗?! 主持人 (慌了神)这……咳!不乱套啦?!您，还是别 … … **慧** **儿** (坚决地)这是我的自由。

**主持人** (发急)您……就顾全大局吧!千万别 一 个人去参加 集体婚礼!噢，冷静点嘛……

慧 儿(蹭地站起，冷冷地)办喜事得热闹!唔，谢谢你们登 门贺喜。(转身捧出喜糖，分发)来，请吃喜糖……吃

呀!吃吧!(双手和声音都在打颤)

〔那三位一时怔住，不知如何是好，谁也没接喜糖，空 气凝固了似的。

**女硕士** (有些尴尬，想说什么) ……

**慧** **儿** (断然关掉那袖珍式录音机)对不起，我要一个人安

静安静!

〔他们却并不动身，目光集中在慧儿身上。

工 人 (默然地从包里取出一只长毛绒动物玩具，郑重地搁 在醒目处，不无哀怨地)这产品，原本都要漂洋过海 去了，可如今，和咱一样，也没了出路……留个纪念

吧……

慧 儿 〔不忍目睹。

〔主持人和女硕士上前欲言。

**慧** **儿** (忍无可忍)请你们出去 …… (失去理智地火爆起来) 走!都给我走!

〔他们三人面面相觑，无可奈何地相继离去。

〔温馨的新房被一片凄凉笼罩，只有那长毛绒动物玩 具无忧无虑，煞是可爱。

〔远处飘来 一 曲缠绵的情歌，填补着寂寞的空间。

2

〔主持人心事重重地走着。

主持人 咳，这下可好，明天的婚礼上，得多一条爆炸性新闻 喽!唉，这年头，咋就跟小孩玩魔方似的， 一掰一个 样呀?人哪人!唔，我还是去盯着其他几对新郎新

娘，一个个落实，不能再有变动了!嗯，这就去找那 位个体户——丁一。

〔他匆匆去了。 〔丁一的新房。

〔布置华丽，陈设气派，现代味甚浓。

〔丁一满脸的春风得意，一身的新潮时装，帅气十足， 不乏精明和机灵，也难免粗俗和平庸。他正勤快麻 利地把满箱的书籍整理上书柜，象搁供品一样。忽 而，他翻见一只小皮箱，不由地好奇，弄开锁，从中取 出一本精制的缎面日记本，探个究竞，看着看着，刹 时勃然变色，怒火中烧，傻了眼，歪了脸。

〔“丁一!”随着喊声，扬子进屋。她其貌不扬，着装素 雅，显得老气；沉稳的眼神里流溢着才气，执拗的嘴 角上挂着傲气。她环顾四下，惊叹地打量着这一片 崭新的天地。

〔丁一迅速揣好日记本，背过身去，不予理睬。

扬 子 (赞叹)呵，这就是我们的天地!你真能干!(走过 去，抚着满柜的书)这就是我的全部嫁妆，你不嫌吧? 〔丁一闷头点着了烟。

扬 子 (情致颇好，未介意，对着镜子欣赏起自己)哎，我刚 从美容厅出来，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那么打扮自己 ……你看看，变样了吗?

〔丁一斜睨她一眼，非但没有好感，反倒添加了敌意。

扬 子 (自顾感叹)真是青春不美，老了后悔。要是能回到 少女时代，我也许会重新生活一遍的 ……

丁 一 (重重地吐了口烟，讥诮地挖苦)你不是已经在重新 生活了吗?

扬 子 少贫嘴!哎，你为我设计的结婚礼服呢?穿上试试!

丁一 (冷言戏弄)结婚?嫁给谁，你倒是拿定主意哟! 扬 子 (纳闷)开什么玩笑?

丁 一 玩笑?挺好玩，真可笑!哈 …… (他笑得比哭还难 听 )

扬 子 (莫名其妙)咦?你哪根神经短路了?(欲摸他的额 头)

丁 一 (甩开她的手)全他妈搭错了! 〔扬子拿下他的烟，揿灭。

〔丁一又点起一支，愤懑地吸着。 扬 子 (真呛)出去抽。

丁 一 (坐下)这是我的家。

扬 子 也属于我了。

丁 一 你还没上户口呢。

扬 子 (恼)你——我可不是你批发来的货!

丁 一 ( 嗔目而视)算我瞎了眼，没看清你是什么货色! 〔气氛紧张起来。

扬 子 (惑然)到底是怎么了?(缓了缓语气)好了，别无事 生非了。我还要抓紧时间把论文写完呢。(从包里 取出手稿，坐到桌前)

〔丁一欲发作，主持人找上门来。

主持人 (笑盈盈地打招呼)丁一，我来，是专为集体婚礼的事



丁 一 (没好气地一摆手)不去了! 主持人 (怔住)啊?!为啥?

丁一就为了—--(瞥了一眼扬子，又改口道)婚礼还搞什 么集体的，那不是大锅饭吗?我腻味!

**主持人**(急了)哎!当初可是你自愿参加的讶!还提供了赞 助!婚礼上都安排好了，要对你们作专门介绍，怎么

又……这不是拆台吗?怎么 一 点集体观念也没有? 丁 一 (回敬)本人早就干个体了。

主持人 (吃了一闷棍，又缓过劲来，理直气壮地)结婚的不是 我，而是你们!爱去不去，听便!不过，丁大经理，您 办公司，做生意是挺守信用的，要是在这个事上出尔 反尔……但愿不至于影响你的声誉!(一昂首，拂袖 而去)

扬 子 (不知所措，追喊)哎——婚礼，我们一定去!

丁 一 (逼近她)恐怕是和别人一起去吧? 扬 子 (不解)别人?

丁 一 (咬牙切齿)情人——你的情人! 扬 子 (泰然自若)什么意思?

丁一还装蒜?要我把情书全抖落出来吗?(扔掉半截烟， 狠狠踩碎)别以为谈情说爱不上税，就可以胡来!

扬 子 (预感到什么,脸色大变，猛地冲到箱子前，拿出小皮 箱打开一看，顿时震住了。少顷，缓过神来，凛然地 走向他)还给我!

丁 一 (耸耸肩)这可是铁的证据，所有的情书，日记上都留 着存根呢，好有帐可查呀!

扬 子 (气得直哆嗦)你——(一起性子，怒不可遏地撩手抽 了他个耳光)

〔丁一被打懵了，捂住腮帮子，愣住。 〔空气里充满了火药味。

〔来了位浓妆艳抹的小姐，是女招待。

女招待 (嗲嗲地唤)丁 一 !(咋咋乎乎)哇!这新房够五星级

的啦!

丁一 (即刻恢复常态，上前堵住她)谢绝参观!

女招待 (娇揉作态)哟哟!要当新郎官了，就不理老情人了? 你你也太那个了!(看见扬子，便装腔作势地叫起) 喔!这位就是新娘子罗?呵!丁一铁了心要娶个高 档的，这下总算到手了!嗳，听说你还是个什么…… 硕士?嘿!可了不得!丁一又是地道的男阿信，你 们配上对儿，那真有点……噢，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的……大结合! ……

扬 子 (厌嫌地对她不屑一顾，清高地昂起头) 丁 一 (不耐烦)闭上你的嘴!出去!

女招待 呃，还有点小事，我要去日本自费留学了!手头正 紧，能借点钱么?(朝他挤眉弄眼)

丁 一 (对她的风骚颇为厌恶，却又一转念)好说!不过，我 得先借你用一下!

女招待 (不明白)干啥?

丁 一 (狡黠地一笑)干啥都行!(挎起小姐的胳膊，故意用 挑衅的目光刺激扬子)走!

扬 子 (上前拦住，警告)别恶作剧!

丁 一 (反唇相讥)这叫一报还一报!

〔丁一负气地带着女招待出门去了。

扬 子 (不堪屈辱，厉声喝斥)站住!(拔腿欲追，忽又止步， 两眼泪汪汪，讷讷地)我……

〔高级石英电子钟，准时地奏响了悦耳的音乐。

3

〔主持人情绪低落地走着。

主持人 唉，这是咋的了?又一对黄了!照这么下去，明天的 集体婚礼，非砸不可!再到建筑工地去，看看那一对 会不会变。

〔主持人没精打采地去了。 〔建筑工地。

〔脚手架的雄姿透露着阳刚之气。夜幕张开翅膀扑 了下来，一钩弯月迟迟不肯显出整张脸。

〔一条汉子领着位姑娘走来，这是石头和倩倩。他棱 角分明的面庞上，洋溢憨厚和淳朴，正兴致盎然地领 路。她那清丽俊美的脸，白得有些惨淡，漆黑的眸子 里，似乎含蕴着幽幽的苦汁。步履迟疑，略有不安。

石 头 (回眸一笑，乐呵呵地哼起歌)“妹妹你大胆地朝前走 啊，朝前走!莫回呀头 …… ”

倩 倩 (也笑了，举目展望)你们的工地好气派啊! 石 头 (一脸的豪气)瞧那脚手架，多象硬汉子!

倩 倩 (凝视着他，意味深长地)你就象脚手架 …… 石 头 (乐得合不拢嘴)呵呵!

倩 倩 (勾起心事)石头，我 …… (欲言又止)

石 头 (没介意)有话工棚里说!(体贴入微地搀扶她，进了 工棚)

倩 倩 (很拘谨)哪个是你的铺?

石 头 收拾得最干净的!(赶前 一 步，拿出瓶香水，往那铺 145·

上猛洒)

**倩** **倩** (嗔怪地止住他，顺手理了理床头，心里很不是滋味) 该有个家了……

石 头 会有的!(兴冲冲地拆开枕芯的缝口，从中摸出个精 致的烟盒，捧上)看——

倩 倩 (打开，一瞧)房屋有奖储蓄? 石 头 二千块全搭进去了。有门!

倩 倩 (不以为然)哪那么容易中奖?

石 头 (挺自信)嘿!咱运气好着哩!能在十亿人里头挑着 你，还愁撞不上个头奖?等着瞧吧，那芝麻就专往我 这针眼里落呐!(喜孜孜的，自我感觉好极了)嗳，刚 才你要说……

倩 倩 (支支吾吾)这 ……

石 头 不说我也知道!(变魔术似地端出一盒大蛋糕)今天 是你的生日!

倩 倩 (心头一热，感动不已，反而局促不安了)

石 头 (专注地往蛋糕上插小红烛，如大姑娘般柔和，细腻) 倩 倩 (深情地注视着他，又想起什么,从乳白色的包里取

出一条特制的护腰带)石头，给——!

石 头 (眼睛一亮)护腰!(接过便往身上试)呵!真棒!哪 买的?

倩 倩 (平淡地)我做的。

石 头 (顷刻好不激动，粗大的手把护腰揉来绕去，那般缠 绵)倩倩 … …

倩 倩 ( 静静地叮嘱)天凉了，得护着点。 石 头 (象孩子似地顺从)哎!

倩 倩 (关切地)腰伤又犯了吧?来，给你按摩一下。

〔石头求之不得，解衣脱衫，俯卧在铺。

〔她那双柔情的手，在他壮实的肌体上娴熟、灵巧地 动作着。他通了电似地一阵颤动，热流遍体，充满幸

福感地握紧了那条护腰。 **倩** **倩** 往后干活，多留点神!

石 头 (慨然)还多亏了那回摔伤。要不，咋会住医院，遇上 你这个护士小姐?我这个老大难，还不知哪年哪月 才能摘掉光棍的帽子呢!伤没治好，不在乎!能和 你好上，这辈子就没白活!

倩 倩 (若有所思)石头，你会永远对我好吗?

石 头 (一骨碌坐起，忠实地用力点头，恨不能把心都掏出 来，涨红了脸，憋出一句肺腑之言)没说的!哪怕是

新盖的高楼大厦全塌了，你在我心里也不会倒! 倩 倩 (欣慰地依偎在他胸前)

石 头 (难抑强烈的欲望，狂热又近乎野性地把她揽进火热 的怀抱中，便是一阵亲吻，又笨抽地去解她的衣扣)

倩 倩 (猛地恢复理智，止住他的手)哦，别，别! 石 头 (声音伴着喘息)咱们明天就结婚了呀! 倩 倩 (推操着)别这么等不及 ……

石 头 ( 愈发急切)集体婚礼一结束，我就得去支援新的工 地，要好些日子见不上面呢!

倩 倩 (低语)那就等你回来再说…… 石 头 (迫不急待)我……现在就要! 倩 倩 (着急)会有人来的!

石 头 (成竹在胸)早和他们说好了，不过半夜，谁也不回 来!

倩 倩 (六神无主)石头……你不是说过，要待我好的吗?

(退让到一边)

石 头 (厚道地宽慰)这，这也是一种好法呀!倩倩，我，对 你，除了喜欢，还是欢喜!(缓步上前，轻手搂她)

倩 倩 (心慌意乱，语无伦次地脱口而出)不，我……孩子 … … 有了。

石 头 (毫不介意，憨憨一笑)要能有孩子那更好，申请房 子，不就可以优先了么?(不由分说而又谨小慎微地

抱起了她抖瑟的身子) 〔干脆的敲门声。

〔石头一惊，好不扫兴。倩倩趁势挣开，背转身去系 衣扣。

石 头 (赤胸穿上皮夹克，去开门，绷着脸)谁?干啥?! 〔来者是主持人。

主持人 (陪着笑脸)您就是石头吧?我是青年宫的，特地来

问一下，明天的集体婚礼，你们肯定能来吗?

石 头 (没好气地)这还用问! 主持人 绝对不会有变化?

石 头 (不悦)变?什么意思?怎么连点吉利话都不会说? 主持人(欲解释)我是说 … …

石 头 (不耐烦)别叨叨了!变不了的!我这还有要紧的事 呢!

主持人 (热情地)需要我帮忙吗?

石 头 (哭笑不得)你就别掺和啦!请回吧!(恼火地关上 门，走向倩倩，重新酝酿起情绪)倩倩，来……

倩 倩 (再也无法隐瞒，怯怯地吐露真言)石头!我 … … 我 已经……有了!

石 头 (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有?有啥?

倩 倩 (一手抚着腹部，一手捂住脸，惶悚、羞惭又痛苦地呻 吟)有了!有了 ……

〔刹那间，空气凝固了似的，令人窒息。

石 头 (终于恍然，简直如雷劈顶，顿时呆若木鸡，两眼都直 了，陡地扳住她的双肩，差点没把她的骨架给摇散，

撕心裂肺地)你——胡说个啥!! 倩 倩 (战战兢兢)是真的 ……

石 头 (脸扭曲得可怕)你!哪来的野种?! 倩 倩 (张了张嘴，却什么也没说出)

石 头 (抡起了愤怒的拳头)

倩 倩 (仰起惨白的脸，双手却下意识地护卫腹部)

石 头 (胳膊在半空中僵住，又转向挂着的那排彩色的安全

帽，猛地拳击)混帐!骗子!臭娘儿们! 倩 倩 (扑过去，抱住他)骂我吧!打我吧!

石 头 (操起了那条护腰，挥鞭似地抽翻了那盒蛋糕) 倩 倩 (搂紧他)石头!你听我说 ……

〔石头夺门而出。

倩 倩 (疾呼)石头!你怎么对我都行!可千万别 ……

石 头 (满腔愁怨从胸腔迸发)盖了那么多的楼房，没有 一 间是我的!好不容易找了个姑娘，也是别人的!这 就是我的运气啊 …… (声泪俱下，狠命地咬着护腰 带 )

倩 倩 (跪地，仰面伸臂，切切地哀求)石头!

〔下雨了。雨点跌打在脚手架上，迸出淅淅沥沥的咏 叹 。

4

〔主持人冒雨走着。

主持人 嗯，如今的人哪，也不知哪来那么多火气，就连好事 也不好说。我这是何苦哟，为人办喜事，还受窝囊

气。没法子呀，就算看在奖金的份上，咱也得任劳任 怨。噢，还有一对，那是战斗英雄，该不会有啥麻烦 吧?

〔主持人打起精神去了。 〔医院的花园。

〔雨后的草坪，被滋润得新鲜。星点和灯盏也眨巴起 湿漉漉的眼。

〔有两个身影渐而清晰。大江艰难地挪动着伤残的 身子，拄着拐棍，正蹒跚学步。一身国防绿包裹着坚 毅和顽强，微蹙的眉宇间则积郁着忧虑和感伤。扶 助他的，是甜哥，她正竭尽全力地承受重负，象是在 护着一尊石膏像，慎重又紧张。那随意束扎的长发， 散发着纯朴的自然美；而下身却别扭地绷着时髦的 紧身裤。

〔活泼、爽朗的女护士，领着主持人走来。 **女护士** 江排长，有人找。

**主持人** (热情地迎上)您好!(恭敬地与大江握手，惊叹地) 啊!您都能走动了?!

**女护士** 是著名专家为他动的手术，很成功! **主持人** 奇迹啊!祝贺你战胜了伤残!

**大** **江** ( 表情复杂地 一 笑)谢谢!

**主持人** 明天参加集体婚礼，您用不着坐轮椅去了，这可真是 喜上加喜啊!

**女护士** (心直口快)哟!你们也真是的，干嘛要去凑那个热

闹 。

主持人 您这话说的!江排长是有名的战斗英雄，甜哥无私 地奉献爱情，是了不起的女性，他们能来参加这个婚

礼，是咱们全市的光荣!那意义可大了去啦! **女护士** 哟，是让人去做政治广告呀!

主持人 我的护士大姐，你就别搅和了!(口齿伶俐地)江排 长，军人是最有集体主义精神，最守纪律的!我相 信，你们无论如何，都一定会来参加婚礼的!是么?

大 江 (未置可否)

甜 哥 (抢着应答)嗯!

主持人 (提醒)对了，你们的节目准备好了吗?就是唱《小 草》。明天，电视台要搞现场直播呢……

**女护士** (打岔)江排长，有个好消息，你一定知道了。给—— 大学录取通知!还有，这都是您的信。(一一递上)

**主持人** 哎，还是让他俩好好练练歌吧。 〔主持人催促着，与女护士离去。 〔甜哥扶大江到长椅上坐稳。

大 江 (紧锁愁眉，沉默不语) 甜 哥 (则喜形于色)你愁个啥?

大 江 (低沉地)我……文化底子差，受伤后，脑瓜子也不好 使了。考试离分数线还差老大一截子呢，这……明 明是在照顾。

甜 哥 (不以为然)那也该呀!(自豪地)谁让你是英雄呢!

(顺手拆了封信看)呀!真不害臊!(抢过所有的信) 不许看!这些个信呀，可会勾魂了!我真恨不能让 天底下的姑娘都知道——大江已经有媳妇了!

大 江 (心情更沉重了)我 ……

甜 哥 别瞎想了，唱唱那歌吧，明天可不能出洋相，(郑重其 事地唱起)“没有花香，没有树高……”(噪子甜润，却 有些做作)

大 江 (唱)“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音色纯正，却 吐字不清)

甜 哥 (走了调)“从不寂寞”--— 大 江 (跑了神)—— “从不烦恼”

〔对唱极不和谐，中断了。

〔口琴吹奏的《小草》曲，从遥远的天际飘来，那样的 动听。

大 江 (沉浸在那飘忽的琴声中，讷讷地)过去，我连做梦也 想当英雄，可现在，成了英雄，却连做梦都不安生

甜 哥 (劝慰)还是多想想咱们的今后吧。

大 江 (怦然心动)今后……牺牲的战友，再也没有今后了! 而我……军功章把我今后的路，铺得那样平，垫得那 样高!照这么走下去，我还有自个儿的两条腿吗? (一咬牙，站了起来，扔掉拐棍，执着地移步；踉跄跌 倒 )

甜 哥 大江!(赶紧扶他，也摔倒，急忙爬起，疼爱地)都怪 我!摔疼了吧?(欲去背他起来)

大 江 (不忍心)甜哥，还记得么,小时候玩结婚的家家都是 我背你……

甜 ' 哥 (甜美的回忆)嗯!有一回，你使坏，把咱摔在了麦田 里，好好的脸蛋都磕破了。瞧，这块疤还在呢!(把

脸伸到他眼前)你不嫌吧?那就亲一下! 大 江 (捧住她的脸，却又犹疑)

甜 哥 (脸颊贴住他的唇)反正再丑，也是你的人! 大 江 (目光游离不安)甜哥 ……

甜 哥 (颇为自足地)往日里，咱总是眼巴巴地盼着能跳出 庄稼地，一心往城里跑，卖鸡蛋，当小保母……做梦 也没想到，咱眼下也是个城市姑娘啦!虽说是在饭 馆里端盘子，可再也不是乡下妞了，咱也有户口了!

和你这位大英雄，小军官，挺般配了吧? 大 江 (愣愣地)你知道，结婚——是咋回事吗? 甜 哥 (不加思索)两人一块过呗。

大 江 (郁闷地)你就没想想，我跟你——怎么过呀? 甜 哥 (亲热地)好好过嘛。

大 江 (忍不住长叹)这……可能么?! 甜 哥 (怔怔地盯住他)你说啥?

大 江 我——(羞于启齿)唉!(痛绝地捶打双腿)真恨自己 ——不中用啦!

甜 哥 (开导)别说傻话!你的身子， 一天比一天强了。今 儿，又多走了好几步呐!用不了多久，就全好了!

大 江 可是 …… (有苦难言)

甜 哥 (情真意切)大江!我对你，从来就是这一颗心!过 去，不嫌你是个大兵，不怕你残废了；而今，也不贪你 的名声。苦日子，好不容易熬出头了，可你……(心 凉了半截)

大 江 (欲解释，又说不清)我……

甜 哥 ( 生疑窦)你，你现在，伤也好了，人也有出息了，眼也 高了，心也大了，你就……

大 江 别误会!我是说，咱俩……是，是不合适的…… 甜 哥(警戒)你——嫌弃我?

大 江 (不知如何表白才好)不，不!是我——我不能…… 甜 哥 (触神经地一阵战栗)你不要我?我配不上你?(倒

吸口凉气，双手掩面) 大 江 (怔住) ……

甜 哥 (失控地渲泄)好!去当你的大英雄吧!去挑个中意 的城里妞吧!(把那些信甩给他)我走，我走!这辈 子，咱再也不嫁人了……(惨惨的笑里夹着呜咽，一 扭头跑开)

大 江 (不知所措，焦心地喊)甜哥!你回来!甜哥 ……

〔斑驳的月光，投映出残缺的人影。唯有那根拐棍， 孤伶伶地倚在花丛中，被清冷的银辉抹上了一层霜。 〔秋虫唧唧，编织着如泣如诉的小夜曲。

**第** **二** **章**

1

〔 慧儿的新房 。

〔室内的一切，溶化到又深又浓的夜色里去了，只剩 下几笔模糊的轮廊，仿佛一擦就可以抹掉似的。

E慧儿拖着迟重的步子，独自回归。她没有脱下风 衣，也没有开亮灯盏，只是默然呆坐，似乎要与长夜 对峙到天明。紧搂在怀中的那只长毛绒动物玩具， 成了能陪伴她的唯一的安慰。

〔突然间，屋里有了动静，惊得慧儿警觉起来，她紧张 地打开灯查看，一眼发现床上倒着个人，不由地一阵 惶恐，仔细一辨，意外地怔住，差点惊呼出声。

慧 儿 (简直不敢相信)晓乐?!啊，晓乐—— (激动地脱口 唤道，伸出双臂便要扑过去，却又一下子克制住了， 不忍心去惊动他)

〔晓乐一阵动弹，发出含混不清的梦呓，险些翻滚下。 〔慧儿眼疾手快，蓦然跪地一把托住了他滑落的身 躯 。

〔他睡得安稳了，鼾声也变得平和。她却忍不住恸哭 失声，又紧咬牙关，压低啜泣，双肩抽动得更剧烈了，

却依然跪着，支撑他，怀抱他，安抚他，捧上了一腔忠

贞，满心温柔，而不顾自身的脆弱和委屈。 〔晓乐醒了过来。

晓 乐 (还未摆脱恶梦的阴影)啊!我……哦……这，这是 在哪儿?

慧 儿 (动情地)你的家呀!晓乐 …… (赶紧偷偷抹干泪痕) 晓 乐 (定了定神)慧儿!家……不是被我毁了吗?当初搞

租赁、承包，我是用全部家产作抵押的!现在…… 慧 儿 (平静地)我把它保住了。

晓 乐 (凝视着慧儿，百感交集)慧儿!我……出来了，彻彻 底底出来了!

慧 儿 (尽力说得淡然)我只当你哪儿也没去过 …… (脱下

他那件又脏又皱的西服)

晓 乐 (喃喃地)我……是清白的!

慧 儿 (故意岔开话)你该刮胡子了……(转身拿来电动剃 须刀，轻轻捧住他的脸，推了起来)

晓 乐 (感受到巨大的温暖，控制不住，一头倚在她胸前，象 孩子似地哭了)……

慧 儿 (以百般的柔情和温存去吻他那清癃的脸颊，干裂的

嘴唇，杂乱的胡子和滚烫的泪珠)…… 〔阴冷的氛围中，漾起了浓烈的温情。

晓 乐 (愧疚交加)慧儿，我最对不起的是你……(目光触到 那只长毛绒动物玩具，情不自禁地去捧起)还有它



慧 儿 别说这些了。明天就要当新郎了，这模样可不行 晓 乐 (另有所思)不行!我现在还没脸做丈夫!一无所有

啊……

慧 儿 (豁达地)只要你能平安无事，我什么都不求!

晓 乐 (勾起了心事)我得求!失去的，要翻倍地夺回来! 要让人们重新看我!

慧 儿 (劝慰)别再想了，忘掉那些吧!

晓 乐 (目光燃起了火)忘?在那种地方，哪怕是关上一分 钟，八辈子也忘不了!当初，工人们是怎样敲锣打鼓 把我推上台的，如今，又是怎样戳我的脊梁骨的，能 忘吗?

慧 儿 (循循善诱)就当它是场梦吧。醒过来，又是新的一 天了，让我们开始过另一种生活!噢，你的工作，我 已经想办法安排了，到我们少年宫资料室去，那可是 个风吹雨打都不怕的好位置 …… (为他冲好牛奶，端 上蛋糕)

晓 乐 (思考着自语)我 … … 自有去处!人到了这个分上， 只有再豁出去了!(揿动了长毛绒玩具的开关)

〔那长毛绒动物在地上欢蹦乱跳。 慧 儿 (有所察觉，预感不祥)你……

晓 乐 (想起什么)呃，我得出去一下 …… 慧 儿(阻止)哪儿也不许去!

晓 乐 嘿，我刚自由，又受管制了。 慧 儿 (嗔怪)你的心就拴不住?

晓 乐 (掩饰)我……,去洗澡、理发，改善形象呀! 慧 儿 明天肯定去参加集体婚礼了?

晓 乐 这……还是先放我出去再说 …… 慧 儿 (寸步不让)那我陪你去?

〔晓乐无奈地苦笑。

〔长毛绒动物玩具被沙发挡住了去路，仍在一个劲折 腾 。

2

〔广告牌下。扬子堵住了丁 一。

扬 子 (打破沉默，主动缓和)日记是我写的，可是 …… (无 法解释)

丁 一 (审问)还是全抖落出来吧!

扬 子 (轻轻叹口气)怎么说呢， ……那些，根本就是子虚乌 有， ……只是我的一种臆想……(很想说清，却又含 糊其词)

丁一 (压根没听懂，更加不相信)别咬文嚼字地来蒙我! 扬 子 (遗憾地苦笑)跟你说不明白!

丁 一 我可没那么好欺负!你要是不说实话，我就把那些 情书都抛出去!臭你的名声!哼，这对你考博士，出 版书，还有做人——恐怕都没好处!(抓住要害威胁 她 )

扬 子 (一时语塞，继而又反守为攻)张扬出去，你又能争得

几分光彩?你不是挺要体面的吗? 〔丁一噎住，无言以对。

扬 子 (认真地)请相信吧!我没做对不起你的事!丁 一， 不要无中生有，小题大作了。你侵犯了我的隐私权， 懂吗?还是快把日记还给我吧!

丁 一 (略加思忖，悻悻然)没那么容易!不摘掉这顶绿帽 子，就没个完!既然你不坦白，那我只好采取行动

了!(发动起摩托的引擎) 扬 子 你想干什么?

丁 一 (咬牙切齿)把你的情人揪出来，彻底算账! 扬 子 (极力阻拦)别干蠢事!这是不可能的!

丁 一 (冷冷一笑)我是信息公司的老板，啥事不能打探个

一清二楚?等着吧!(急驶而去) 〔扬子呆呆地站着，茫然不知所措。 〔“扬子”有人在唤，是位女教师。

女教师 (追了上去)嘿，老同事，明天就要当新娘子了，怎么 这时还阴着个脸呀?(猜度)嗳，是不是两口子闹别 扭了?刚才我看见你们 ……

扬 子(叹了口气)

**女教师** 嗨!里根和戈尔巴乔夫都握上手了，你们能有什么 了不得的矛盾?

扬 子 (恨不能一吐为快，却又无从说起)……你不是去过 我家吗，那一间小屋三代同堂，只好用布帘子来分割 出几个天地。我和丁一之间，就好像也挡着一层帘 子，各有各的世界……靠得这么近，却又离得那样远



〔两人缓步走着，灯火格外兴奋，扬子的目光颇为沉 郁。

**女教师** 想当初，在北大荒，你拒绝过丁一的求爱，怎么到头 来，还是吃回头草?

扬 子 (不无感伤地叹息)唉，这么些年，我简直就像个机器 人，只为事业转动，直到获得了学位，才去捡起女人 的梦。可是，已经晚了!错过季节的花，再怎么盛 开，也不惹人喜欢。而我的眼界越抬越高，上哪儿去

找称心如意的?

**女教师** 要叫我，还不如独身呢。

**扬** **子** 谈何容易啊!我得面对现实……没有住房，不会料 理生活，还有那么多的闲言碎语，让我怎么受得了 ……丁一，待我确实挺不错 ……

**女教师** 那就和他实实在在地过小日子吧，有这样的贤内助， 你做学问，也少了后顾之忧。

**扬** **子** (深深的遗憾)可是，好丈夫并不等于理想的爱人

**女教师** 哎哟!哪来那么些个讲究?你这不是硬把自己往死 胡同里逼吗?

**扬** **子** (沉默了，只觉得胸口憋闷得慌，长长地吐了口气)我 也许是自作自受哟……

〔医院附近，石头扶着倩倩走来。 〔他不堪重负，爱与恨交织于心。

倩 倩 (挣脱)不，我不去医院! 〔石头背转身去，不理她。

倩 倩 (痛苦地忏悔)石头!我——对不起你! 石 头 (铁青着脸)这不是一句话就能了结的! 倩 倩 我……我没骗你，只是不敢告诉你……

石 头 (强忍痛楚)你这么瞒着我，自有你的苦处，我不再逼 你说，也不想知道!只问你一句话，还真心跟我吗? 〔倩倩不容置疑地点头，目光是那样的纯真和忠诚。

石 头 (胸脯起伏着，费好大劲才说出)那好!啥也别说了， 只当这事没出过!我——不记恨!只记住你给过我 的情分……咱俩，还好下去，就和往日一样……(字 字含着血泪，句句掷地有声)

倩 倩( 难以置信；盯着他那善良，宽容的目光，怔了许久才 恍然，一头扑进他怀中，声泪惧下)你真好!真好



〔石头脸上的肌肉抽搐着，嘴唇都被咬出了血，竭力

承受着情感的煎熬和心灵的重压…… 倩 倩 ((怯怯地问)那明天的婚礼……

石 头 (斩钉截铁地)你得先撇下肚子里的……狠狠心，去 打掉!

倩 倩 啊!(即刻又被一阵昏眩扼制)

石 头 (忍让)这事，我来揽着!就算是我和你有的……我 全认了!(声音里又有了温和、厚爱)

〔倩倩不敢正视他的眼睛，把头垂得很低 …… 石 头 倩倩!你，还要怎样?

倩 倩 我——要，要这孩子!

〔石头犹如挨了一闷棍，眼冒火星，张口结舌。

〔 静 场 。

倩 倩 石头 … …

石 头 (咄咄逼人)你——真他妈见鬼!到底是谁留下的野 种，你要这么护着?!(气急败坏)你和谁干的，就嫁 给谁去!

倩 倩 (拽紧他，真切地倾诉)不!我只跟你!你怎么恨我 都行，可千万别抛下我!我是伤了你的心，可我对你 的感情，全是真的!真的……石头!你一直对我那 么好，就好人做到底吧……

石 头 (也掏着心里话)倩倩!再好的人，也背不起这样的 黑锅!我把大楼都盖得那么高，哪能为这个弯下脊 梁骨?难道，我就不该得到属于自己的-——女人、孩

子、家……?!倩倩，我绝不会忍下去的，该怎么办， 你拿定主意了，再来找我!

〔他一咬牙，默然地走了，拖着一身的沉重。 〔倩倩陷入困境，跌坐在台阶上。

〔一阵凄厉而急迫的救护车蜂鸣，划破夜的宁和，由 远逼近。

3

〔林荫道。

〔风镐声戳破道路的平整，也钻透浓重的夜幕。

〔大江磕磕碰碰，举步难行。甜哥出现在他面前。

大 江 (发自内心)甜哥!你误解我了 … … 你是个好姑娘， 对我的恩情重着呢!可我， … … 又能给你带来多少 乐趣?我 … … 已经不再是过去的大江了!

甜 哥 是的，你成了大树，我成了小草，都变了 ……

大 江 (恳求)你别再把我当作英雄看!这样，我说的心里 话，你才会当真 ……

甜 哥 (怨忿地自语)都是假的……城里，比乡下假， ……男

人，比女人假，如今，比从前假。 〔风镐钻响，犹似枪声激烈。

大江(下意识地捂住耳朵)战争!把我变了个样 … … 还真 不如死在战场上呢!

甜 哥 我真不该到城里来……还是种责任田好，不求谁，也 不欠谁，啥都是自个儿的……大江，我不会死赖着你 的，只是，心里实在放不下……就让我侍候到你的伤

全好了，再分手吧 ……

大 江 (心如刀绞)甜哥!你知道我伤在哪儿吗?虽说这半 截身子重又捡回来了，可是—-我，我已经不再是一 个真正的……男人哪!!(肝胆欲裂，痛心疾首)

〔甜哥一震呆了。

〔一切都静止了似的，无声无息。

〔“啪——怦!”是拐棍倒地发出的呻吟。 〔大江一动不动地伫立，如同雕塑。

〔又是一阵风镐的轰鸣。

甜 哥 (定定地盯着他，讷讷)你……是英雄……英雄 …… 大 江 (悲怆地仰天长唤)啊……我要做个男人——真正的

男子汉啊!!可是 — — 没了!完了 … … 〔他站立不稳，摇摇欲跌。

〔她疯了似地扑过去，死死地抱住了他。

〔风镐无坚不摧，残酷地破坏着旧有的路基。

**第** **三** **章**

1

〔 酒 吧 。

〔游移飘忽的色块，摇曳跳荡的音符。

〔端盘子的姑娘是甜哥，她丢魂落魄，神思恍惚，拖着 紊乱的步子，身不由己地往返着。

〔雅座，丁一闷闷地吐着烟圈，排遣着失意和懊丧。

丁一 (冲着甜哥打了个响指，快快然)还要让我等多久? 甜 哥 (反应迟钝地应声端酒过去)

丁 - (一瞅酒瓶就恼)我要的是杜康，谁让你来这个? 甜 哥 (心不在焉)噢，对不起，这就去换。

丁 - (一摆手)算了算了!将就着喝吧，反正都是一醉! (斟满杯，借酒浇愁)

〔甜哥茫然若失地赶到昏暗的角落，直发愣。

〔石头被一位精明干练的男人拽了进来，那人是企业 家。

**企业家** (不由分说地拉石头坐下)坐!有啥不痛快，统统倒

出来，别窝在心里头占地方。(递上烟) 石 头 (瓮声瓮气)没，没啥!(捻碎了烟)

**企业家** (眼色敏锐地看着他)骗谁?要不是我撞见，你说不

准会在外头瞎荡到天亮呢!(奇怪)瞧瞧，死绷着个 脸，活象块水泥板!明儿，就这副模样当新郎?

〔石头硬是装出笑意，那表情却更难看了。 〔甜哥走过来，脸上也是挤出的笑。

甜 哥 (机械地)二位先生，要些什么? 企 业 家 来两杯咖啡吧。

甜 哥 (木讷地重复)好的，咖啡，两杯……

企业家 石头，说实话，是不是和倩倩……(谆谆告诫)你呀， 别生在福中不知福!这么好的姑娘，打着探照灯都 没处找!(劝导着)对女人嘛，能让的，就多让着点， 胸膛里得埋得下钢筋!不该忍的，也别迁就，眼里是 留不得沙子的。

**石** **头** (有苦难言)这……我……她……咳!

**企业家** (笑笑)别犯愁了!我到处找你，就是来雪中送炭的! **石** **头** (不解)嗯?

**企业家** (兴奋地)石头，你有自己的窝了(从公文包里取出钥 匙郑重地递上)。

石 头 (蹭地从座位上蹦起)房子?!经理，这，真是分给我 的?

企业家 (乐呵呵)是奖给你的!你领头的包工组，在竞争中 创了头牌，是有功之臣!住房困难，得优先解决!

石 头 (被这突如其来的喜讯震住了，不知所措，双手在衣 服上搓了又搓，诚惶诚恐地接过了闪光的钥匙，紧紧 攥住，激动地颤抖着，泪水模糊了视线)……

〔甜哥端来了咖啡，不留神，撞上石头，一慌乱，咖啡 又泼溅 。

**企业家** (朗声地)来——祝你的小家庭快点竣工!祝你们两

口子圆圆满满!也祝你早日当爸爸!——干杯!

〔石头心一阵紧缩，举起了灌了铅似的杯子，却难以 下咽。

企业家 (一饮而尽)放你十天假，布置新房。喜酒先欠着，我 是一定要喝的!我还有急事，先走一步了，你呀，还 不赶紧去向倩倩报喜?

〔企业家风风火火地离去，石头呆呆地坐下。

石 头 (捧着钥匙，格外沉重，十分烫手，悲喜交加，五味俱 全，喃喃自语)房子……妻子……孩子……我 — (紧揪头发，无语凝噎)

〔架子鼓狂躁地击响。

〔甜哥的心仿佛被敲碎了。

〔丁一已经喝得半醉，拎晃酒瓶晃到了石头跟前。

丁 一 嗳，这位哥儿们，也不痛快?咳，怎么倒霉的事，尽轮

到咱男爷们头上?来，咱俩作个伴儿，喝它个痛快! 石 头 (不予理睬，瞥见那酒瓶，却触神经地质问)二锅头?!

你—什么意思?

丁 一 (自说自话)没意思透罗!嗳，你……结婚了吗? 石 头 (厌烦)关你屁事!

丁 一 (声音浑浊)这年头，女人的心，也在开放……在外边

搞得活着呢……还是当光棍，有意思 … … 石 头 (恼，揪住他的衣襟警告)闭嘴!离我远点!

丁 一 (借着酒劲，一捋袖子)我也正想找谁打上一架呢! 〔甜哥见状，连忙上前。

甜 哥 别吵吵了!你们一动手，会把我的饭碗打掉的! 石 头 (松开手，嘟哝)神经不正常!

丁 一 (似醉非醉地胡言乱语)不正常?哼，哪儿正常?这

灯，一眨巴眼就变了色儿——正常?那南方大旱，北 边发大水——正常?刚提防着爱滋病，甲肝、红眼睛 又爆炸开了——正常!?想要的，老得不到手，到手 的，又是不缺的……正常?哈!嘿!整个世界咋都 那么不对劲儿了? ……

甜 哥 (夺下他的酒杯)你喝多了，快回家去吧!

丁 一 (吐着酒气，自怨自艾)家?咱是发家了!可揣着个 十万八万的大团结，为啥楞是团结不到——心上人? 看中我的，尽是些盯住钱的……总算找了个不为钱， 有知识的，可她爱的又不是我……我，算个啥?个体 户!不就象只蛤蟆，叫得响，形象差 …… (打了个酒 嗝，瞟着甜哥)早知道，还不如和你来团结团结呢 ……咱们好歹都是第三世界，低档货 …… (昏胀的脑 袋耷拉下，挨上了她的肩头)

甜 哥 (神经质地一哆嗦)别碰脏我!(厌恶地推开他)

〔丁一酒醒了一半，扭头扎进舞池里那摇滚的漩涡 中，放纵地跳动，就连那剧烈扭摆的胯部，也在渲泄 着情绪。

〔甜哥欲躲避阴影的笼罩，忧怨的神情被旋转的光束 搅得迷乱。

〔石头沉思着，暗暗下定决心，一跺脚，蹬蹬蹬，走了， 步子又急又重。

〔慧儿走进，左顾右瞧，寻不见晓乐的身影，心烦意 乱，忧虑不安。

〔灯红酒绿间，浮泛着青春的骚动。

2

〔慧儿的新房。

〔慧儿赌气地不理晓乐，他则兴致提高，来了精神。

慧 儿 (嘴翘得老高)我还以为你淹死在澡堂里了!

晓 乐 (陪着笑脸)夫人息怒!呃，我，去忙点急事……噢，

明天的婚礼——一定去! 慧 儿(气全消了)你呀!

晓 乐 (有了神采，声音也激动起来)我有资格做你的丈夫 了!嘿，咱俩大难不散伙，是必有后福哇!来——先 喝上交杯酒!

〔他与她，举杯、交臂，同时把酒送到了对方口中，抿 一口，看一眼，那般情深意长。

〔《爱情是蓝色的》乐曲，优美的旋律充溢空间。

〔慧儿躺到了床上，舒展身体，眼光灼热，晓乐坐到她 身旁，两人情缠意绵。她陶醉了，他却有些分心。

慧 儿 (把他的手，引到自己胸前，含羞又撒娇地呢喃)哦 ……呃……来 … …

晓 乐 (开始心猿意马，反应迟钝了)嗯?噢，这……现在? 慧 儿 (炽热地)嗯!给你!都给你 … …

晓 乐 (想着心事，抚着她，负疚地低语)我……欠你的，太 多了!

慧 儿 (嫣然一笑，眼波里漾着柔情蜜意)那就好好还债吧， 当个模范丈夫!

晓 乐 (抵不住热浪的冲击，又驱不散思绪的困扰)慧儿

慧 儿 ((伸展火热的怀抱)来吧……

晓 乐 (脱下外衣，却又若有所思地扫视着屋里的陈设，神 情复杂起来)呃，慧儿，我看这家具的式样过时了，彩 电和冰箱也不是进口的，嗯，还不如都更新一下呢 ……(试探地偷眼看她)

慧 儿 (催促)哎，别磨蹭了!

晓 乐 (说下去)呃，都能原价卖掉……

慧 儿 (捂住他的嘴)少打岔!(又解起他的衬衣) 晓 乐 (脱口而出)是正经事!我……急需一笔钱! 慧 儿 (警觉)嗯?干什么?说呀!

晓 乐 (回避她的目光，吞吞吐吐地和盘托出)……我，刚才 去……噢，郊县有个社办小厂快倒闭了，正招聘厂长 ……我有把握中标!只是得交三千块作风险抵押



〔他尽量说得寻常又简单，她却震惊不已!顷刻间如

入冰窟，表情和动作全僵住了。 晓 乐 (俯下身，搂住她)慧儿……

慧 儿 (猛然推开他，跳下床，穿上衣，气得直打颤) 晓 乐 (欲解释)这 ……

慧 儿 (恼怒地操起酒杯，朝他泼去，又一甩手，砸向组合 柜)

晓 乐 (慌了)慧儿!

慧 儿 (大发雷霆)你卖，全卖!把我也给卖了!这屋里的 一切，你要是敢动一动，我就全砸光!

晓 乐 (拽紧她)别!有话好说嘛，不卖就不卖，资金的事， 再另想法子……

**慧** **儿** (断然决然)不!就是有钱，也不会给你 一 分!绝不 许你再去干冒险的事!

晓 乐 (好言劝说)我能找到个饭碗，总是桩好事嘛!

慧 儿 (反语)吃这碗饭的苦头，你还没尝够吗?

晓 乐 (自信而乐观)如今，谁都有砸牌子的危险，也都有撑 大旗的机会!相信我，会大有出息的!

慧 儿 我宁可你没出息，也不能再看着你出事!

晓 乐 (说得轻松)没事!别担心。

慧 儿 这话，你不知说过多少遍了，我不再象过去那样天真 了。(倒着一肚子苦水)这些日子，我是怎么熬过来 的，你知道吗?要是再这么来一下，我可就全垮了! 我受够了，受够了!再也受不了哪……晓乐，为了替 你还债，我狠着心，把妈妈留下的金银首饰都卖了! 好不容易才保住了结婚家当。就是要守着个温暖的 窝，等你回来!(恳切万分)晓乐啊，晓乐!有我，有 这样的家，你还缺什么,还愁什么?!

晓 乐 (一阵心酸，无言以对，捧起了长毛绒玩具抚摸着，怅 然，自语)如果啥也不缺，不愁了，还能生活得有滋有 味吗?(深深地望着慧儿，不忍再多说，咽下了一腔 衷言，走过去，轻轻搂住她，疼爱地抚慰起，柔声地细 语)不谈这些了，我们还是……(吻起她来)

慧 儿 (无动于衷，冷淡地闪过身)你根本就没洗过澡，一股 汗酸味!别碰我。

**晓** **乐** (哑然，窘住了)

慧 儿 (起身，默默地整了整发型，穿上风衣)

**晓** **乐** (着急)慧儿!这么晚了还上哪儿去?你就别走了!

**慧** **儿** (淡然地回了一句)我们还没成夫妻呢。(执意走向

门口)

**晓** **乐** (泄了气似地跌坐，茫然若失，不由地搂住那长毛绒 玩具)

〔慧儿踱到门口，又情不自禁地回身，忍不住冲到晓 乐身前，一把夺下长毛绒玩具，狠狠扔在地上，又紧 抱住他的手臂，摇晃着。

慧 儿(真切地苦苦哀求)晓乐!千万别再去闯荡了!求求 你!为了我，为了我们的爱-  你就答应我!答应 了吧 …… (泪水咽住了喉咙)

〔晓乐抵挡不住感情的潮水，痛苦地垂下了头〕…… 〔长毛绒动物玩具虽被冷落在一角，却依然故我。

3

〔丁一的新房。

〔满屋光明。扬子的脸色却是灰暗的，她正手忙脚乱 地收拾着属于自己的东西，似乎很不情愿，又出于无 奈，她去撒那些书，一本又一本，随手往箱里扔，象在 拿它们撒气。

〔丁一醉熏熏地进屋。

丁 一 ( 一 怔)怎么,要飞了!

扬 子 (又恢复了清高和持重)免得被你扫地出门。 丁 一 (横眉冷对)这么说走就走，也太便宜你了吧?

扬 子 你还想怎样?(显得珍惜地把书整理齐，既没装进箱 里，也不放回橱中)

丁 一 (讨债似地伸出手)得补回我的损失!

扬 子 (镇定地)你为我化费了多少?说个数， 一定还清。

丁 - (惨笑)钱?嗯……你以为我只是架赚钱的机器?我 也有血有肉有心肝哪!我被你耍了，身价跌了，脸皮 丢了，感情全白费了!你赔得起吗?

扬 子 (没料到他会有如此言论，怔了怔，不卑不亢地)我并 没伤害你，该怎么办，你说吧。

丁 一 (被将住了，来回踱步，作了决断)既然你另有主了， 我 放行!不过，对外得说- 是我把你给蹬了! (冲着箱子飞脚一踹，又东窜西撞地乱翻一气，扔东 西给扬子，忿忿地)哼!瞧不起我?咱还嫌弃你呢! 硕士，博士有啥了不得?眼下行情又变了!教师也 卖茶叶蛋，大学生还摆小摊，国家干部当倒爷，我都 雇用起了工程师，文化人!如今是商品社会了，钞票 就能垫高地位，撑起体面!我——档次不低!你走 吧!我不要搭伙过日子的女人!不给我正儿八经的 爱情，就别上这儿来!滚!给我滚出去!(把那几本

日记朝她砸去，就象掷炸弹) 扬 子 (怔怔地望着脚旁的日记本)

〔丁一暴跳过后，瘫倒在沙发上，竟然忍不住抽抽咽 咽 。

〔扬子拣起了日记，似乎沉重得都托不住。 〔丁一点着烟，想压住抽泣。

〔扬子上前一步，夺来打火机，点燃了日记本。 〔丁一惊诧而疑惑地望着她。

〔火舌吞噬着日记本，扬子流泪了，不知是被熏的，还 是真哭。

〔泪影和火光，伴着扬子那忧郁、深沉的内心独白。

扬 子 … … 哦!我这是怎么了? 一 团火就能把你烧掉吗? 你是我理想中的偶像啊!和我的精神作伴，和我的 心灵对话……这也许很可笑，但是我需要啊!我是 那样地需要你，却得不到你!我究竟在哪儿错过了 你呀……如今只能在想象中，编织起这张情网，寻求 着爱的寄托……这些，谁能理解?对丁一更是无法 说清。如果，他能取代你，我何苦还要这样望梅止渴 呢?啊，只有将你深深地藏在心底……可这样下去 能行吗?我该如何是好呀?!怎么办?告诉我，快告 诉我吧! … …

〔火苗无声无息地扑腾着，越窜越高。

4

〔街头巷尾。

〔路灯熠熠闪闪，在黑夜中指点迷津。

〔三岔道口，扬子拖着个箱子，独自徘徊，茫茫然不知 该往何处去。

〔小巷深处，晓乐和一位英姿勃发的海军军官走来。

军 人 晓乐，别送了。(停下步)

晓 乐 谢谢你，赶在出发前来给我们道喜。(握住他的手) 军 人 我倒是看出了，这喜中还藏着那么点忧愁。(一语道

破 )

晓 乐 慧儿她……她就象把伞，始终在为我避风，挡雨，也 遮太阳 … … (欣慰中杂夹抑郁)

军 人 哪有男人在太阳下还撑伞的?(善意的取笑)

晓 乐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在我最危难的时候，是她给了我 一切!她为我付出过代价!我也该为她做点牺牲了 …… (动了感情)

军 人 真正的爱，是用不着回报的。 晓 乐 我不愿失去她!(说得真切)

军 人 我可不想拆散你们哟。只是……巴不得你快点东山 再起!这个浪头再赶不上，以后，就只好去拣拣小贝

壳罗，你能甘心?(用火辣的目光激他) **晓** **乐** (停下了脚步)我 ……

〔一位小伙子跑来，他是个体户。 **个体户** 晓乐!我正要去找你呢!

**晓** **乐** (向他介绍军人)噢，这是我当兵时的战友。

**个体户** (与军人握手，自我介绍)我和晓乐在一块儿吃过大 锅饭，后来都辞了职，他搞改革出了名，咱跑买卖发 了财，咱们经常来点横向联系。嗳，晓乐，听说你有 难处，兄弟来拉你一把!(从绑在腰间的钱包里，取 出张支票，很有派头地一递)拿去!

**晓** **乐** ( 一 瞧)支票?三千块! **个体户** (慷慨地)小意思。

晓 乐 (不为所动，递还)我不是叫花子，不需要救济!

个体户 (豪爽地)这不是钱，只是一张牌，押在你身上!我敢 打赌， -你会成事的!等到你腰杆子又粗起来了， 我再来讨还这笔人情债!连本带利， 一个子儿也不 能少!

〔晓乐十分为难。

**个体户** (激将)怕还不起?连这点底气都没有，还成得了啥 气候?回家叫娘们养着去吧!(欲收起支票)

军 人 慢!(直看着晓乐)伙计，这份好意可是金钱难买呀! 〔晓乐犹疑着。

**个体户** 别粘乎啦!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罗!

军人 晓乐，记得在新兵连，你是最敢在深水里扎猛子的 呀!

晓 乐 (浑身燥热，解着衣襟，不安份起来)

个体户 ( 趁热打铁)我就知道，你不是软蛋!哥儿们， 一挺就 过去哪!

军人(煽风点火)这就象在打一场战争，冲在头里的人，哪 怕倒下了，也是英雄!

〔晓乐被鼓动得热血奔突，躁动地来回走步，思忖着， 终于牙一咬，心一横，捋起袖管，伸出手，拿下了那张 支 票 。

**个体户** (与他击掌相握)够意思!

军 人(朗声地)该起锚罗，咱们都要去远航哪!——再见! (向晓乐敬了个英武而有力度的军礼)

〔晓乐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泪湿眼眶。他昂奋地挺 直胸，攥紧拳，仿佛即刻便将冲锋上阵。

〔个体户打着轻快的口哨离开，军人也踏着矫健的步 子走了。

〔晓乐却不知为何，神情变得严峻起来。 〔路灯的光，把他的身影拖得很长。

**第** **四** **章**

1

〔 道 口 。

〔路灯守护着一个孤寂的身影。扬子既不前行，也不 折返，仍在彷徨，萧瑟的秋风袭来，她禁不住打了个 寒战，双手抱肩，坐到了箱子上，又掏出一袋方便面， 嚼了一 口，却咽不下。

〔不知什么时候，丁一出现在她面前。

〔一个放不下架子， 一个拉不下面子，谁也不肯先开

口 。

丁 一 (一声不吭地扔给她一件呢上衣)

扬 子 (打着哆嗦，却硬着头皮不穿那衣服)

丁 一 (憋不住，有意咳了声，显出大度)呃，这个……噢，不 管怎么说，咱们总还是老朋友嘛。噢，我决不做对不 起朋友的事。你有啥为难，我一定相帮!就和当年 在北大荒一样 ……

扬 子 (似乎被勾起了往事，心有所动) ……

丁 - (颇有度量地)噢，对了，你写的那本书，出版时要倒 贴的三千块钱，我也照样会替你付的。

扬 子 (既不回绝，也不致谢，只是把那衣服披上肩) … …

丁一 (主动上前，拎起箱子)上哪儿?我送你。

扬 子 (怅然)我……(继而，把目光从夜的深处转向丁一的 眼睛，默默地注视着。那神色中，有遗憾，有无奈；也 有渴求和期待)……

丁 一 (闷闷地抽烟，直直地看她)…… 〔两人对视着，目光没能交融但

*L两人对视有，H元没能父触，但也不豕* *详般大刻*

了，似乎都想重新地认识对方。 扬 子 (一把拿下他的烟，揿灭)

丁 一 (苦恼地一笑)你——到底讨厌我什么? 扬 子 (矜持地)我讨厌……尼古丁!

丁 一 (让步)好吧，当着你的面，我再也不抽了! 扬 子 (得寸进尺)彻底戒了!

丁 一 (转守为攻)行啊!不过，你那坏毛病，也得治治! 扬 子 (淡淡地)试试吧。

(戏谑地)要不要签份合同?

丁一 (弦外有音)结婚证不就是最有效的合同吗? 扬 子 (不知所措) ……

丁 一 (略加思忖，果断地)还是走回头路吧!

〔他拎起箱子，径自朝来路走去，她有些意外，犹豫了 会儿，身不由己地挪动迟疑的步子，不卑不亢地跟随 而 去 。

〔两人保持着相当的距离，默而同往一个方向。

丁 一 (停足，等她走近，态度认真地)我说，我实在弄不明 白，你到底……

扬 子 (打断他的话)你干嘛非要把我的一切都弄清楚不 可?

丁 一 (理直气壮)你是我的 ……

扬 子 (不容置辩)——我属于自己! 丁 一 那还能成什么夫妻?

扬 子 只要互不侵犯，谁都可以和平共处。 丁 一 (不满)我和你不是两个国家!

扬 子 (诚恳地)我的内心深处，为什么就不能有属于自己 的一个角落， 一点秘密，甚至是一种怪毛病?这是我 的权利，你干嘛要剥夺?

丁 一 (中肯地)我只是要得到你不打折扣的爱!扬子，我 给你的，难道还不够多吗?哪怕就算是交换，也得讲 个公平呀!唉，感情这玩意，要是能称出个斤两来， 你就会明白，欠了我多少……

扬 子 (尖刻地)要逼债吗?你以为爱情是牙膏， 一挤就能 出来?(目光又投向了迷朦的夜空，深思熟虑地)爱， 倒有点象个气球，有着自己的一片天空，婚姻只不过 是根线，可以牵着它，却不能捆绑它，否则，它会飞得 更远，或者，炸个粉碎……懂吗?

丁 一 (似懂非懂，自负地回道)我只知道，自己手中的气 球，我得自己牵着!

扬 子 (又冷傲起来)我懂得自重，用不着精神管制!

丁一(克制着，伸过手去，扶住了她的肩，真诚和善地轻声 道)扬子 … … 也许，得靠孩子来拴住你这个大气球



扬 子 (诧然)孩子?我，我可不想要。

丁 一 (大惑不解)什么?那你干嘛还要结婚?! 扬 子 (反语)难道结婚就是为了生儿育女?

丁一 (窝着火嘟囔)不想当母亲的女人，就不是个好女人! 扬 子 (自嘲地一笑，叹息)也许，我就不该是个女的 … …

丁 一 你! … … (又一次深深地失望，神色阴冷了，惨痛地 一笑)既然这样，你还是另找个道走吧，我……不奉 陪了!

〔他断然而又迟重地搁下箱子。

〔她怔住了，无言以对，去留两难，呆呆地窘着。 〔他并没离开，愣愣地倔着。

〔那只厚重的箱子，沉甸甸地横隔在他和她之间 …… 〔远处，响起了打桩的汽锤声，闷闷的，狠狠的。

2

〔月下。

〔打桩的汽锤声，还在作响。 〔晓乐和慧儿交锋着。

慧 儿 (完全失望，寒心地)听着!一个不懂得爱的人，是没 有资格结婚的!

晓 乐 (恳切地表白)慧儿!你难道就不希望自己的丈夫有 作为?就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有个好样的父亲?我 会做到的，会的!

慧 儿 (断然地下了最后通牒)我只请你回答 — — 究竟是要 我，还是要那所谓的事业?!

晓 乐 (毫不迟疑地答得坚决)我——都要! 慧 儿(不留任何余地)这不可能!

晓 乐(恨不能把心都掏出来)慧儿!没有你，我哪会有今 天?不干出点名堂来，我又能算什么男子汉大丈夫? 要是一直不出海，我这只小船会烂成一堆废铁的!

一旦去干了，我又要需要有家庭这个港湾，有你这把 浆啊!要不然，再撞上风浪，我可就浮不起来了 ……

慧 儿 (抑制着心头酸楚)我……尽管还没正式嫁给你，但 已经尽到了做妻子的责任和义务……我，不后悔，却 很遗憾!如果，我全身心爱着的人，亲手毁掉了这个 爱，那就等于毁掉了我的一切!

晓 乐(从心底喊出)慧儿啊，慧儿!我 … …

慧 儿 (变得那样无情)别多说了!明天的婚礼，还去不 去，——我等你的选择!

〔他震住了，进退维谷，无从抉择。 〔她等待着，寸步不让，横眉冷对。

〔那只可爱的长毛绒动物玩具，眼巴巴趴伏在他和 她之间 … …

〔打桩的汽锤声，未曾休止。

3

〔 花前 。

〔打桩的汽锤声，还在作响。 〔甜哥和大江僵持着。

甜 哥 (终于作出痛苦的选择) ……不!不该扔下你!我 ……哪能没有这点良心呢 … …

大 江 (苦口婆心)你 … …好歹也算是城里人了，咋就没个 现代观点哩?

甜 哥 (手指机械地绕着发梢，嗫嚅)咱的骨子里，还没沾上 香水味 … … (自豪中藏着压抑)咱刚被评上“拥军模

范”、“三八红旗手”……咋会说变心就变……

大 江 (焦虑地)一个女人该得到的幸福，你就不想要?做 妻子，当妈妈……你跟了我，会失掉许多许多!

甜 哥 ( 咽下苦水，强作笑颜)那也值呀!这……也就是报 上常说的——“奉献”呀!

大 江 不!我不需要!(用拐棍戮地，以示坚决)

甜 哥 你就是能自个儿走路了，也还缺个伴儿!(发自肺腑 地)就让我这根拐棍，来陪你一辈子吧……(挽紧地， 显出执着)

大 江 (激起强烈的自尊)有了你，我反而会活得太累!

甜 哥 (禁不住委屈)我就那么轻松呀?离开你，不还得背 个坏名声么?跟着你，至少在外头好做人……有多 少双眼睛，在瞅着咱们的婚事哟!(恳求)大江!还 是啥都照旧吧，莫让人家看笑话……啥时也别忘罗， 你是个英雄啊!

大 江 (触心地冲动起)英雄，英雄!哼，我非得再干它一仗 不可，把自己从英雄变成个平常人!(稳了稳情绪、 坦诚相告)这第一炮，就先往自己身上打!我要脱下 军装，让那军功章不再值钱，还要离开这个城市，躲 掉这热热闹闹……

甜 哥 (十分意外)你!说这些干啥!

大 江 (郑重宣布)我想——复员回乡!

甜 哥 (惊诧不已)不!可不能啊!大江 …… 大 江 (义无反顾)我得从头开始了 ……

甜 哥 (冲动起来)大江!你干啥要这样和自个儿过不去呀! 咱俩熬到这个份上，容易吗?你能当上军官，留在城 里，还去上大学，这些不也是用半条性命换来的吗?

(酸苦地吐诉)我为了当城里人，愣是狠着心开放了自 个儿!就好象掉进了浑浑的河里，扑腾着……

大 江 (心情很不平静，深切地轻唤)甜哥……(不知如何说 好，默默握住了她冰凉的手)

甜 哥 (神情恍惚地喃喃)咱常梦见，村头，那条清亮亮的小 溪……

大 江 那你 … …

甜 哥 (内心矛盾地)可我哪能再回头往低处走呢?(不由 地摇摇头)不……(自我告慰)城里总归胜过乡下呀!

大 江 (缄默无语，放开了她的手)……

甜 哥 (竭力劝阻)大江!别犯傻了!你身上的伤，还有我 这个人，说啥也不能就这么白白地……

大 江 (目光沉着)我不能白穿这身国防绿啊 …… 自己的 路，自己走；自己的饭，自己吃!我就是要试试，(拍 着胸脯)这一百来斤，还能派多大用场!

甜 哥 你这样做，会吃苦头的!

大 江(自信地笑笑)蹲过猫儿洞的人，什么苦和难，都不会 在乎了。甜哥，放心吧，我到底是当过兵的，垮不了!

甜 哥 (心急地)那我咋办?!大江，你就不为我想想……

大 江 (沉默少顷，诚挚地)甜哥，我为你的今后，想了不知 多少回，结果还是那句话——别跟着我!

甜 哥 (摇着头)不……(怀着全部情感、祈求地唤道)大江， 大江……(死死拽紧了他手中的拐棍)

大 江 (强忍着感情的痛楚， 一字一句地)我 - 铁了心!

你……该咋办，自个儿定吧!

〔她僵住，陷入困境，难以自拔。

〔他克制着，忍痛割爱，初衷不改。

〔那根结实的拐棍，硬梆梆地支撑在他和她之间 …… 〔打桩的汽锤声，余音不绝。

4

〔 野 外 。

〔打桩的汽锤声，还在作响。 〔倩倩与石头对峙着。

石 头(直截了当地逼问)快说!到底是要我，还是留他?!

倩 倩 (极其为难，苦苦哀求)我和孩子——你都一起要了 吧!!

石头(彻底失望，痛绝地)我……不是混凝土搅拌机!!

〔 沉 寂 。

倩 倩 (怀着最后的一线渴望)石头……

石 头 (一脸的尊严)我- 不是啥都能承包的!咱不比谁 矮一截子，更没缺骨头少筋!哪怕打一辈子光棍，也 不能……

倩 倩 (怯声地)你……真能狠下心来?

石头(咬紧牙关)没别的法子!做人，也该有个自主权!我 不中意的，就得打回票!谁也强迫不了谁!(顿了顿， 艰难而痛苦地从牙缝里挤出一句)咱俩——断吧!!

倩 倩 (震惊，心都碎了)啊?!石头!

石 头 (断然地将那护腰带退还给她，双手不无痛惜地直 抖)

倩 倩 (连连后退，拒绝收下)

石 头 (硬是塞给她，又摸出那把钥匙，哽声地)这房子……

也得去退了……

〔倩倩一阵昏眩，只觉天摇地转，捧着护腰带，捂住 脸，遏止悲伤的泪。少顷，缓缓抬起头来，变了个人 似的，没了可怜的乞求，多了自尊和勇气。

倩 倩 (尽力显得平静地诉说积郁于心的真言)石头， …… 让我把话说完再分手……该让你知道，这孩子的父 亲……他和我深深地相爱，可是父母却硬要拆散我 们!只能偷偷地好，而且还……万万没想到，他会永 远地去了!却留下了这……(抚着腹部，喉梗声阻)

石 头 ( 大 为 震 惊 ) !!

倩 倩 (敞开心扉，真真切切地)……我要留下这条小生命! ……这孩子，不管是种子，还是苦果，我都扔不下!他 是我的血肉，我的心啊!可我又实在担不动……这 时，你来了……我和你好，不只是为了给孩子找个父 亲……我是真心地喜欢上了你!越是爱得深，就越觉 着对不起你，更怕失去你!只好瞒着……原以为，只 要对你好上加好，就能弥补……可是……这不怨你， 都是我的错!谁让我是个女人呀……(泣不成声)

〔石头的心被强烈地震撼着，直愣愣地凝视着她，嘴 唇翕合着，却什么也说不出。片刻，拿出手帕，轻轻 地去抹她眼角的泪，那神情里，充满了同情和善良。

倩 倩 (总算稳住了情绪，抚摸着护腰带，捧送上)石头，这 个你还是留下吧!腰伤不容易好，得多保重……(声 音轻轻的，却饱含深深的情意)

石 头 (心被揪起，手举不动，热泪滚落)…… 倩 倩 (目光真诚) ……

石 头(不忍看她的眼睛，挪开视线、盯住那护腰带)……

倩 倩 (神色坚强起来)往后的路，再难，我也会走下去的

…… (深深地看着他)我会一直记着你的 …… 石 头 (控制不住，哭了) ……

倩 倩 (反倒冷静下来了，淡淡地问)什么时候，去法院 ……

石 头 (浑身一颤，神经质地一把拽住了她手中的护腰带， 欲言又止) ……

〔他定住了，欲断不忍，欲罢不能。 〔她静候着，藕断丝连，难舍难分。

〔那条柔韧的护腰带，缠绵绵地牵绕在他和她之间

〔打桩的汽锤声，惊心动魄。

5

〔各自的角落。

〔打桩的汽锤声，无处不在，震得夜色抖擞起精神，震 得大地摇撼出力量。

〔这四对情侣分别停立着，沉默，构成了全方位的四 重奏，无声的交响。

〔渐而，这种固有的组合，在汽锤声中，躁动，分解，离散。 〔在夜与昼的分界线，在新和旧的接壤处，他们相继 行进，已经不是成双配对的了，或失之交臂，或摩肩 接踵；或落差错位，或遥相对应……每个人，都在徘 徊中追寻失落的爱，在困顿中求索崭新的自我，呼唤 着真、善、美，期待着明天……

〔那一个个年轻而成熟的身影之间，是一片朦胧而清 晰的空白 ……

**尾** **声**

〔在更开阔的空白中，升腾起一轮太阳，丰满而新鲜， 那是都市的心脏，是青春的面庞。

〔集体婚礼现场，飞扬起艳丽的气球，空中多了无数 个彩色的太阳。

〔主婚人喜气洋洋的声音响彻大厅： “——集体婚礼，现在开始!”

〔欢声四起，炮竹喧天，彩屑飘洒，笑语满堂。

〔节目主持人出现在一角，对那番热闹，似乎显得无 动于衷。

主持人 (喃喃自语)但愿这婚礼圆满结束!下 一个任务，就 该给自己找对象喽。(若有所思)唉，人哪，为啥要结 婚 ?

〔回答他的，是主婚人庄重洪亮的声音： “——新郎、新娘——入场!”

〔气氛热烈，高潮迭起。

主持人 (禁不住去凑热闹，冲着前方，信口高喊)恭喜!恭 喜!祝贺!祝贺! — — 愿天下眷属，终成有情人! (蓦地下意识一捂嘴，又困惑地自问)怎么,我说错 了?!

〔《婚礼进行曲》,神圣而欢乐地奏响。

〔一对又一对伉俪，挽臂携手，款款入场。 一样的衣 着，相近的举止，类似的表情，只望见长长的队列，辨 不清各位的容颜，我们熟悉的剧中人，是否也在其中 呢?谁知道 … …

〔光渐暗，唯独硕大的“喜”字，大放异彩!

**——剧** **终**

**外国娘舅**

魏 峨

魏峨：男，58岁，当代著名戏曲剧作家，现任浙江越剧院 副院长，中国剧协浙江分会理事。主要剧作有戏曲《胭脂》、 《 于谦 》 等 。

人 物

(以出场先后排列)

大 妈——六十多岁的老人，家庭妇女。 李 诚——大妈的长子，中学教师。

李 刚——大妈的次子，电话工人。

老 黄——大妈的表弟，退休中学教师。邻居。

郭真真——医生，老黄中学时的学生，老书记郭超的

*女儿。*

李来发——邻居。个体暴发户。 巧珍 — — 来发的妻子。

玲 玲 - 来 发 的 女 儿 。 曼 丽———宾馆服务员。 邮递员——送信人。

贾为民——县委副书记，人们都称贾书记。

马德生——物资局长。

阿 英——物资局秘书，李刚的女朋友。

贾俊才——贾副书记的儿子，星星开发公司经理。 胡院长——县人民医院院长。

郭 超——原县委书记。

马 妻——马德生的妻子。

张一卿——外国娘舅。美籍华人。 BBK 公 司 董 事 长 。

**时** **间：**当 代 。

**地** **点：**某县城。

**(一)民间小事**

〔李诚的家，位于城东7086号的老式院子里。这院 子住了李诚、老黄、李来发三家。

〔幕启，清晨。

〔大妈买了菜回家，进门。

大 妈 (向里面喊)阿诚、阿刚，还睡懒觉呀，快起床，打扮打

扮，人家要来相亲啦! 〔里面应了 一声。

大 妈 (把菜篮放在桌上)唉! (唱)如今物价天天涨， 提起菜篮心发慌。

今日老大把亲相。

原打算买些荤腥装排场。

自由市场转一转， 价钱叫人心发凉。

猪肉三元八， 湖蟹廿只洋。

小小虾儿两块五角卖一 两， 我只得青菜豆腐收了场。

〔李诚、李刚起床出来，各自刷牙洗脸。

**李大妈** **唉** **!** **(** **接** **唱** **)**

两个儿子光棍汉，

这年头谁肯来家做新娘!

李 刚 (背起工具袋)娘，我去上班了。

大 妈 今天你阿哥相亲，你也不帮个忙?

李 刚 阿哥相亲，我怎么帮忙?!我今天要为五六个地方装 电话，事情不少。

大 妈 每天装电话，我们这7086号院子里，也不来装 一 台。 李 刚 姆妈，我们不够资格!

大 妈 好好，你去吧!

李 刚 阿哥，祝你交好运!(下)

大 妈 阿诚，人家姑娘就要来，你年纪三十五，千万不能再 耽误。快打扮打扮，头梳梳，把那件西装穿起来。

李 诚 (顺从地)嗳!(带起近视眼镜，梳头，穿衣) 〔大妈取扫帚去扫门前。

〔老黄拎了个空菜篮，手提一条极小的小鱼上，后面 跟着郭真真；提个蛋糕盒。

老 黄 表姐你早啊!

大 妈 哎哟老表弟呀!买了这么一条鱼?

老 黄 哈哈，嫌它小?我这个退休教师，只配吃这个啦!

“熊掌吾所欲也，鱼，亦我所欲也!”哈哈哈! 大 妈 这位是?

老 黄 我教过的学生，医院的医生郭真真，她还记得我这个 老师，买了个蛋糕，给我做寿。难得啊!

大 妈 噢，是郭老师，你给我看过病，是县委老书记的女儿

吧!

〔郭真真含蓄地一笑。

老 黄 什么书记，早就调走了。听说现在不做官了。阿诚 呢?

李 诚 (迎出)表娘舅，你早!

**老** **黄** 我刚才在菜场旁边，看见两个学生在摆地摊赚钞票。 一 问，是你管那个班的。

李 诚 啊 ?

**老** **黄** 你去看看吧，弄不好又不肯读书了。学生流失严重 啊!

李 诚 我这就去!(欲走)

大 妈 (叫住)别忘了快回来，人家姑娘…… 李 诚 我知道!(欲下)

〔摩托车声，马达声停，李来发推摩托上，正好堵住李 诚。

**李来发** 阿诚兄弟，你看!(从筐里提出一大串甲鱼和湖蟹) 怎么样，只只滚壮!夜里到我家喝老酒!

李 诚 来发哥，我正忙着，对不起!(跑下)

**李来发** (转对老黄)阿黄老师，你到我家来喝几杯，我用茅台 招待你老教授。

**老** **黄** 谢谢，我有!(提起那条小鱼一幌，笑下) 〔郭真真斜看来发一眼，笑着跟下。

**李来发** 咦，看不起我们个体户?

**大** **妈** 来发呀，这些要多少钱呀? **李来发** 我也没问价钱，便宜!

**大** **妈** 你做什么生意，真发财啊! **李来发** 哈哈，大妈!

(唱)只要肯把脑筋动， 如今赚钱路路通。

政策好比黄鳝洞， 钻进钻出利无穷。

莫看我，初小文化呆冬冬， 如今也要当富翁。

我一幢新楼已造好， 下月修缮要完工。

到时候老邻老舍全请到， 我再把生意经来告诉侬。

哈哈哈，巧珍!

〔巧珍应声出。她打扮得象个贵妇人，却显得土气。 **李来发** (把甲鱼，湖蟹一甩)收拾收拾，过老酒!

巧 珍 哎哟!(丢回给来发)又是甲鱼、湖蟹!昨天被它咬 了一口，你自己去收拾。

**李来发** (往地上一丢)我还要忙去呢!(发动摩托骑下)

**巧** **珍** (踢一脚)天天吃这种东西，真讨厌!(转对大妈)大 妈，你家里都准备好了吗?

大 妈 也没什么好准备，姑娘来了，就让他们见见面，自己 谈吧。

巧 珍 (进门见篮子)哟，买些青菜、豆腐，这怎么招待人家? (跑出门捡起甲鱼湖蟹)这都给你了!

大妈 不不不 … … 巧珍! 巧 珍 收下!(塞进篮子)

大 妈 这怎么可以，不行，不行!

巧 珍 (扫视房间)是呀，不行不行，沙发也旧了，连个彩电 都没有!人家姑娘都要吓跑啦!

大 妈 什么办法，彩电买不到，都要凭票，又不知道哪里发 的票?

巧 珍 凭什么票?我家来发前天就搞来两百台彩电。 大 妈 (惊异)两百台?

巧 珍 你要就给你一台，松下二十时，四千五一台。 大 妈 四千五百元?……我买不起。

巧 珍 哎呀!那就先借一台给你派派用场。 大 妈 这……不好不好。

巧 珍 大妈!

(唱)阿诚今日要相亲，

他已是年过三十中年人。

切莫再露寒酸相，

第一印象最要紧。

房间一定要气派，

莫要为难我大媒人!

我就去拿来!(跑下) 大 妈 (想阻止)巧珍……嗨!

(唱)这一个七0八六破墙门， 七颠八倒贫富分。

这边是中学老师贫如水， 那边是富得流油小学生。 叫人越想越烦闷—

〔巧珍和她女儿玲玲搬了台大彩电，连盒放在茶几 上，帮助布置房间，将沙发盖上新毛巾毯。

大 妈 (阻拦不住)巧珍，这不妥当，不妥当呀!

(唱)我怎能假装门面来相亲。

如此盛情我感谢，

于心不安难领情。 巧 珍 这有什么呀!

(唱)想当初我家来发判了刑， 我母女求生无路把死寻。 多亏你雪里送炭救我命， 知恩不报我枉为人!

因此上，要为阿诚作介绍， 一手资助把婚成!

大 妈 你还要资助?

巧 珍 当然，你老大大学毕业当老师，老二高中毕业当工

人， 一个月多少工资?还不如我家来发赚一天的! 如今办喜事不容易，要这个数(伸五指反复),到时候 我要送上个大红包!

大 妈 大红包?不不不 … …

玲 玲姆妈，你和爸爸商量过吗?

巧 珍 商量什么,我作主了! 〔玲玲不服气地嘟嘴。

巧 珍 ((看手表，露出金光闪闪的镯子)哟!时间快到了。 玲玲，快去把可乐、咖啡拿来，还有水果、糖果、瓜子 花生!

〔玲玲嘟着嘴跑下。

大 妈 这……这怎么好意思!

巧 珍 你就听我安排!呀，那位小姐来啦。

大 妈 小姐?

巧 珍 姑娘们现在都时兴叫小姐了，你记住。

〔曼丽穿着鲜艳的时装，模特儿似的扭动着走来。站 住，看门牌。

曼 丽 7086号!(笑)在这里。(走来) 巧 珍 (迎出)曼丽小姐!

曼 丽 巧珍大姐，来发哥呢?

巧 珍 他呀，屁股一溜烟，跑生意去了。

曼 ·丽 那位大学生李老师呢?在哪里见面?

巧 珍 喏，他家就是我老邻居，这就是他母亲。 大 妈 (笑脸迎出)啊，姑娘……噢，小姐你好!

曼 丽 你就是李大妈? 大 妈 请，请里厢坐。

〔曼丽高傲地一笑，挺胸昂首扭身而入，大妈只得退 避让进屋里。

曼 丽 (扫视房间，见菜篮)哟，甲鱼，湖蟹，都是高蛋白。多

少钱一斤买的呀? 大 妈 这 ……

巧 珍 听说你要来，大妈特地去买来，价钱也没问。

曼 丽 嗯。(坐下)其实，我们宾馆内部有得供应。(说着又 掀开彩电纸盒看看)新买来的?还可以!

〔玲玲捧了一个大盘上，装着可乐、雀巢咖啡、水果、 糖果之类。

玲 玲 曼丽姐，你请用。

曼 丽 玲玲，你当招待员，把家里的东西都搬来了?

巧 珍 不，都是大妈托我去买来的。曼丽，用雀巢咖啡，还 是可口可乐?或者巧克力?(玲玲趁机跑回家)

曼 丽 我在宾馆工作，有得吃，不是个贪嘴的!(说着拉开 可乐罐，拍的一声，把大妈吓了一跳)那一位大学生 呢?怎么不见人?(说着又咬了一口巧克力)

巧 珍 他就来，就来。同你说过了。现在是中学教师，一表 人才，学问好，包你满意。

〔李诚衣衫不整，西装和眼镜都提在手里，一跷一拐

地上。

巧 珍 啊，他来了。

大 妈 (忙迎出门责备)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曼 丽 (在屋里笑)好个一表人才!

李 诚 那两个摆摊的学生，见了我就跑，我追了几步，跌在 咸菜摊上了!脚也扭了。

大 妈 你这个近视眼啊!(急帮他整衣，套上西装)快，那姑 娘已经来了。

李 诚 (尴尬地带上破眼镜进门)你……你好! 曼 丽 还算好，没有跌到咸菜缸里。(笑)

巧 珍 (笑)你真会说笑话。阿诚兄弟，她就是东海宾馆服 务员曼丽小姐!

曼 丽 认识你很高兴!(伸手) 李 诚 (握手)曼丽小姐!

巧 珍 好，你们谈，你们谈谈!(提起篮子推大妈下)

〔一时两人对视，互相打量，沉默片刻。 李 诚 (无话可说)我……我给你泡茶。

曼 丽 不用，我喝惯了可乐(喝一口)还有咖啡! 李 诚 (惊奇)啊?这是……你自己带来的?

曼 丽 (奇怪)难道不是你家的?

李 诚 哎……不不不，噢!是是是 …… 曼 丽 (一笑)李诚先生!

(唱)曼丽我一根心肠通到底， 有话直说你莫生气。

听说你今年已经三十一， 工资是否两百几?

**李诚这** **…** **…**

·197·



(唱)你我今日初相识，

理该诚心交底细。

我过罢新年三十五，

每月工资八十七。 曼 丽 (讥讽地)八十七?

李 诚 (唱)教龄补贴加十一， 猪肉补贴三块几，

还有那杂七杂八书报费， 总共多少我忘记!

曼 丽 哎哟，那点东西就不用讲啦!

(唱)我问你，国外是否有亲戚?

是否另外做生意? 李 诚 没 … … 没有。

曼 丽 骗人。

李 诚 真的没有。

曼 丽 (唱)倘若你讲的都是真心话，

我看你，这架彩电也买不起! **李** **诚** 彩电?这 … … 这是怎么回事?

(唱)眼前之事太希奇， 有口难言费猜疑。

姑娘呀，李诚从来不说谎， 何来彩电我不知。

曼 丽 你不知道?(笑)也好，也好!

(唱)我看他老实巴交实可笑， 读书虽多懂事少。

倒不如打开天窗说亮话， 是好是坏见分晓!

李诚先生! 李 诚 嗳 !

曼 丽 (唱)你我若把对象找， 条件不高只三条!

李 诚 啊，请，请讲。

〔大妈及巧珍出来偷听。

曼 丽 (唱)第一条，你读书不知赚钞票， 日后也该开开窍。

每月收入全上缴，

由我安排作开销， 李诚这 … …

巧 珍 (对大妈)可以，叫他答应下来! 大 妈 (轻声示意)阿诚 ……

李 诚 可……可以。

曼 丽 (唱)第二条，新房必须三间套， 李 诚 啊 ?

曼 丽 (唱)里外装修要达标。

李 诚 这不可能，我目前不可能。

巧 珍 (闯了出来)可以可以。我家就要搬走，这7086号的 房子都让给你，里外装修我来包。(对曼丽)还有一 条呢?

曼 丽 (唱)第三条，最重要， 自立门户少打扰。 大妈从此莫来往，

搭配老娘我不要! 李 诚 啊 ?

大 妈 你……你说什么?

**曼** **丽** 现在时代变了，都是这样。要不然，你儿子就打一辈 .子光棍去!

李 诚 (勃然大怒)你……请你出去，你……你给我滚!

曼 丽 哟!赚几块钞票的穷教师，还要耍威风?哼!(扭身 冷笑而下)

大 妈 (站立不住)啊……(瘫坐于地) 李 诚 (急扶)娘，娘……!

巧 珍 (急扶)大妈，大妈……!

〔李诚抱起大妈坐到沙发上，已惊动了隔壁的老黄与

郭真真跑来。郭真真忙诊脉。 **郭真真** 快，马上送医院!

〔李诚背起大妈，众人一拥而下。

〔邮递员骑车上。 **邮递员** (喊)里面有人吗?

〔李刚从外回来，上。 **李** **刚** 怎么,有信?

**邮递员** 有一封死信，外国来的，没有写地址，只写铜山县城 张惠芬收。铜山县城早已成了大水库，在水底下哪 里去找?听说你们这里有个张惠芬?

李 刚 我妈妈就叫张惠芬。 邮递员 是铜山来的吗?

李 刚 老家是铜山。是移民搬来的。

**邮递员** 太好了，那就交给你了，请签个字。(李刚签字收信， 邮递员骑车下)

〔李刚细看信封。老黄上。玲玲从家出来。 老 黄 阿刚，你妈妈发病去医院了，快去看看!

李 刚 (吃惊)啊?(把信落在打开纸盒的电视机盒子里)

老 黄 是心脏病发作了! 李 刚 心脏病?!(呆住)

玲 玲 (进屋把果盘放在电视机上，抱起电视机)这台彩电 我搬回去了!(下)

李 刚 怎么一回事?

老 黄 快去医院看看! 李 刚 哎!(跑下)

〔 灯 暗 。

**(二)官场小趣**

〔物资局某办公室。

〔马局长马德生恭敬地陪着县委贾副书记贾为民上。 贾咳嗽，马为他拍背。

**马德生** 贾书记，到我办公室坐坐吧!

**贾为民** 不坐了，小马，物资局交给你了，就看你这千里马啦!

(唱)方才的会议开得好， 你的发言姿态高。

物资局，独立王国反领导， 目无县委乱糟糟。

因此调你任局长， 切记嘱咐共三条。

**马德生** 贾书记，我早就记住了! **贾为民** 你再复习 一遍!

**马德生** (唱)第 一 听从党领导， 逢事请示看批条。 第二僵化要清扫， 开放搞活多动脑。 第三小权可分散， 大权独揽不动摇。

廉洁奉公要做到， 出了问题……

**贾为民** (唱) ……担子我们县委挑! **马德生** (恭敬地)感谢领导信任。

**贾为民** 哈哈哈，好，你把物资局好好整顿整顿。(咳嗽起来)

我要到医院去看看病了!(下)

**马德生** (又为他槌背)我送你上车!(送下)

〔李刚背着工具袋，手提一卷电线上。 李 刚 阿英，阿英!

〔阿英上，她是个文静的姑娘。

阿 英 阿刚，你怎么才来装电话，新局长都到了。

李 刚 我哥哥今天相亲，来了个姑娘把我姆妈气出心脏病， 进医院了。

阿 英 (惊)啊!有这样的事?我该去看看大妈 … … 李 刚 我妈已经好些了。下班以后，我陪你去。

阿 英 也好，新局长刚到，可能有事。 李 刚 新局长是个什么人物?

阿 英 听说原来是贾书记的秘书，姓马，马……

李 刚 马屁精吧!我在门口看见，他送贾书记上汽车，样子 象条哈叭狗。

阿 英 不要这样乱讲人家!姓马的不一定就是马屁精。 李 刚 好好好，不是马屁精。你可以放心当秘书了。

阿 英 你真坏，(追打)真坏!……

李 刚 我投降，投降!(举手)请问电话装在哪里? 阿 英 就在这个办公室。新局长自己挑的。

李 刚 谢谢，你先忙去吧!

〔李刚从包里拿出一架电话机放在写字台上，丢下一

圈电线，开始整电线，阿英下。

〔马德生上，看看李刚。李刚也看看马德生，并不理 睬，只顾自己理电线。

马德生 (不悦，自语)这个人是谁?……看来他也不知我是 谁!(轻咳一声，神气地坐在办公桌前，拿起电话就 喊)喂，喂，嗯!我姓马，马克思的马，对!我就是马 局长! ……可以，就这么办吧! ……

李 刚 (上前夺过话筒放下)对不起，这电话还没有接通。 **马德生** (生气)你是干什么的?

李 刚 装电话的，还没有装好。(讥讽地)已经认识你姓马 克思的局长大人啦!(笑着拉电线下)

**马德生** (尴尬生气)嘿!太无礼，岂有此理!(拍桌)秘书，秘 书!

〔 阿 英 上 。

阿 英 局长什么事?

马德生 刚才装电话的工人，叫什么名字?通知电信局领导，

好好教育，扣他奖金! **阿** **英** 出了什么事?

**马德生** 不要管什么事，他叫什么名字? **阿** **英** 名字?……我不知道。

**马德生** 去查一查!

**阿** **英** 嗳!(转话题)马局长，刚才星星开发公司经理来电 话，说就要来拜访你。

**马德生** 星星公司，哪一位经理?

**阿** **英** 贾俊才，就是贾书记的儿子。

**马德生** (满脸堆笑)啊，是小贾呀，好，好!是个人才啊! 〔小车喇叭声，停车声。

〔贾俊才西装革履，架着阔边眼镜，挟着个公文包上。

**马德生** 哈哈，说来就来了!(迎出) **贾俊才** 马兄!恭喜高升，恭喜高升!

**马德生** 小贾呀，好一副企业家的派头，要刮目相看啦。请! (迎进室内)

〔贾俊才坐下，掏出包外国烟，递给马德生一支，点 烟。阿英沏上茶。

**马德生** 你如今是大忙人，走在改革最前列，难得见面啦!

**贾俊才** (笑)物资局是我们公司的衣食父母，你又新官上任， 怎可不来烧香哪!

**马德生** 岂敢，岂敢!有什么贵干!

**贾俊才** 无事不登三宝殿，通报一个信息。 〔阿英欲避下。

**马德生** 不要走，你把信息记下来。

**贾俊才** 你们请听!(阿英开始做笔记) (唱)有一位美籍华裔大阔佬，

家财巨万年岁高。 离乡背井四十载，

回国后，铜山湖上把泪抛。

原籍本是铜山镇， 通过侨办把人找。

**马德生** 这和我们什么关系?何必管闲事。

**贾俊才** 管闲事?那个阔佬是BBK 跨国公司董事长张一卿! **马德生** 那又怎么样?

**贾俊才** 你想想吧!

(唱)倘若他亲人移民在我县，

就好象天上落下个大元宝。

本公司立即挂钩搞联营，

你物资局，从此也能改面貌! **马德生** 你脑子真灵!贾书记怎么说?

**贾俊才** 我爸爸说“好!”叫我主动和县委各部、委、办、局多方

联系，帮那老侨胞寻找亲人。 **马德生** 他找的什么亲人?

**贾俊才** 找他的姐姐，叫张惠芬。

**马德生** 张惠芬，这名字太普通，恐怕有好多个吧! **贾俊才** 公安局说，本县就有上千个!

**马德生** 大海捞针哪!好，既然贾书记有指示，我们照办，阿 英，你记下，发动全局干部职工，寻找张……张惠芬。 有情况马上汇报。

**阿** **英** 是!(合上笔记本，下)

**贾俊才** (见无人，拉开公文包，递过一张单子)这个，就请批 一 批 。

〔李刚装电话线复上，在室外。

马德生 (看单子，有些为难)啊呀，你们公司大楼已经完工，

还要五百吨平价钢材? 李 刚 (在室外)五百吨?

贾俊才 (轻轻一笑)我知道你手里有货。

马德生 这个……平价议价，每吨就差 一千多元，这五百吨



贾俊才 你放心，我们按公司规定给你回扣。

马德生 那里的话呀!只是贾书记交待过，大批的物资，要看 他的亲笔条子。

贾俊才 你不想想，我爸爸好意思给我批条子吗?我亲自来 了，还不如他的一张条子?

马德生 对对，(一想)这样吧，我给你分成两批，或者分三批， 免得太显眼!(批单子)

贾俊才 可以!(笑)我爸爸没有看错人! 马德生 (递单子)拿去吧，分三批提货。

贾俊才 多谢啦!我不会忘记你的。(欲走)

马德生 我要准备材料，物资局要整顿。事情多，不送啦! 贾俊才 不用，拜拜!(出门)

〔马德生进内下。

〔李刚把电线拉过来倒过去，故意拦住贾俊才。 贾俊才 咦，让让路，电线拉过来倒过去作啥?

李 刚 倒过来倒过去，可以发财呀!哈哈哈! 贾俊才 你 …… (气愤而下)

〔李刚理电线，李来发兴匆匆上。 李来发 阿刚，你在这里装电话?

李 刚 是呀，你也来了?

李来发 听说新局长上任，拜访拜访，烧柱高香! 李 刚 你信息真灵。

李来发 信息时代嘛!你认识新局长?引见引见。 李 刚 我不认识，看来是个浑蛋!

李来发 浑蛋?那就好极了?

李 刚 (冷笑)好极了，都上门啦! 〔李刚整好电线，笑下。

李来发 (在门外恭敬地)马局长，马局长——!

〔马德生自内出。 马德生 谁?

李来发(笑着施礼)特来拜见!(递上名片)

马德生 (坐下看名片)“来发综合贸易公司经理：李来发。”

噢，顶顶大名的个体户，皮包公司。哈哈哈!

**李来发** (陪笑)嘿嘿嘿，全靠现在政策好，你们干部领导好，

我才能办这个公司，嘿嘿嘿! **马德生** (官腔)有什么事吗?

**李来发** 没有，一点事也没有。你新官上任，我小百姓来拜

见，恭喜恭喜!

马德生 (打官腔)不必啦!我们国家干部，工作调动是正常 的，是合理的，是革命工作需要的，是为人民服务的! 懂吗?

**李来发** 懂，完全懂，而且十分佩服。我为有你这样一位亲戚

感到光荣，感到骄傲，感到自豪! **马德生** (诧异)什么,我是你的亲戚?

**李来发** 是呀!我细细说给你听!

(唱)我老婆的舅公叫郑方， 郑方的表叔叫石良。

石良堂房四姐妹，

四妹是你亲姨娘。

若将辈份排仔细，

我叫你叔公也无妨。

**马德生** 叔公?哈哈哈，扯到哪里去了。

**李来发** 不管怎么说，总有点亲戚关系，以后多多关照。 **马德生** 好啦，还有事吗?

李来发 没有什么事，我那个公司也经营一些物资，因此写了 个工作汇报，请马局长审查审查。(递过个厚信封) 下次再见，再见!(下)

**马德生** (抽信封看)钞票!(有些紧张，见无人，数了数笑起 来)他这个暴发户，五百块钱就想收买我?太便宜了

吧!哼!(拿定主意)秘书，秘书!

〔 阿 英 上 。 阿 英 局长有事?

**马德生** (把钱往办公桌一扔)你看! (唱)我来上任第一天，

个体户就来行贿送金钱。

本局定要大整顿， 上梁不正下梁偏。 贿款公布作展览， 全局学习整三天。 报告县委作汇报， 廉洁奉公无虚言!

**阿** **英** **(有些感动)是。**

〔 切 光 。

**(三)歪风小例**

〔医院的一角。挂有“三病区”的指示牌。 〔护士们端着打针的器具走过。

〔胡院长穿着医生的白大褂走上。李诚紧紧跟上。

**李** **诚** 胡院长，胡院长!

**胡院长** (有些不耐烦)已经讲过了，医院没有空房，你母亲不 是安顿好了吗?

**李** **诚** 那走廊里好大的风，雨都下进来了，怎么能住病人?

**胡院长** 只能这样安排!没办法。

**李** **诚** 我们病人原来住得好好的，为什么搬出来?我们家 属都有意见!

**胡院长** (瞪眼)啊?让你们住院就不错了，还有意见?

〔郭真真穿着白大褂上。 **郭真真** 对，我也有意见!

**胡院长** 你……小郭医师，你插什么嘴呀?

**郭真真** 原来的几间病房，腾出来作什么用了?

**胡院长** 另有重要安排嘛! **郭真真** 什么安排?

(唱)为一人伤风感冒住三间。 把重病赶到走廊受熬煎。

轻重缓急全颠倒，

我身为医师愧无颜。

都说道，医院只为官治病， 百姓死活不值钱。

请求院长快改变，

若不然，引出事故谁承担?!

胡院长 郭真真同志，你说什么话呀?你父亲也是个大干部，

内外有别、上下有别都不懂? **郭真真** 我的确不懂!

**胡院长** 小郭!(拉向一边神秘地) (唱)县委电话来指示，

让书记安静治疗养几天。 承认差别是常理，

你何必大惊小怪乱发言。 倘若你父亲来治病，

我也会特殊照顾排在先。 **郭真真** 我父亲决不会要!

**胡院长** 难说，难说!(要走)

**郭真真** 胡院长，既然如此，我们“人民医院”的牌子，应该换

一块。

**胡院长** 换什么?

**郭真真** 换成“特权医院”! **胡院长** 胡 闹 ! ( 下 )

**李** **诚** (感激地)郭医师，谢谢你!谢谢你。

**郭真真** (为李诚的诚心所感动)不，李老师，是我们医院对不 起病人!(暗暗拭泪)

李 诚 (更激动起来)有你这句话，我更要谢谢你，郭医师

啊 !

(唱)连日来我心中难咽一 口气， 只痛恨世风日下道德低。

眼看着做官发财人人敬， 无钱百姓贱如泥!

学校教育藏危机， 生病求医也受欺。 方才闻君一席话， 惊喜人间有正义!

(诚恳地)我代表全体病人，再一次谢谢你!

郭真真 不用谢，我并没有做到什么。李老师，你快去照顾母 亲，我再去争取!

李 诚 谢谢，(回身走一绊，跌跪在地上)啃!(跪在地上摸 眼镜)

郭真真 (忙扶)呀，快起来!

〔贾俊才上，看见郭扶起跪着的李诚，暗暗冷笑。

郭真真 (扶起李诚)昨天你又一整夜没睡觉吧，眼睛都肿了! 李 诚 (戴上眼镜)哎，哎!没关系。

**郭真真** 你身体也要当心。 李 诚 谢 谢 ! ( 下 )

〔贾俊才嫉妒地笑出声来。 **郭真真** 怎么,你又来了?

**贾俊才** 特来看看你呀。

**郭真真** 我有工作，不要老缠着我。 **贾俊才** 呵，另外有人给你下跪了!

**郭真真** 造 谣 !

**贾俊才** 刚才不是精彩的求爱场面吗?哈哈 ……

郭真真 无聊!(想走又止)就算我爱上别人，你也管不着! 贾俊才 爱上他?我认识，一中的穷教师!

郭真真 无耻!他比你高得多!(要走)

贾俊才 (拦住)好好好，真真，算我乱说。不过，你为什么老

避开我?

郭真真 因为你变了。

贾俊才 改革嘛，人人都在变。可是我的心没有变。我们这

个县，只有你我才相配，我始终等着你!

郭真真 不用空等了，官倒爷，发你的黑心财去吧!

贾俊才 (一笑)官倒?我又没有乌纱帽，算什么官?我又倒 过什么?

郭真真 你自己明白。(要走)

贾俊才 (拦住)真真，你把话说清楚，是谁对你讲的? 郭真真 让开!

[郭超脸带笑容，风尘仆仆地上。 郭 超 这是作什么呀?

郭真真 (意外，惊喜)啊，爸爸来啦! 贾俊才 (规矩地)郭伯伯!

郭 超 (笑)哈哈，还和小时候一样，两个人老是争论个不 休。

贾俊才 我们没有争，是讨论改革。郭伯伯是出差来吗?

郭 超 路过，顺便看看真真。听说你爸爸也在住院，所以也 想来探望探望。

贾俊才 好!我马上去告诉爸爸!(跑下)

郭 超 真真，你们两个……情况怎么样了? 郭真真 不怎么样，也不会怎么样。

郭 超 不要太任性，你都二十八岁了!

**郭真真** 就是三十八，也决不会嫁给他!爸爸，这事情你不用 管。

**郭** **超** (笑)哈哈哈哈，好!决不干涉。到时候再听你汇报。

(拉女儿手)走，陪我去看看贾叔叔。 **郭真真** 我不去。

**郭** **超** (有些奇怪)为什么?

**郭真真** 你推荐培养了一个好书记，人家都在骂!

**郭** **超** 做工作嘛，总会有人骂的。要看骂什么,该不该骂? **郭真真** 骂的事情多得很，眼前的事情就该骂!

**郭** **超** 眼前什么事?

**郭真真** 爸爸!你看见满走廊上的病人吗?

**郭** **超** 看见了，病人真不少啊! **郭真真** 不，爸爸!

(唱)贾书记伤风感冒生小病， 偏有人溜须拍马来奉承。 县委指示来疗养，

占据了新造的病房三间整。

吃补药，会亲朋， 打起麻将过三更。

重病人被迫赶到走廊上， 任凭风吹任雨淋。

**郭** **超** 啊 ?

**郭真真** (唱)这便是人民医院新鲜事， 未知爹爹可痛心?

**郭** **超** (沉思)唔……县委金书记还没回来么?

**郭真真** 去党校学习半年了，现在是你的老部下，贾副书记当 家。

郭 超 (笑)真真也讽刺爸爸?哈哈哈 … … 〔贾为民、胡院长、马德生、贾俊才上。

贾为民 啊——郭书记! 众 人(同时)郭书记!

〔众人垂手恭迎，不敢贸然上前握手。郭真真回头走 下 。

郭 超 (笑着)不要叫书记了，我现在没有什么职务。(上前 握手)为民同志，住院了?气色还好嘛!(与胡握手)

胡院长你好!这位是? …… 贾为民 新任物资局长小马。马德生。

马德生 (凑趣)马大哈的马，道德的道，计划生育的生! 郭 超 哈哈!(握手)有特点。

贾为民 好干部啊，拒绝受贿，通报表扬啦! 郭 超 噢!小贾，你在哪里工作?

马德生 星星综合开发公司经理! 郭 超 啃!要当企业家，哈哈哈!

贾为民 老书记，你来也不先打个招呼!你还在省纪委吗? 郭 超 不，目前我无官一身轻啦!

贾为民 不可能，你还不到六十，可能更有重任吧!

郭 超 谁知道呢，哈哈哈。我难得有空，出来走走，散散心。 马德生 老书记，你住下了吗?

郭 超 我刚到，准备就住女儿这里。

贾为民 那象什么话!小马，打电话通知东海宾馆，要个上等 套 间 。

马德生 是!(欲走)

郭 超 (拦住)不用。我有点伤风感冒，我女儿也在医院，想 就在这医院借个地方住几天，清静清静。

**贾为民** 好啊，我们做个邻居吧!胡院长，我那旁边不是还有

几间吗?马上腾出来给老书记。 **胡院长** 可以可以，我马上办!

**郭** **超** (拦住)不，让病人再腾出来不大好吧。我看见走廊 上都住满了。

**贾为民** 那么……老书记，我其实病也好了。我住的那几间

让给你。只是待慢老领导了。 **郭** **超** 那好，就这样办吧。

**胡院长** 我去叫他们再收拾一下。(欲下) **郭** **超** (拦住)不用收拾啦!

贾为民 对呀，收拾什么?那些送来的水果、罐头，全都给老 书记留下。(对郭)我陪你去看看房间，还不错，是新 造的。

郭 超 你很忙，你们都不用陪了。我只想一个人马上休息， 睡一觉。

**贾为民** 那好，那好!你先休息。我们先走，晚上在县委为你

接风。喝它三盅，三盅全会!哈哈 …… 郭 超 再见!

〔贾为民等人下。郭真真上。 胡院长 老书记，你请吧!

郭 超 不该请我，应该请你! 胡院长 (不解)请我? … …

郭 超 对 !

(唱)我请你，见了领导挺脊梁， 我请你，莫把病房当客房。 我请你，莫让病人住走廊， 我请你，快让病人回病房!

**胡院长** (听得吓出汗来)是，是! **郭** **超** 要求不算高吧!

**胡院长** 我马上办!马上办!(跑下)

**郭真真** (高兴地)爸爸，你真鬼!(扑上抱住爸爸)

**郭** **超** (爱抚女儿，深沉地)唉!党风不正，不得了啊!

〔李诚、李刚和阿英架扶着大妈，病人们陆续过场上。 〔 切 光 。

**(四)亲外攀亲**

〔马局长马德生住的公寓房子。有个彩电连箱放在 茶几上。

〔李刚背工具袋及电线上。

李 刚 (唱)自从当了电话工， 春夏忙碌到秋冬，

眼看着建设发展心激动， 遇到歪风气在胸!

机关一 大串， 公司一 窝蜂， 东边升了官， 西边成富翁，

个个要把电话通。

有人对我笑， 有人摆威风，

也有烟酒将我送，

玩世不恭我且受用!

(登楼梯)304室。(按电铃) 〔“叮冬-— ”一声，马妻上。

马 妻 又有人来了!(开门)你是 … … ?

李 刚 给马局长家装电话，是这家吗?

马 妻 ( 喜笑颜开)哎，不错不错，小师傅请进，请坐!

李 刚 不坐了，电话机放在哪里? 马 妻 就……就在这里吧。

〔李刚从包里取出一架电话机放在桌上，安装，理电 线。马妻取出一包香烟。

马 妻 (抽出一支递过)小师傅请吸烟，这是美国进口烟，三

*五牌!*

李 刚 (接过点燃，又伸手把整包拿来看)你们家真阔气，买

这样贵的外国烟。 马 妻 (笑)都是人家送的。

李 刚 噢!人家送的，不用化钱!(把整包烟往衣袋里一 塞 )

马 妻 (有些舍不得)哎……好，送你，送你!

李 刚电话线要从阳台那边接过来。 马 妻 可以，先喝杯茶吧。

李 刚 接好了再说吧!(拉线向阳台方向下)

马 妻 (欣赏桌上的新电话机)嗨!电话也装进家里来啦!

(唱)小马近来步步高， 他升局长我荣耀。 可惜工资还太少，

幸亏得有人礼品常送到。

鸡鸭鱼肉吃不了， 人参鹿茸青春宝。 这台彩电更奇妙， 是谁送来不知道。 只说与我是亲戚，

小马心中早明瞭。 前日县里发通报，

表扬他清廉拒贿风格高， 心里想想真好笑，

到底还是做官好! 〔笑出声来。

〔马德生上，按电铃“叮冬—-!”

马 妻 (喜)又有人来了。(开门)啊，你回来啦，难得介早!

(接过衣物)

**马德生** 会开完了，把物资局整顿了一番!(见电话机)嗯，催

了多少次，总算装好了!

马 妻 (笑)是呀，这电话机真漂亮。

马德生 (看见茶几上的彩电)咦?这彩电哪里来的? 马 妻 咦?他说你知道的嘛。

马德生 不知道，是谁送来的? 马 妻 说是你的亲戚!

马德生 亲戚?

马 妻 还说你打开纸箱一看，就会明白。 马德生 打开看看。

〔二人打开电视机纸箱，马妻从箱里取出个大红纸 包，解开纸包是一叠叠钞票。

**马** **妻** (惊叫)我的天!这许多钞票!

〔李刚收电线上，听见。 **马德生** (约略一数)一万块!

马 妻 一 万!!是谁送来的?

马德生 再找找，总该留下张字条。

马 妻 (搜寻电视机纸箱，发现信)有了，有一封信。

马德生 看了就明白。(接过信看信封)啊，不对!是封外国 来的信，还未拆开过!“铜山县铜山镇张惠芬收。”奇

怪，奇怪! …… **马** **妻** 怎么一回事? **马德生** 我也弄糊涂了。

〔李刚咳一声进室，马妻急用台布遮住钞票。 马 妻 啊，小师傅，电话装好啦?

李 刚 装好了。(夺过马德生手上的信一看)对不起，这封 信是我家的。

**马德生** 胡说!(夺回)你家的信，怎么跑到我家来了? **李** **刚** 我怎么知道!反正是我签字收下的信。

**马德生** 去你的!上次捣蛋，还没有和你算帐，又来和我捣

蛋，你他妈的给我滚!

李 刚 你骂人?!(怒火上冲，欲动拳头)

马 妻 (急忙拦住)小师傅……小师傅 ……

李 刚 (忍下气)好，是要和你算帐!(怒冲冲下) 马 妻这究竞是怎么一回事呀?

马德生 不用怕他， 一个专门捣蛋的电话工而已!快把钞票 收起来，幸亏他还没看见。

〔马妻收起钞票，与马德生进内，下。 〔李来发上，登楼。

**李来发** 哈 哈 !

(唱)那一 日火力侦察未成功， 今朝改用重炮轰。

只要肯把功夫用，

铜关铁门也打通。(按电铃) 〔叮冬声响，马妻上，开门。

马 妻 啊，你来了!小马在家，在家。 〔马德生自内出。

**马** **妻** 喏，就是他……送来的。 **马德生** (仍摆架子)是你?

**李来发** (陪笑)嘿嘿，小意思，小意思。

**马德生** 你好大的胆子! **李来发** 嘿嘿嘿，叔公!

(唱)叫声叔公莫害怕，

你已经通报表扬名气大。

一台彩电不算啥， 万元小数请收下。 区区薄礼笑掉牙， 日后还当常报答!

**马德生** 这个……你坐，坐下好说话。 **马** **妻** (捧上一杯)请用咖啡!

**李来发** 多谢啦!叔婆……啊呀!你年纪轻轻，叫叔婆不好 听，还是叫……马太太吧!

**马** **妻** (笑)你太客气啦，

**马德生** (一本正经地)我看，不用兜圈子了，有什么事就请讲

吧 。

**李来发** 痛快!痛快!(掏出纸张)叔公，其它手续我都办好 了，只请你批一批。

**马德生** (看纸)“钢材一百吨，水泥两百吨!” **李来发** 不算多吧。

**马德生** 这个……你不是个国家单位，难批呀! **李来发** 哈哈哈!叔公，你有的是办法呀!

**马德生** 那么,台头换一个。

李来发 可以可以。

马德生 (批毕条子，交给李来发)提货时小心，不要露出马 脚!

李来发 叔公放心。不是我夸口，从北京到广州，从上头到下

头，我到处有朋友。 马德生 那么外国呢?

李来发 外国?……(吹嘘)当然也有 一 点点关系!

马德生 外国有亲戚? 李来发 嗯，哎哎哎!

马德生 你家里有没有叫张惠芬的?

李来发 (一惊)嘿嘿，凑巧，我姆妈就叫张惠芬，你怎么猜到 的?佩服!

马德生 (惊喜)啊!对了，有一封外国信，你落在电视机箱子 里带过来了，是你家的吧!(递信)

李来发 (一时弄不清，顺势答应)是；是我家的! 马德生 你拆开看看，是不是你娘舅寄来的?

李来发 娘舅?……可能，完全可能!(拆信看)

马德生 寄信人叫什么?(伸过头来看) 李来发 张一卿!

马德生 (大喜)这就对啦!恭喜恭喜!(连忙去拨电话)喂， 喂，是小贾经理吗?……那件事情有眉目啦，快来一

下，啊?……什么?……噢 …… 李来发 (看完信，旁唱)呀!

(唱)早听说华侨富豪张一卿，

寻找亲姐张惠芬。

只可惜我娘并无亲兄弟， 因此不敢去冒认。

想不到，我不认他他来信。 何不趁机去蒙混。

我娘已死无对证，

又何妨，马马虎虎做外甥。 美元外汇先捞进，

嘴边的肥肉，将错就错一口吞!

马德生 (继续打电话)哎，有数。嗯，我再问问他。(对来发) 我再问问你，信封上写的是铜山镇，你家是钢山的移 民吗?

**李来发** 这个 …… (说谎)哎，四五十年以前，我姆妈住在铜

山，老家就在铜山! **马德生** 你娘舅是叫张一卿?

**李来发** 当然不错，一卿娘舅，是我的亲娘舅! **马德生** 你认识他吗?

**李来发** 哈哈，信上都明写着，他出去四十多年了，当时我顶

多是个小毛头嘛!怎么,叔公你不相信?

**马德生** 那里那里，快快请坐! **李来发** 不要客气，叔公!

马德生 哎呀，不能再叫叔公啦! (唱)你我年岁差不多，

怎可以，乱排辈份瞎张罗，

如今既然认亲戚， 我该称你大阿哥!

**李来发** 大阿哥?

**马德生** (唱)你娘舅如同我娘舅， 快快回信莫再拖。

请他回乡作投资，

合资企业办几个。

**李来发** 好，说得好!叫我娘舅多多投资，办几个企业，为四 化作贡献!

〔贾俊才匆匆上，按电铃，马德生开门。

**马德生** 啊，小贾来了!(向李来发作介绍)来发哥，这位就是



**李来发** 我认识，贾大公子，贾经理。

**贾俊才** 啊，就是他呀!马兄，你真有办法，这么快就把人找

到了。不会弄错吧。 **马德生** 绝对不错!

**贾俊才** 太好啦!我马上就通知侨办，给国外发电报!(与李 来发热烈握手)恭喜!恭喜你找到了娘舅。我代表 县领导……哎，代表我父亲他们县委领导，向你热烈 祝贺!

**李来发** (手被握痛)哎……不敢当哨!(松开手)

**贾俊才** 同时愿意和你联合起来，办一个中外合资联合公司! **李来发** (反应不过来)中外合资 ……

**马德生** (暗拉李来发袖子暗示)可以，可以!阿哥! **贾俊才** (奇)你叫他阿哥?

**马德生** (笑)嘿嘿，我们是亲戚。 **贾俊才** (兴奋地)那就更好啦!

(唱)你快给外国娘舅去封信， 告知他家乡亲人思念情。

请他投资办企业， 爱国利家又利民。 请他亲自来考察， 成套设备可引进。

你娘舅担任董事长； 你作外方代理人。

中方经理我担任，(见马不悦) 马局长可以聘请作顾问。

我们精诚团结一条心，

做一番热火朝天大事情!

李来发 (随便答应)好办，好办!

贾俊才 最好让你母亲亲笔写信去。 李来发 我母亲已经去世十年啦! 贾、马 啊?!可惜，太可惜了!

贾俊才 你写信也一样，是他亲外甥嘛!

李来发 信我当然要写，不过……老实话，我文化不高，怕写 不 好 。

贾俊才 那么,先让侨办代你发电报去，请他回来再说。不

过，你家的地址要告诉他。 李来发 城东7086号李来发。

贾俊才 七零八落!(笑)好记，好记。

李来发 电报里不要说起我娘死了，否则恐怕他不来了。 贾俊才 对!先不要说。

李来发 还有 … …

贾俊才 还有什么呀?

李来发 我娘舅是来寻找亲人的。对你，可能不放心，叫他找 我就可以了。

马德生 这个……(对贾耳语一阵，贾点头)这样吧，你们再认

上一个亲，好不好? 李来发 再认一个亲?

马德生 (笑)嘿嘿嘿，你不是有个漂亮女儿，没有出嫁吗?

**李来发** 对，我家玲玲还没有对象。

**马德生** 我作个介绍人，(指贾)这一位怎么样?一表人才，全 县第一!

**李来发** 啊?他?高攀不起，高攀不起呀!

**马德生** 那里那里，来发哥，人与人之间，是完全平等的! **李来发** 啊哈!

(旁唱)只因凭空一封信， 书记儿子来攀亲。 此事看来不蚀本， 日后好处无穷尽。

我不如顺水推舟先答应， 翻云复雨见机行!

嗨!既然马局长做媒，贾公子看得起我，还有啥话可 讲。我去同女儿说说看。

**马德生** 好啊，一定成功，这件事我承包啦! **贾俊才** 多谢大媒人!岳父 … …

〔众笑。切光。

**(五)田螺姑娘**

〔 李诚的家 。

〔李诚上，开锁进了家门。惊奇地捧起一叠洗好的衣 裳 。

李 诚 啊!衣裳是谁又洗好了?奇怪! (唱)自从母亲生了病，

家中无主灶火停。 阿弟住到单位去，

我每日学校医院两头奔。 屋里乱成一团糟，

常有奇迹令人惊：

换下的衣裳变干净， 堆积的垃圾无处寻。 杂乱的书报变齐整， 桌上时常留点心。

叫人越想越奇怪，

猜不透田螺姑娘是何人? 难道是 … …她?

我与她每日医院常见面， 交谈中，似乎对我有感情。

莫非说，有心栽花花不发， 无心插柳柳成荫?

(想得入神)

〔郭真真上，进门。李诚未发现。 郭真真 (觉得好笑)李老师!

李 诚 ( 猛惊醒)啊，是你!郭医师! 郭真真 你母亲明天可以出院了。

李 诚 啊，真要谢谢你。

郭真真 你刚才一个人发呆，想什么!

李 诚 我在想 …… (不好意思)一个民间故事。 郭真真 民间故事?

李 诚 田……田螺姑娘。

郭真真 (笑)哪里来的什么田螺姑娘? 李 诚猜不出来。

郭真真 你就不用猜了，我爸爸想见见你。

李 诚 (惊异)你爸爸?他还在本县没有走? 郭真真 他又出差来了。

李 诚 ( 不解)他?他为什么要见我?

郭真真 李老师，(拿出数页材料)就是因为这个。你们两兄 弟给我看的这份材料，我看过了。我也让爸爸看过 了。

**李** **诚** 啊?我们只是想听听你的看法。还没准备寄出去。 **郭真真** 你写得很好，很实在!

(唱)好一份忧国忧民举报信， 材料充实有激情。

画出了本县丑类众生相， 为什么虎头蛇尾不署名。

难道所举非事实， 害怕报复匿了名。

李 诚 (唱)所举事实无虚假， 担心报复却是真。

我的家海外关系受连累， 文革之中教训深。

**郭真真** 这我很理解。你愿意见见我父亲吗?他就在黄老师 家里。(指隔壁)

**李** **诚** 我很佩服你父亲，可惜好人反而不当官了! **郭真真** 走吧!(拉李诚出门，二人向老黄家方向下)

〔曼丽上，手里提了一网袋水果。

曼 丽 (唱)宾馆方才来贵宾， 大小官员敬相迎。

原是个美籍华裔大阔佬， 特到本县会亲人。

我一问，吃一惊，

他姐姐名叫张惠芬。 城东七O 八六号，

李家便是他外甥! 啊呀呀!

怪我当初太粗心， 错过姻缘悔恨深。 急忙抢先来报喜， 巧送秋波续前情。

这一次我要拿出真本领，

恭恭敬敬、笑脸盈盈、轻声细语、眉目传情，陪他 们同往宾馆去会亲!

(在门前娇声地)大妈，大妈——!(见无人应声，进 门)人都不在?(将水果放在桌上)可能在里面。(轻 声叫)大妈——!(进内，下)

〔李诚从黄家出来，进屋，惊奇地发现水果。

李 诚 (提起水果)咦?又从哪里来的?难道真有田螺姑 娘!

〔曼丽自内出。

曼 丽 (娇声娇气地)田螺姑娘就是我呀! **李** **诚** 啊?你来做什么?

曼 丽 特来向大妈报喜，向你报喜呀——!

**李** **诚** 我母亲都被你气得病倒了，你还报喜?

曼 丽 (失惊状)啊!大妈病了?我该去看看，住在医院吗? 几号病房?

李 诚 不用问，她明天就出院了。

曼 丽 太好啦!我问过居委会，大妈的名字，叫张惠芬吧! 李 诚 叫张惠芬又怎么样?

曼 丽 好极了，恭喜，恭喜呀!(斜眼瞟李诚) 李 诚 (反感地)恭喜什么?

曼 丽 你的外国娘舅，来看你们了，就住在我们宾馆。 李 诚 (诧异)娘舅来了?

曼 丽 走!(挟住李诚的胳膊)我陪你到宾馆去! 李 诚 (挣脱)不要拉拉扯扯……(一推)

〔曼丽失去平衡，跌坐在沙发上发呆，一时无计可施。 〔李来发拉扯着巧珍，从家中出来。

李来发 啊呀，快去快去!都在宾馆等我们了! 巧 珍 我不去，就是不去!

李来发 这象什么样子?

巧 珍 (见李诚在家)阿诚兄弟，你来评个理!

**李来发** 哎呀，清官难断家务事，叫人家评什么理!

李 诚 (出房门)你们老夫老妻，不要吵啦! 巧 珍 阿诚兄弟!

(唱)来发近来发了昏， 为做生意乱认亲， 认了局长做太公， 又与书记攀高亲。

更不该，外国娘舅胡乱认， 要我陪去会外宾。

我心中吓得别别跳，

只怕戳穿西洋镜! **李** **诚** 有这种事?

**李来发** 你不要听她的!

(唱)女人家头发长来见识短， 不懂得时代潮流在前进。

如今有奶便是娘， 海外关系赛黄金。 我曾仔细作回忆， 外国娘舅本是真。 县委领导也承认， 通过侨办来会亲。 巧珍真是死脑筋， 不肯前去叫一声!

巧 珍 不对不对，他娘在世，从来没有说起有兄弟! **李来发** 对我说过，你不知道!

李 诚 真的是你娘舅来了么?

**李来发** 当然真的，难道有假不成!

**曼** **丽** (走出)啊，来发哥，宾馆里来的，是你娘舅啊!他说

他外甥姓李……

**李来发** 我就姓李，李来发!

**曼** **丽** 这就对了，恭喜恭喜!(瞪李诚一眼)活见鬼!

**李来发** (对巧珍)是活见鬼!外国娘舅来了，都不敢去认，见 不得场面!

巧 珍 讲造话!我反正不去出丑。 **李来发** (怒)你不去就离婚!

巧 珍 ( 一 惊)离婚?

**李来发** 我出三千元，马上寻一个漂漂亮亮的，代替你去见娘 舅!

曼 丽 (挟起李来发胳膊)来发哥，我陪你去! **李来发** 好!(指巧珍)比你好一百倍!

〔曼丽挟着来发的胳膊，倚在他肩上，同下。

巧 珍 (跌坐在地，放声大哭)杀千刀，是该坐牢监呀，呜



李 诚 (上前安慰)巧珍，巧珍…… 〔 灯光渐收 。

**(六)外甥认舅**

〔宾馆的一间豪华客厅，可通向各个房间。成排的沙

发 。

〔 幕 启 。

〔贾为民、马德生恭敬地陪着老华侨张一卿上，恭请 张一卿先进门。

**贾为民** 请 ! ( 弯 腰 ) **马德生** 请!(弯腰)

**张一卿** 啊，你们太客气啦!(进门)

〔贾、马二人小心跟进门，待张一卿坐下，才轻轻地坐

下 。

**贾为民** 方才的小宴，不成敬意。我已经吩咐，今天晚上正式 为张老先生接风洗尘!

**张一卿** 这太过份了!贾先生、马先生，你们都是领导，都很 忙，不用再陪我了。

**贾为民** 那里那里，张老先生难得回到家乡，我们陪陪，完全 应该!

**马德生** (附和)对，应该，应该!

**张一卿** 我已经知道地址，东门7086号，让我自己去拜望姐 姐就可以了。

**贾为民** 不用，不用你亲自去。已经通知他们，马上就来的。 **马德生** (看表)对，马上就来，马上就来的!

**张一卿** 贾先生!

(唱)感谢祖国一片情， 为我尽力把亲寻。 海外赤子心激动， 如同孤儿见娘亲。 下车伊始蒙盛宴， 官员敬酒若上宾。 招待实在太过份， 受之有愧心不宁。

**贾为民** (满脸含笑)哈哈哈，张老先生! (唱)难得大驾能光临，

足见爱国赤子心。

家乡发展有指望，

从此经济可飞腾。

令甥是个企业家，

吾儿的公司有雄心。 中外合资条件好，

正盼你一诺值千金!

**张** **一** **卿** 啊!(旁唱)我道他殷勤太过份，

却原来不是敬人是拜金。

难免叫人心纳闷，

我不如借故暂抽身。

(对贾、马)你们请坐一坐，我要方便方便。

**马德生** (连忙站起指引)这里是卫生间，张老先生可以亲自 方便……或者亲自洗个澡!

**张一卿** 亲自?哈哈哈 …… (向卫生间下) **马德生** 投资的事，他不表态，避开了。

**贾为民** 老奸巨滑!晚上的宴会，要搞得更加隆重，把本县各 方面头头都请来，轮流敬酒，逼他表态!

**马德生** 我一定组织好。哎，我看见老领导郭书记又来了，住 在他女儿家。要不要请他来?

**贾为民** 郭超?哈哈哈……他在省里老脾气不改，得罪了人， 下台了。不用请他了。

**马德生** (幸灾乐祸地)彻底下台了?

**贾为民** 我专门打听过，他免职以后，再也没有任命。这个郭 超，算是完蛋啦!哈哈哈……

〔电话铃响。

**马德生** (顺手接电话)喂?……啊!他在。(递话筒)贾书 记，县委办公室电话。

贾为民 (接电话)喂，我就是贾为民。 ……啊?又来了什么 调查组?好好接待就是了嘛……什么?马上要开 会?告诉他们，我今天有重要外宾任务，不能参加! (搁电话)

〔嘻笑声中，李来发挽着曼丽，贾俊才挽着玲玲上。 **李来发** 啊，娘舅呢，娘舅呢?

〔马德生指指卫生间。张一卿复出。 张一卿 你们是……

李来发 (鞠躬)娘舅——! 曼 丽 (鞠躬)娘舅——! 玲 玲 (鞠躬)舅公——! 贾俊才 (鞠躬)舅公 — !

张一卿 啊，我……我都不认识。

李来发 娘舅，我就是你的外甥呀!我来介绍一下：(拉曼丽) 她是我的……那一位。

曼 丽 (娇声地)娘舅你好!(又 一 躬) 张一卿 (还礼)啊!好，好。

李来发 (拉玲玲)这是我女儿玲玲! 玲 玲 舅公你好!(又 一 躬)

张一卿 (还礼)好，好!

李来发 (指贾俊才)这是星星公司经理，贾书记的公子，我的 女婿贾俊才!

贾俊才 舅公你好!( 一 躬)

张一卿 (还礼)啊，俊才，俊才!

李来发 还有两位娘舅已经认识，贾书记是我的亲家，马局长 也是远房姑表兄弟!

张一卿 (兴奋)啊，在坐的原来都是亲戚呀!

众 人 (附和)是呀是呀，一家人，哈哈哈哈…… 张一卿 (对曼丽)你好象刚才在这里见过?

曼 丽 (娇声地)是呀，娘舅，我就在宾馆工作呀!(说着扶 张一卿)娘舅请坐，请坐下!(扶向沙发)你们都过来 呀，拍张照片。

马德生 (接过贾俊才的相机)我来拍!靠拢一些。

〔贾为民、张一卿二人坐沙发，周围围着众人，闪光一 亮，拍好了。

曼 丽 好，一张全家福!

众 人 对，全家福!哈哈哈哈 ……

张一卿 (摇头)不对不对，我姐姐还没有来，怎说是全家福? (众人相顾无声)我的老姐姐呢?啊?

李来发 (伤心状)你是问我姆妈?……(抽噎起来)姆妈她

**张一卿** (紧张地站起来)她怎么了?

**李来发** 她……她在十年前……就去世啦!(捶胸顿足，放声 大哭)呜，呜……

**张一卿** (猛受打击，支持不住)啊!(跌坐于沙发) **曼** **丽** (忙扶)娘舅——!

**李来发** (突然止哭，去安慰)娘舅，你不要伤心，不要伤心啊! **张一卿** (伤心感叹地)唉!

(唱)背井离乡四十春， 日思夜想念亲人。

想当初，姐姐做工抚养我， 恩深义重如娘亲。

既然早年已亡故，

为什么电报之中不写明。

李来发 (旁白)原来关系介深!(复作哭丧状)娘舅!(唱)

并非有意瞒娘舅，

实在怕你太伤心。

你一片热心来寻访， 怎可回电报丧音。

**张一卿** 这倒也有道理。那么姐夫呢? **李来发** 我爸爸?也早就死了。

**张一卿** 唉!那么阿康呢?

**李来发** (摸不着头脑)阿康?哪一个阿康?

**张一卿** (诧异)你不记得阿康?就是住在老家隔壁的阿康表 弟，现在哪里?

**李来发** ( 恍然状)噢- !阿康表娘舅呀!(乱吹起来)他 呀，被日本鬼子飞机炸弹炸死了!

**张一卿** 什么?抗日战争结束，我还同他在一起读书呢!怎 么是被日本人炸死的?

**李来发** (连忙打混)噢，是我记错，是我记错，大概是……开

山放炮造水库，轰!炸死啦! **张一卿** (更疑)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李来发** (随口而出)四十三。 **张一卿** 四十三?

**李来发** 对，娘舅你那年出去，我还是个小毛头，嘿嘿嘿…… **张一卿** 四十年前，我姐姐刚刚结婚，哪来的小毛头?

〔 众人惊异 。

**李来发** 啊?……嘿嘿嘿，我又记错了!

**曼** **丽** (连忙帮着打掩护)娘舅，他是瞎说，那年为了招工， 他虚报了年龄，多报了四五岁!

**李来发** 对对对，多报了四五岁，实在么,我今年是三十九!

(讪笑)嘿嘿嘿 …… 众 人 (陪笑)哈哈哈哈 … …

**张一卿** 噢!(点头)那么你是做工?

**李来发** 过去做工，现在办企业，向娘舅学习! **张一卿** 经营什么业务?

**李来发** (以为混过了关，来了劲头)娘舅!

(唱)我办的公司虽然小。

业务多样利润高。 彩电冰箱看行俏， 春秋时装赶新潮。 可惜资金还缺少， 但愿娘舅来撑腰。

贾俊才对啦，舅公!

(唱)倘若舅公来撑腰， 合资经营利更高。 优惠免税条件好， 造福乡里有功劳。 舅公便当董事长，

正副经理高级职员任你选来任你挑! 众 人 (唱)好好好，妙妙妙，

这个主意实在高! **张一卿** 哈哈哈哈 … …

(旁唱)见他们娘舅、舅公连声叫，

心中疑团实难消。

万里寻姐见不到，

来了个外甥象活宝。

须防其中是圈套——

众 人 娘舅、舅公……你在想什么呀? **张一卿** (唱)一场误会应打消。

我当初先到台湾岛， 流落海外到今朝。

做工谋生四十载， 身无余钱赤条条。 不该把我当阔佬，

要我投资力不从心难开销!

众人(大为震惊)啊?(纷纷讨论)开什么玩笑?

**贾俊才** 舅……舅公，你通过侨办来找亲人，不是说，是BBK 公司董事长么?

**张一卿** 哈哈哈，那不过是说说的。如果我说是个穷工人，侨 办会帮助我寻找亲人吗?

**贾为民** (勃然大怒，拍案而起)原来是个骗子!

**众** **人** (马上翻脸怒向张一卿)骗子，骗子，骗子!(把张一 卿逼到一边)

〔郭超大笑而上。

郭 超 哈哈哈，骗子，(指众人)是象一群骗子!你们的把 戏，应该收场啦!

**贾为民** 老郭 你说谁是骗子? **郭** **超** (笑)就是你们呀!

**贾为民** (摆起架子)郭超，你胡说什么?谁让你到这里来的? **郭** **超** (笑)我特来问问，你为什么不去开会?

**贾为民** 笑话!你凭什么到这里乱闯乱说，神经出问题了吧! **郭** **超** (笑)出问题?问题是不少啊!

(唱)有人把党的威信当儿戏， 以权谋私把财迷。

县长忠告他不听， 下属上诉他打击。 今日又演新把戏， 究竟是谁出问题?

啊?你说呀!

贾为民 (恼羞成怒)郭超!你少给我胡说八道!你犯了错 误，削职为民，心怀不满，还到这里来胡闹!你 ……

你还是滚吧!

众 人(怒吼)滚，滚，滚!

〔李诚、李刚及阿英扶大妈上，老黄随上，在门口愣住。

郭 超 (不理睬众人，走向张一卿)张老先生，刚才的事情很

抱歉，你的亲姐姐和亲戚们现在来了。(众人大惊) **张一卿** 啊?!(拭眼看大妈)

大 妈 (颤抖着张开两臂)弟弟——!

张 一卿 (激动地扑上前)姐姐 — — !(跪抱大妈双膝)你 … … 你还活着，还健在啊!

〔大妈、张一卿相抱挥泪哽咽不止，郭超暗下。

**大** **妈** (摸着张一 卿的头发)你 … … 你也老了!(想起)阿诚 阿刚，来，你都没见过呀!

**李** **诚**

(上前)娘舅!

**李** **刚**

**老** **黄** (上前)表哥!

**张一卿** (紧抱)阿康——!

〔贾为民等人狼狈地退缩 一边。电话铃响。马德生 本能地接起电话。

马德生 喂， … … 啊? … … (大惊)什么?(电话落地)贾书记， 来的是省委调查组，组长就是新任地委书记郭 … …

郭超!他叫你去开会! 〔众丑类失惊地瘫倒。

〔强光聚向甲区，照亮了大妈、张一卿、李诚、李刚和 老黄。其它区灯收光。

张 一卿 (感慨地)唉!中国在追求金钱的狂热方面，已经赶 上西方!可是其它方面呢?人的素质太差，这是最

大的危机啊!我愿意出资，兴办学校! 〔强光聚向乙区，照亮了郭超和郭真真。

**郭真真** 爸爸，如果你手中没有权，能够解决问题吗?

〔强光聚向丙区，照亮缩成 一 团的贾为民。其它光 收 。

〔剧终。